

碧血丹心平藩传

序

有死君，有死国。弘演纳肝，王蠋绝脰，死君者也。死国之事，含义较广。稽之往史，宋明之季，死国者众而且烈，斯盖民族存亡所系，与所谓君臣之义，易姓改朔，稍稍殊矣。宋之岳忠武、文信国，明之于忠肃、史阁部，皆于民族垂烬，神州陆沉之际，奋起努力，以与异族抗。岳公于公，皆不死于前綏，而死于冤狱，悲惨壮烈，尤同为后世所悼痛。近顷文君公直编《碧血丹心》一书，叙述忠肃故事，体虽演义，而文则详于正史，姜君侠魂从而为之评，以旧史料为新小说，相得益彰，其两君之谓乎？昔褚人获作《精忠传》，抒写岳公忠义，至今妇孺贩竖，鼓书弹词，演者听者，不自知其歌泣之何从，信夫扬先烈之光，作民族之气，小说之力，较正史为大。忠肃死，而其沦浹血气，耿耿忠烈之精神则不死，然则两君之力亦伟矣哉！

民国十九年五月，三原于右任叙于沪寓，时则我东方天竺民族之领导者甘地就捕之后五日也。

第一章 琼水银山人羈河畔 侠踪剑影客话关头

话说广西桂林府，城外十里有個爛霞墟，約有三五十戶烟灶，二三百口人丁。墟南百步遠近，有一所瓦房，是本地有名的鄉紳武家。桂林人沒有不知道這爛霞武家的。他家百餘年來，沒個白丁。元朝成吉思汗進關時，武家的祖先，名叫武成的，曾任延安府知府，後來借署太原府知府，恰逢胡騎入晉，殉難亡身；全家死于王事，只剩得一個兒子武月祥，因趕考還鄉，得免于難。那武月祥在元朝時，隱居不仕。直待明太祖朱元璋登基，他才起鄉兵為父報仇，得授廣東邊地總鎮，年至九十餘歲才壽終。只因他一生清正，毫無余蓄，以致身後蕭條，幾至無以為殮。因此，他的夫人龐氏，念着丈夫的為人，竭力訓子，保守家風，落得個書香不斷，詩禮傳家。

只因武家以廉字傳家，以義字立身，所以雖是世祿之家，却只剩得瓦屋三楹，荒山一片，既無田產，又乏余資，子孫都守着祖訓，安分讀書度日。傳到武朝模手里，久耽書史，未免不知稼穡，家中人口紛繁，便漸漸有些支持不住。後來武朝模一舉成名，得中榜眼，卻又因供職郎署時，揭參權貴，罷職還鄉，閉門課子，倒也逍遙自得。只是武朝模是個天生情種，因此家庭之中，有些小糾葛。武朝模便四出遨遊，消受那天下山川勝景。却因為曾做過大官，遊行有些不

便，便埋名隐姓，葛巾野服，避去那地方官迎送的麻烦。

武朝模萍踪浪迹，除却长在武昌打住些时以外，便是携一小僮，名唤章儿，行无定址的任意徜徉。有一年，走到黄河南岸，恰值隆冬天气，大雪飘飘，河里冻的如水晶一般，不能够渡河北上。好在他本来没甚紧要事情，便在客店中打住下来。一连几天，那天气总是彤云密布，鹅毛大雪，越下越大。看看檐前阶下，越积越厚，平添了二三尺高地面。武朝模处此寒天，既不能出外游逛，只好窝在屋里，高卧读书。

一日黄昏时，武朝模正读《唐书》读得高兴，忽听得外面人声嘈杂，越闹越厉害。侧耳听去，一个北地口音的男子，高声喝道：“你不长眼睛吗？难道我是不给钱的吗？”又听得店里掌柜的说道：“这几天雪大，客人全不能动身，客房早挤满了，委实没空。那一间，大家早就定下了，我接了人家定钱，怎能再给您咧？您也是在外头吃饭的朋友，怎这般不讲道理？”那北地人不待他说完，便嚷道：“只有您们开店的欺讹诈骗，才是不讲道理！我给钱住店，怎么不讲道理？您说的话，只好骗三岁小孩子！天下哪有人还没到，先就把店房定下的？就让你是过路的官府，怎又只定这么小小的一间单身店房咧？”接着便听得店里伙计们七张八嘴，闹的也听不清说些什么。

武朝模便抬身起床，顺手披了件狐皮披风，披在身上，又戴了暖帽，才开门出房，到店堂里来。只见当地里立着一条大汉，仔细看去，约莫二三十岁纪。头上扎着个包巾，已被雪遮满了，瞧不出是什么颜色。身上穿着紫酱色密钮箭衣，左肩上露着个剑靶儿。下身穿着甩裆青裤，扎着裹腿，

足穿抓地虎靴子，已被雪浸透了，靴统和靴沿，现着两般颜色。他身边桌上，乱堆着一个二尺大小的包裹。再看他面目时，长长的两道眉儿，衬着一双星一般精光射人的眼睛；大直鼻子，四字大口，却没留须；两耳被包巾裹了，瞧不见。虽是大雪中走来，却满面红光，额头冒汗。看过去，是个老走江湖的武士势派，却又没些儿下流鲁莽模样。

武朝模便迈步上前，一面阻住掌柜的和伙计们不要乱嚷，一面向那人抱拳施礼，问道：“尊驾因甚事和掌柜的斗口？有话不妨好商量，咱们坐下来谈谈可好？”那人忙拱手还礼。武朝模便让他和掌柜的都坐下。听那人说道：“我因为天气不好，不能渡河，来这儿投宿。掌柜的先说：‘咱们这儿不住单身客人！’后又说：‘没店房了。’你老想：天下出门人，谁带着家小走？怎叫个‘不住单身客人’呢？这不是当面欺人吗？后来我见东廊空洞洞的，空着一间客房，便问他：‘那不是空房吗？’他又说：‘是过路官府定了去了。’我也打这黄河边上来往过几趟，从没听见说过有什么官府不定上房，却定下这么一间小小儿单身客房的。他开的是店，单不叫我住，这不是瞧不起人吗？凭你老说，似这般欺负人，泥人儿也受不了，何况咱们长走江湖的，怎能白让客店掌柜的轰出去呢？因此和他吵了两句，想不到倒惊动你老了！”武朝模听了，明知是掌柜的见他没带行李，怕他拖欠店钱；瞧他又是武士打扮，近来常有这班仗武艺白住店，临完，给他一打了事的；故而掌柜的托辞不接待他。便向掌柜的说道：“你就将这间单身客房拾掇了，给这位客人住吧。这天的天气，那定店房的主顾，也不见得就来；即使来了，却又再商量，总可设法的。似这般可好？”掌柜的听

了，沉吟了一会，转向武朝模道：“武爷，你老认识这位客官吗？”武朝模正待答言，那人早又睁眼立起，想又发话。武朝模忙拦住他，向掌柜的说道：“您只叫伙计去拾掇房子便了，旁的事，全有我。”掌柜的听了这话，才不言语，起身叫伙计去拾掇那单身客房。

武朝模便向那人道：“屋子还待拾掇，此地风大，尊驾不如先到我屋子里去坐一会儿吧。”那人也不客气，便随着武朝模，径向上房里来。进得屋里，武朝模摘了暖帽，脱了披风。又让那人挥过巾上身上的余雪，见他头上扎的是酱色武生巾。武朝模让那人上炕相对坐下。章儿在灯炉上，取下水壶，沏了一壶茶，又荡过茶盅，送到炕几上，才退了出去。武朝模先斟了一盅茶，递给那人，那人双手接过，然后自斟一盅，同喝着，便动问那人的姓名籍贯？因甚到此？那人答道：“我姓钱，名迈，字超尘，祖籍上谷。只因鞑子陷上谷，才移居涿州。先祖经商西川，因此又在西川落业。我自幼随姊丈往来塞北，因此在北地投师习武。近年因家计艰难，在镖局里当伙计，图个糊口。如今因为要到北京有点事体，路过此地。”说罢，又问武朝模姓名？武朝模只说了他平常瞒人的假名字伍耘藿，托言游学路过，在此打住，候天晴渡河。二人彼此谈着甚是投机，越说越亲近，渐渐彼此倾心吐胆，将各自的行藏吐露出来，钱迈才知道伍耘藿就是武朝模，久闻他是个不畏权贵，赤胆忠心的谏官，无意相逢，自是十分欢喜，十分的钦敬。武朝模叮咛他休要声张，以免烦恼。钱迈诚恳答应，接着便要将自己的身世，和这次北行的事由，尽情的告诉武朝模。

武朝模忙止住他，叫章儿去向掌柜的说：“这位钱爷就

在我这里晚饭，那边屋子拾掇好了，只关照你便了，不必来这里打扰。”章儿应了，出房自去寻掌柜的去了。钱迈此时原没吃饭，便也不谦让。一时小僮进来回道：“已嘱咐过了。”接着，便将杯箸取出，揩洗过，摆在炕几上。又去端了六碗菜进来，一一摆好。武朝模斟过酒，二人举杯同饮。钱迈在这风雪长途之中，得遇这意想不到的良朋，异常痛快，不觉鲸饮虎餐，豪兴勃发。武朝模客邸逢友，得慰寂寥，也分外高兴。便都脱落礼文，毫不客气，只教章儿捧壶在旁，连连斟酒。

钱迈一连饮了几杯，再也按捺不下了，高举酒杯，向武朝模说道：“武爷，我钱迈万想不到在这风雪长途无处投宿之时，得遇着您，这真使我快活的不知要怎样才好。我今年二十八岁了，天下十三省，差不多全走到了，世道上的酸咸苦辣，也全尝到了。自从我七八岁时，父母双亡，寄居南边，一无亲故。幸得姊姊将我抚养成人，姊丈皇甫静波，原是四川数一数二的武师。只因主司无眼，考试不中，叹了口气，投身镖局，南北走镖为生。见我身体强壮，性情灵敏，便将一身的本领，全教给我。我十多岁便跟着姊丈走江湖。后来，四川闹饥荒，接着大瘟疫，我姊姊染疫身亡，那时我才只十五岁。姊丈心里一急，将我付托给五台友鹿道人学艺。他就此云游天下，一直到今。我闯尽南北，也不曾遇着他。这便是我生平第一桩恨事！我在五台跟着师傅友鹿道人练了十年武艺，才奉师命下山闯世。这几年来，也不知走过多少地方，眼里也不知瞧了多少不顺眼的事儿。今年初冬里，在荆州接着师傅的信，命我在年底赶到河间府。我在南边干了些事，便渐渐的朝北赶路。

九月里，便走到了武胜关。那夜宿在店里，陡然听得隔壁放炮道喜，喧哗吵嚷，却又夹着哭声。我一听，诧异着：怎么嚷着道喜，却又夹着号天叫地的哭声咧？心中委决不下，便起身出外观看。哪知那店里掌柜的见我起身，连忙过来拉住我道：‘你老可是要去瞧隔壁人家的喜事儿么？俺劝你老不要去，犯不着惹火上身！’我听他这话离奇的很，便向他追问根由。他说：‘隔壁这一家子姓王，老两口子，养活着一个小子，有十七八岁了。一家三口，仗着铁锄耕种过活。打那老头儿王世普十多岁，直到前年，辛苦了四十年了，才积得几百两银子，置了些田房山地。不想日子一好过，老头儿没福，一场病，死了。他儿子王通，去年三月里，跟着个朱仙镇的行商，上河南去了。王老头儿一躺下，他的家族，就大伙儿出来调派丧葬，不由王老妈儿作主，就乱七八糟的卖了几亩地，将王世普尸棺胡乱葬在乱葬岗里，回来却向王老妈儿说：你的儿子自动身后，没个信到家，一定是没有人了。世普的香烟要紧，俺们家族不能瞧着他做饿鬼，大伙儿商量定了，给他先立嗣成服，也好接续这户人家，就是您也有个靠傍。即使通儿回了，您多一个儿子，多一个人孝顺，也只有好处。您瞧瞧俺们代您想的可周到？王老妈儿不肯答应，要央人写信，托便人带到朱仙镇去，叫通儿回来。不料他的近支本家王主亚听得了，出来大骂一场，立时邀集族人，很慷慨的将他儿子连儿过继给王老妈儿做儿子。那王主亚虽穷得连饭都没得吃的，却是本县一个武秀才。不要说王老妈儿不敢和他别扭，本乡收租管业的粮户也没一个不怕他的。当下众族人自然是百依百顺。王老妈儿除了发抖着急，不敢说半个不字。王主亚从此就在王老妈儿家

里住下，整日的逼着王老妈儿要地契，讨银子。今日算是连儿过继请客的日子，地方上和王家的族人，都怕王主亚厉害，齐来和他道喜。这哭着号着的，大概就是那王老妈儿马氏了。’我听了这话，更加气忿。却为碍着掌柜的，只好坐下静听。果然听得隔壁有人喝骂，道：‘今天是喜事，不许哭！你怎这般不中抬举？’接着便听得一个老妈儿声音的哽咽着，道：‘俺触想着俺的老头儿命苦，和那不肖的小畜生啊！’说着，又听得抽抽噎噎的声音。便有人大喝道：‘原是为你俩老骨头命苦，才给你们立嗣！你那小畜生早已短命了，你还想他则甚？你再要不识趣，可别怪俺！’接着，又是一阵旁人喧劝的声音。随后便听得宰猪杀羊、唱礼上祭。”

这时，夜黑如漆，武、钱二人俱已连喝了七八杯，都微有酒意了。武朝模叫章儿掌灯，且将烫热的酒添上。炉里也生了火，暖如春日。二人意气相投，浑忘寒夜。武朝模一面给钱迈斟酒，一面说道：“世间最恶毒的莫过于家族！要是族里有一家有钱无嗣的人家，便你也想承继，我也想将儿子送去。为着些臭铜，不惜以他人父母，或是将儿女作兑换银钱财产的东西！究其实，只是瞧着田地钱财眼红罢了，何尝是顾念伦常，恼人孤独？你只瞧这班人满嘴里大仁大义，说些什么‘兄无嗣弟不得以有其子’咧，又是什么‘于礼应继’咧，倘使他亲近支派中，有个花子死后无嗣，却又不提这话了。即使有旁人说他的儿子理宜承继那死去花子的香烟，他也要极力推却，断乎不肯叫他儿子去给花子做儿子的。所谓‘家族’，大都如此！您所遇着的武胜关王家，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！”钱迈听毕，接过酒，一仰脖子喝干，

答道：“您老这话，真痛快极了。可是那王主亚竟然是禽兽不如，那心肠坏的比旁人更加十等。”武朝模诧道：“难道他夺了产之外，还有过甚之恶吗？”

钱迈圆睁双眼，右手攥着拳头，向炕几上一擂，恨道：“这贼真是天下第一等的恶强盗！那天我听着他们直闹到夜深才散。我原来要赶路的，既是遇着这等不平的事，便成心再住一宿再走。挨到次日黄昏时，假作散步，出了客店，在市上闲逛。想着大路上客店掌柜的嘴，是世间最靠不住的，颠倒是非，是他们的惯技，休要被他们欺哄了。我便假作买东西，到些店家去仔细打听一番。哪知这些店家一听得王主亚三个字，便满面惊慌，连连的摇头，回说不知。一连几家，都是如此。我便换个问法，走到一家酒店里，要了些酒菜，和酒伙计有一搭，没一搭的，谈些乡土风俗，渐渐的说到王世普家里。酒伙计笑道：‘这瘟老头子，一辈子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到六十岁死，也没吃过一顿大肥肉，穿过一件新棉衣。积了几十年，积成一二百亩地，一天福也没享得，临完。还不得个好死。’我听了，暗自诧异，却故作无事，问他：‘怎的不得个好死？’他说：‘自从这镇上传说他儿子死在河南，那西头王大爷……，’话没说的完，他掌柜的早提高嗓子叫他去瞧烫的酒。我见他们都怕祸不敢说，知道查问不着，便起身回店。却是我这时又知道王世普死非正命，且与王主亚有关。便打定主意，要管这桩闲事。晚饭后，推说头痛，到房里去睡了。

二更过后，我暗地出店，先到隔壁王家。只见马氏婆子冷清清，对着一盏残灯，吞声暗泣。我便打天井下去，轻轻的撬开房门，捱身进去。那马氏忽然瞧见了，吓的目定口

呆，急的要嚷嚷不出来，只索索的抖。我忙上前安慰她，告诉她：‘我是来救您的，您不要害怕。’她听了才稍为安定些儿。却是一听我是来救她的，又触起了她的伤心，泪如雨下。我问她：‘您的丈夫是不是得病死的？’她说：‘是族弟王主亚请他喝酒，回来就肚泻，不到三天便死了。’我听了这话，知道白天里酒伙计对我所说的话，一点儿不错，王世普一定是因为外头谣言他儿子死在河南，王主亚蓄意谋产，便请他喝酒，暗中下毒，将他药死了。当时我又仔细问她：‘王主亚夺去的田地有多少？银钱首饰没被王主亚拿去么？’她说：‘二百七十几亩田的地契，连历年积下的六锭银子，和俺的首饰东西，全被王主亚搬去了，他说：这些应该是儿子继承的。可怜俺饭也没的吃了，只好跟着俺老头儿去了！’说着，又淌下泪来。我便先给了她两锭大银，又劝她一番，说：‘我去劝王主亚将东西还您，您千万不要寻短见！您的儿子没死，我知道，他不久就要回来的。’她听了这话，且不接银子，一把拉住我，问道：‘真的么？天可恨！通儿还在，俺也有出头之望了！’我便故意说的千真万确骗她欢喜了，才离了她家，径去寻王主亚。

这时已是三更天气，万籁无声。我放步照着日间听得的途径，直奔王主亚家中来。他家是个三间两进的瓦房，我打左边躡进去。先到后进，灯火全无。我沉吟着，不知王主亚这厮住在哪间房里？却又没个打听处。想了些时，且向左首正房里去探一探再说。想着，便跳下天井，拨开左首正房的纸窗，轻轻的跃将进去。取火纸照看：正中有一张月宫形出一步的木床，垂着变成了灰色的帐幔，床前却无鞋子。房中只摆些旧木器，知道没甚机陷，便轻轻的走到床前，掀起帐

子看时：床上睡着一男一女，并头相抱，睡得正熟。我便将那男的一把提出床外，也没待他叫唤，便拔刀吓住他。那女的也惊醒了，见我手中有刀，不敢声张。他两个当我是强盗劫财的，我也无暇说明来意，只问他：‘那女的是什么人？’他不答。被我横砍了一刀背，他才说：‘是儿媳妇。’问他：‘儿子上哪里去了？’他说：‘今天在族人家里喝醉了酒，睡在他房里。’我见这般禽兽般的人，忿火中烧，也无暇再问他旁的話，便一刀劈了他。那女的骇昏了过去，也拖她下床来，宰了。再出房，前后一搜，只有他的儿子连儿睡在前面。还有两个长工，住在侧屋里。我想他父子同恶共济，这种恶根也不必留在世上，便也杀了。回头将屋里一搜查，除却几十贯铜钱，拿不动，没要。所有他在王老妈儿那里勒劫来的金银首饰，一古脑儿打做一个包裹，还没动过，我便顺手取来，扎在背上。回头将前后门锁上，一把火，前后齐着，我才跳出来，回到王老妈儿家里来。待我再蹿进去时，哪知景象全非，使我大吃一惊。”

武朝模听到这里，也吃一惊，便道：“王主亚既已伏诛，难道还有甚人和这乡村老妇作对么？”钱迈道：“倒不是有人和她作对。我进去时，那屋子里箱笼全开，桌椅零乱，连那王老妈儿也不见了。”武朝模惊道：“这又是何原故呢？真奇极了。”钱迈道：“这原是我荒唐！当时我取灯四下瞧看，只见窗前桌上撂着一张字条儿，忙就灯下细看时，却是我师傅友鹿道人留给我的。上面都是教训我的话，说是：‘你闹了这般个大未完，倘使杀了王主亚，马氏固然脱不了干系；若是不杀王主亚，你又不能常在这里护持她，王主亚受了你的气，还不是出在马氏身上，做事怎么这般顾

前不顾后！……’末了，又说：‘马氏我已带走了，你赶快到河间去，在此不便相见。’仔细一想，这事是做的太鲁莽了。这时，天已大亮，不便回店，只好带着随身包裹，向北赶来。到河南境内才买了些里衣裤。怕旁人猜疑，半路上不便制备得行李，就此向北趲程。到此，听说冻了河，正在为难，想到落店打听，可能踏冰渡过去？不想却遇着你老，这也是我三生有幸。”

武朝模道：“这河冻的坚实时，连底也冻了。有些买卖人，生意要紧，踏冰而渡的也有。但是终究是涉险，所以南北行客，都是等着解冻再走。您如今既有师命，恐是等不到河冻全解。明天且打听打听，如果有走冰的，再结伴同行。因为他们久于此道，有些把握，不致于冒昧罹险。”钱迈听了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就去叫掌柜的来问一问：要是明天有走冰的，便同他们一道过河；要不然，我一人也走了。委实是岁终快到了，日期已近，不敢耽搁了。”说着，便要叫掌柜的。武朝模拦道：“你不要性急。你此时问他，保管他说没有。他们多留你住一天，有一天的钱，怎肯放走主顾咧？况且有没有走冰的，也得待明天早上才能知道。要是今夜天冷风大，明天阴霾无日，便有人走冰。要是今天夜里不大冷，明天早上杲杲出日，断乎是没人走的。便是您也犯不着轻身试验，倘若有些差池，既非令师所望于您的，并且也无济于事，反落得后悔不及。”钱迈听了，点头道：“你老金石之言，令我茅塞顿开。”说着，满饮一杯。武朝模也陪了一杯。

二人知己相逢，十分畅快，真是酒到杯干，开怀痛饮。不觉更鼓频敲，已是二更将尽。外面店堂中，已经收拾碗

桌，下了门灯。伙计们向各客房添了茶水、灯油，道过安置，一路来到上房，便顺便请钱迈回房安歇。武朝模便道：“你们去睡觉吧。钱爷回屋子里去时，我这里有人伺候，你们甭等了。”伙计们诺诺连声的应着，退出自去安歇。

钱迈起身告辞，要回房去安宿，武朝模忙拉住道：“那边屋里没火炕，冷的很。不嫌弃，就在这炕上窝一夜吧。我们难得相逢，作个抵足之交，何如？”钱迈谢道：“只是惊扰你老，于心不安。”武朝模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咱们同是天涯，何必客气。天时尚早，不妨再喝一杯。只是您雪地冰天，长途跋涉，不劳倦么？”钱迈答道：“我久走江湖惯了，就走十天半月的长路，也不疲倦。你老既高兴，我正想多聆些教益啦！”

武朝模便叫醒章儿，洗盏更酌。二人方要再续畅谈，忽听得喀嚓一声，二人一齐停杯注听。

要知是何声响，且待下章叙明。

第二章 遇豺狼苦孝子绝粮 拯孤穷旅中人致赈

话说武朝模、钱迈二人方要举杯，忽听得窗外喀嚓一声响亮，武朝模一惊，停杯静听。接着又听得一声惨呼，悲锐刺耳。钱迈便要起身下炕，武朝模忙摇手止住他，悄声说道：“咱们再听一会。”钱迈依言，和武朝模两个凝神侧耳，细听多时。只听得窗外北风怒号，呼呼作响，再也听不出旁的声音来。钱迈便反手拔下背负的长剑，伸腿下炕，向武朝模道：“待我出去瞧瞧去。”武朝模忙道：“我也去。”说着，便叫章儿，钱迈摇手道：“不必叫他，你老也不必去。北地不大干净。我听那先头的凄惨声音，着实蹊跷。恐是一桩尴尬事体，不如我独自出去，免得照顾不来。时候已久了，不能再耽搁，我去了。”武朝模还想拦住他，叫人掌灯同去，不料钱迈话才说完，左手拨开门闩，将房门一拉；右手舞剑，耍了个剑花，便出门外去了。武朝模一把没拉得住。

钱迈蹿出房门，纵目四望，只见天地一色，白冰映着黑影里，大雪纷飞，寂然不见一物。便掌剑护着身躯，沿着阶檐，向苑子尽头，拉开侧门，将剑一扬，一挫身躯，闪身而出，来到墙外。定睛四顾，只见上下都被雪遮的全白，也分不出什么来。只有墙外靠着武朝模住的上房窗子不远，有一株大松树，枝叶儿迎风窸窣，在那万白丛中，露着一条黑影，格外惹眼。钱迈便顺着眼，朝那松树上下望去。陡然瞅

见树根边一大堆黑物；隔着不远，又有一小堆黑物。便忙将剑护住上身，直奔过去。来到松树根旁，握剑当胸，眼向那大堆黑物细看时，原来是一个人，倒在雪地里，一动也不动。再回头看那小黑物时，却是一个二尺来长的包裹。钱迈便俯身下去，伸左手，一摸那人的面孔，又冷又滞，和雪一般。忙朝他鼻孔边摸去，还微微有些气息。钱迈便连忙起身，将剑插入背上剑鞘内。复佝偻着身躯，轻轻将他抱将起来，直抱到窗下，敲着窗子叫道：“武爷，这里有个冻坏了的汉子，请你老叫人弄口热水来给他喝。”武朝模忙隔着窗纸应了，急推章儿起身，倒热水送去；一面隔窗问钱迈道：“还有救么？怎不扶他到屋子里来咧？这里暖热些，不是更容易救治吗？”钱迈应道：“方才咱们听得的喀嚓一声，大概就是这人冻倒在冰上的声音。谅来这时冻倒的时候不长，还能救醒。屋子里太暖了，冻极了的人，不能猝然受热。且待他喘过气儿来，再扶他进来吧。”武朝模听了，便下炕披了披风，亲自出房去，叫店伙计起来，相帮施救。

钱迈抱着那人，斜偎着在窗侧墙上，伸手代他一把一把摸着胸膛。一会儿，小童章儿战战兢兢的，右手提着一把铜壶，左手拿着一个茶盅，蹑手蹑脚走来，钱迈一手撑持那人，一手接过章儿手里的茶盅，叫章儿就手中斟了一盅白开水。复叫他撂下铜壶，帮着扶住那人，腾出自己的右手来，从腰袋中掏出一块打火镰铁，撬开那人牙关，将热水缓缓灌下。又将自己身子，偎住那人，代他取暖。约莫过了半盏茶时，又照样灌了他一盅热水。便听得那人肠中辘辘的连响了几声，鼻孔中气息也较以前略大些儿了。钱迈大喜。这时，章儿已冻的愁眉苦脸，瑟缩作一团。钱迈便双手撑扶那人，

叫章儿先回屋里去。章儿巴不得这一声，连忙答应了，拾起铜壶，接过茶盅，冒着雪飞奔进去了。

章儿去了一会儿，便见武朝模裹着披风，却光着个脑袋，领着两个店伙计从外面急急奔来。望见钱迈，便问道：“怎样了，可好些？”钱迈点头道：“气儿喘过来了，不妨事了。”武朝模听了，心中一爽，又问道：“这时能扶他到屋子里去么？”钱迈道：“且扶他到外面屋子里躺着，待他全醒过来，才好烘火啦。”武朝模便叫两个伙计上前，半抬半抱，将那人扛到前面店堂中来。武朝模和钱迈也随着来到店堂里。店伙计将那人扶到他们睡的行铺上躺下。钱迈一面叫伙计冲碗姜汤来，一面代那人摩擦顺气。一会儿，伙计冲了一碗热腾腾的姜汤送来。钱迈接过，仍旧撬开那人牙关，将姜汤缓缓灌下。仍不住的代他摩擦，目不转睛的觑着他，待他的动静。武朝模也立在一旁定睛望着。约莫过了半个更次。忽听得那人微微哼了一声：“妈呀！”身子也略略动了一动，便大喘起来。钱武二人不禁齐声说道：“好了，果真不妨事了。”又过了一杯茶时，那人微睁双眼，将那呆滞的眼睛四下一转，叹了一口气，便挣扎着想要坐起来。钱迈忙伸手托着他的背心，将他缓缓扶着坐起，代他摸着胸膛，气喘才渐渐的匀了。

这时，掌柜的已披衣起床，出房探望。先时听伙计说：“姓钱的客人救了一个快要死的汉子到店堂里来。”心中大怒，想要出来发两句话。及至出房，看见武朝模立在旁边，便不敢声响，只呆呆的望着。武朝模转眼瞧见了掌柜的，便连忙叫道：“掌柜的，您这邻近可有大夫？您代我叫人去请来好么？”掌柜的听了，暗想：这病人定是伍爷的亲故，便

连忙答道：“有、有、有！这左隔壁李少庚李大夫，脉理好极了，镇台衙门马房里秦总爷时常请他瞧病的，俺便叫人请去。王伙计！你马上去请李大夫，要他就来，你说咱们店里伍老爷的亲友，请他瞧病啦！快去，快去！”王伙计答应一声，忙开门去了。

武朝模见那人已喘过气来，便向钱迈道：“已醒过来了，可能搀他到屋子里去躺着？”钱迈点头道：“不妨事了，待我搀他进去吧。”武朝模便叫伙计帮着搀那人到上房里去。掌柜的听了，连忙招呼伙计过来，也没待钱迈去扶那人，他和伙计俩便分向那行铺两头：掌柜的托着那人的肩头，伙计托着那人两腿弯，轻轻的将他托将起来，慢慢的向上房挪去。武朝模和钱迈跟在后面，将到房门，便叫章儿开门，打帘子。掌柜的和伙计二人将要把那人向横炕上躺下，武朝模忙唤住道：“送到正炕上去，这横炕没生火，怪冷的。”说着，便和钱迈两个上前帮着扶住那人，缓缓的放他躺在炕上，才各自落坐。掌柜的伙计自去了。

一时，那人大哼了一声，张开双眼，望着武朝模、钱迈二人，倚枕点头，似乎是说不能起床叩谢的意思，接着便洒下两行痛泪来。钱迈忙起身步到炕前，顺着炕沿坐下，向那人道：“你不要伤心，且将养身体要紧。这会儿觉着怎样了？可想吃点什么？”那人含着两泡眼泪，点点头，有气没力的缓缓抬手拍拍自己肚皮，仍是不能言语。武朝模见了，知道他是饿了，便叫章儿将熬好了的粥掇来。钱迈将他扶起，靠住他坐着。武朝模便亲自掇着粥碗，取过羹匙，试过冷热，缓缓的喂给那人吃。

才喂了三四羹匙，掌柜的已领着那李大夫进来。武朝模

便起身招呼，通过姓名。武朝模仍只说了假名伍耘藿，便请大夫给那人诊过脉。章儿取出文房四宝，摆在桌上。李大夫道：“令亲是忧郁伤肝，兼且感受风寒。病势虽猛，却不妨事的。”武朝模只答了一句：“舍亲的毛病全仗高明。”也无暇和他辩说是不是亲戚。李大夫一面谦答道，一面到桌前坐下，抽笔濡毫，方要开方子，忽问武朝模道：“令亲贵姓？”武朝模这可僵了，一时间回答不出，只急得齐耳发红，满头流汗。欲待叙明原委，显见得说话前后两般，大非君子之道；欲待不说出原委，却又不知那人姓甚名谁。正在为难，忽听得那人喘着气说道：“我姓吴，名叫春林。”武朝模听了这一句，如释重负，遍体轻松。钱迈见吴春林能说话了，也自欢喜。一会儿，李大夫开好药方，武朝模致送了一两银子脉敬，李大夫大喜，连连称谢，告辞而去。武朝模送到房门口，回来又取了三钱银子，叫章儿连方子拿去，唤伙计去撮药，回来照方煎熬。

钱迈便问吴春林：“因何到此？为甚倒在雪地里？”吴春林没开口，先两泪交流，强抑住悲怀，诉说道：“我是湖广长沙人，世代半耕半读。到我父亲持家时，因为秉性慈祥，受乡邻欺侮，家计日落，难似糊口。十年以前，我才十二岁，我父亲被伯父逼迫，出门坐馆。东家也是湖广人，名叫弓嘉宜，在北直隶做知县。我父亲随任教他三位少爷。去后二三年，常有银信寄到家中。我伯父一见寄回银子，便说：‘这是我给他荐的馆，到底赚了银子回来了。你们要知道来处不易，不要瞎用掉了，待我给你们留着吧。’如此几次，我父亲寄来的银子，全被伯父拿去了。祖遗的四十亩田，也被伯父假说替我家放佃，夺了去，一颗租子也没有，

我母子的衣食他却不管。向他讨租子，或是问起他那拿去的银子，他便说我们要浪费，轻则骂一顿，有时还要打我几下，说是教训。近来几年，全是我代人家做长工，赚些钱米养娘。父亲也有六七年连信也没寄回了。在五年头里，我见父亲没信回来，便发誓积钱。人家做一工，我便做工半；将多做工赚下的钱，存积起来。到今年夏天，才积得八九十贯钱。又听得人家传说我父亲流落在北平、河间一带，卖字度日，我便决意去迎父还家。又怕母亲着急，只得瞒着母亲，说父亲在北直隶，想回来，因年老了，路上单身不便行走，我去接父亲回来。母亲没出过门，不知就里，果然信了，便要我到北方去，接父亲回家。我和伯母商量，讨钱安家，又被她臭骂了一顿。没法，只好将积下的钱，分一半给母亲，自己带一半，乘船到夏口，循旱路北来。在洞庭湖阻风，耽搁了一个半月，因此，这时才到得此地。

“我自从在夏口动身，便沿途打听，逢着由北南下的人便探问我父亲的消息。叵耐没一个知道的。我想：我父亲一定是流落了，所以没人知道。由此想到，寻着了父亲，还得回来。倘使父亲真果流落了，那时又哪有南下的盘餐呢？便决意将带着的钱，一文不动，准备寻着父亲时，献给父亲，早作归里之计。我沿途只讨饭赶路。半个月前，在信阳州城外客店里，遇着一个客人，名叫唐世熙，是湖广衡山人。大家说起来是乡亲，他便十分亲热。及至听说我是北上的，他便说他也是北上的，相约同行。我因为讨乞行路，同行不便，当时便辞他。他苦苦的问我：何以不肯同行？我被逼没法，才将上面说的这段话，向他说了。唐世熙听了，深为扼腕！顿时露着一面孔义愤，拍胸顿足的说：你跟我走便了，

路上一切是我的。我当时不愿累及他人，婉言谢却。哪知唐世熙无论如何，不肯让我独行，一篇篇的大义相责，且要着恼了。我没法，只好暂时答应二人结伴同行。一路上饮食花费全是他费钞，我倒十分过意不去。他却说是为天地成全孝子，读书人分所当然。我听了，越加不过意。总想窥个便，谢过他，我仍讨我的饭去。只是他十分殷勤，一步也照顾着我。如此的走了两三日。有一天黄昏时，二人走到个乡村小集，便落店投宿。唐世熙对掌柜的说：咱们是弟兄俩，上北平去的。我听了诧异，暗想他为甚要谎说咧？方到店房里，他便对我说：近来南北大道上，不大平静，兵营里逢过客都要查问，我为免得麻烦，便高攀你，报说是弟兄，省得掌柜的絮絮叨叨的盘问。我听他如此一说，心下也就释然。当夜，唐世熙买了许多卤肉、薰鸡，说是赶路辛苦了，得弄点儿吃喝。我生平不喝酒，他便劝我吃鸡吃肉。我拗不过他那殷勤盛意，只得约略吃了些。饭后，我觉着异常疲倦，以为是这几天没讨乞，一意赶路辛苦了，便向唐世熙告过罪，先进房去睡了。次日，起身时，忽然不见那唐贼。问掌柜的时，答说：您哥哥去瞧个朋友，早走一步，约您在前面十里魏家营子相会。我细细一查，衣服行李和家里带出来的四十三贯钱用剩下的三十六贯，以及路上讨乞积存的三贯钱，都原封未动，便也不再多问，给了店钱，起程趲路。一路上，心中暗想：这唐世熙来去奇特，为什么不别而行咧？又想：莫非他有什么急事？看他那十分诚恳的模样，又没动我一文钱，决不是骗我的。只是这几天都是他费钞，为什么今天临走不给店钱咧？哦，一定是他身边的钱用完了，不便说，所以弃我而去，看他本来没带多钱，昨天夜里，他尽望着我，

大约是想说说不出。要真是如此，岂不是我害了他！他一片好心对我，我怎能使他为我费了钱，反自己去受苦？想着便想加紧赶到魏家营子，追上他，仍旧和他同行。不怕我乞讨来供他，也心甘情愿。便急忙飞奔到魏家营子，挨店问讯，终没唐世熙这样个人。我又想：或是他有朋友在这左近，所以他才大胆答应供应我，现在没了钱，便赶到朋友那里借钱去了，所以叮嘱昨夜投宿店里的掌柜叫我来魏家营子等他。便在魏家营子大道口凉亭下栏杆上，坐着老等。一直待到午牌时分，路上南来北往的行人，也不知过了多少，只没唐世熙的影儿，我心中还只代他着急：不知他可曾寻着朋友么？那朋友不知在家么？不知准能借着钱么？七上八下的乱想着。一会又思忖：这时候还没来，一定是会着朋友，朋友留他吃饭谈心去了。心中一宽，以为他会着朋友了，我何不就此赶路？我原来想离开他，不要尽着叨扰他的。只要他能会着朋友，不致受苦，我正好仍然照旧。想到这里，正要起身，忽又转念：不对，他原叫我在此等候，我岂可失信？倘使他竟寻不着朋友，赶到这里又见不着我，岂不更尴尬？便决计待他一日。冬天日短，我虽等得心焦，看看已到黄昏时候。这时我身上被晚风吹得冷彻心脾，便想到不如且落店再说。就是唐世熙赶来，也可到店里寻问着我的。想罢，便在这道口上一家店里投宿。

“这一天，只是呆待唐世熙，只奔了十里路，也不曾乞讨得。便想将从前乞讨积下来的两贯钱，且折用几百文应急，便解包裹取钱。哪知不取钱时，万事皆休；打开钱包时，只吓得我目定口呆。我原来是将钱串穿了一串串的钱，再用破布包好的。还有三十贯钱，因为要起早走长路，早在

夏口兑成官银锭了。这时，我打开看时，却是一片片的锅铁片。再打开银包看时，却是几个烂铜锭。这时我真是心如刀绞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掌柜的听得，忙过来询问，我便详细告诉他。掌柜的却十分怜惜我，回耐那些伙计和旁的客人都说我是故意装作这样来骗人的。我也不暇细辩，只想死了拉倒。后来还是掌柜的说：俺见他今天在这大道口，满面忧愁，待了一天了，断不是假的。异乡人可怜！只怪俺们这条路上太难走了。他当时劝慰我许久，不要我的店饭钱，还帮了我五钱银子，一贯钱。我一想父北母南，此身怎么死得？只好依归乞讨到北平再说。一路上含悲忍痛，饥一番，饱一番，赶到此地，已是一天一夜，没沾水米了。白天里，到这店里讨一杯热水也没讨的着，反被伙计们吆喝了一顿。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便靠在墙外坐一会儿。不料风雪太大，蹲下就站不起来了，幸得两位恩公救我性命。”说到这里，又哽哽咽咽，痛哭起来。

武朝模、钱迈二人听了吴春林诉说这番苦境，不觉恻然动念，极力安慰他一番，劝他勉止悲怀。又叫章儿将煎好的药，倒在碗中。钱迈亲自服侍吴春林喝下。章儿递过漱口水，给吴春林漱过口。这时，吴春林身心安泰，神思清醒了许多。谢过钱迈，自己坐起，叩问武、钱二人的来踪去迹。武朝模将真实身世告诉了他，钱迈也将北上会师的话约略说了。吴春林欠身拱手道：“原来是一位老爷，一位达官。恕我乡愚无知，不识泰山。唉，我今番得有生路了。”武、钱道：“您不要拘礼，大家同是天涯，何必客气？”这时，吴春林惟有满心感激。

武朝模又向吴春林道：“好叫您得知：您说的那位弓嘉

宜，我知道的。他原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，又是会试同年，他如今在保定候补。只不知令尊台讳怎么称呼？”吴春林大喜，精神陡涨，喜得身体向前一扑，瞅着武朝模问道：“真的么？我父亲姓吴，字育贤，单名一个墩字。”武朝模拈须点头道：“前年我会着这位弓同年时，他幕中似有此人。”说到此处，忽然沉吟不语。吴春林也凝神待看，连钱迈也默默无言，瞅着武朝模。约莫一盏茶时，武朝模将右手向桌上一拍，大声道：“我得之矣，我得之矣！”惊的那章儿向后一仰。武朝模见了，一回想，不觉好笑，便向吴春林道：“令蹲可是一位五短身材，扁圆面孔，左脚有点儿不方便的一位老者么？”吴春林欵的翻身坐起，精神大振，连连说道：“是的、是的，一点儿不错！你老在哪儿见过？”武朝模道：“前年我到保府，会着敝同年，他见我远道而来，坚留我住下。他是个有公事在身的人，不能常在家里陪我，便托这位吴老夫子代东。我每日和这位吴老夫子闲逛、闲谈，十分投机。后来我到京里去了一趟，还带了两顶头巾，十匣仿内用诗笺送他，报他给我书扇之劳。还记得他送我那扇子，是录旧作，七律十首，簪花小楷，真可称写作俱佳。只可惜半生潦倒，令人扼腕。曾记那题扇诗中，有一联：呼庚呼癸随遭际，为马为牛任品题。又有两句：拚将热血酬知己，无那相逢尽俗人。即此已可知吴老先生的满腔忧愤了。怪不得春林世兄来自田间，却如此温文尔雅，原来是家学渊源。”说罢，呵呵大笑。吴春林更是欣喜得忘记一切了。钱迈便藉此安慰吴春林道：“既是武爷曾经会见过令尊，且是没两年的事，你这趟辛苦，一定不会白遭的。赶到保府，准能会见您尊大人的。”吴春林听了心中越加痛快，顿时苦痛

全没了。武朝模叫章儿沏壶热茶来，将干点心、瓜子儿取出来，一面吃喝，一面闲磕牙儿。三人意气相符，越说越投机，浑忘寒宵已深；彻夜未眠，也不觉疲倦，尽只高谈阔论，兴高采烈。这时，天已微明。章儿伺候三人梳洗过，送上三碗隔夜灯炉上炖好的莲子羹。三人吃毕，仍旧围坐炕上，商量行止。

吴春林原无大病，只不过为遇骗被欺，心中烦恼；加以饥饿受寒，便冻倒了。此时绝处逢生，又服了药，心里一畅快，那病早好了九分，便下炕向武朝模、钱迈道谢搭救之恩，并说：“要趁早踏冰渡河。”武朝模忙拦道：“不单是您此刻身上有病不能走，就是钱兄这时也不能走。这黄河不是三五十步就过去了的，倘使行至中途，天气不对，遇着冰陷，怎么是好？且待我叫人去打听过了，再走不迟。您两位一位是父子天性所关，一位是师徒信约所系，我也不便强留。只是行险侥幸，也非君子之所以处世，更非父师之所望于子弟者，却是不可不慎。”便叫章儿快去骡马车店里打听，今天可有走冰的？又叫章儿近前，附耳说了几句，章儿点头领命去了。钱、吴二人都不知他嘱咐什么。

武朝模起身到里间去，拿钥匙开了箱子，取出两封银子，又清出几件皮、棉衣服，捧了出来，方要和吴春林说话，只见他正和钱迈两个四手相撑，便忙将手中东西，搁在横炕上，上前拦开钱、吴二人，问道：“你俩什么事？这是干什么？”钱迈急的眉头一皱，攥着个拳头向炕几上一擂，叹了口气，一声不响。武朝模更加莫名其妙，只得回头问吴春林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可真把我弄糊涂了。”吴春林也摇头叹道：“武爷，我的遭际，是我命苦，怎能连累别

人咧？钱爷也在客途，身边就算富馀，也要留着防个一时要用，怎能无端破费？你老方才到里间里去时，钱爷便急急忙忙在包里取出三百两银子塞给我，叫我买衣服、做盘缠。我想：钱爷也不是身在家乡的富豪，接济我一分，身边便少却一分。出门人，说不定，倘使一时有事要使银子时，却反没了，岂不是我带累了钱爷？我本来设誓行乞寻父，承钱爷和你老救我活命，已是感之不尽，怎肯无端再受钱爷如此重惠？因此我抵死不收，钱爷却非叫我收不可。方才就是这么一桩事，还望你老谅我苦心，帮着向钱爷说清，并不是我执拗。”武朝模不待他说完，便摇手止住他道：“林世兄，这可是您不对。您没仔细想，您这一趟，千里迢迢，出生入死，不是为要寻您令尊还乡吗？您抵死不要人助您银钱，就依您的讨乞趲路，该耽搁多少时日？您这事，岂是耽搁得来的？前时，您虽乞讨而行，却是身边还带着钱，有备无患。自遇唐世熙那禽兽，已空无所有，所以有昨夜之惨事。此去保定还有不少的路程，倘或再有不测，却怎么处？您此身任重，非守小廉小节之时，还望三思才是。至于钱兄，我尽知道他现在还有馀力可以济您，您更不必替他顾虑。倒是钱兄方才说要您去买衣服，这倒可以省得。我已理出几套冬衣在此，尽可御寒了。”说着，便回身向横炕上，将衣服、银子取来，复向吴春林道：“咱们三人，虽是都只半日交情，却心心相印，堪称知己。您现在患难之中，不是讲客气的时候。这里有皮袄一件，棉裤一条，青衫一领，里衣两套，袜子三双，鞋子两双，头巾一顶；外银子二百两。您身上的衣服已湿透了，可就此换上。银子留作您迎令尊还乡之用。您须知我们送您的钱，不过是代老天周全一桩美事，在我们这

钱可算用的再恰当没有了。天教您遇着我俩，便是老天怜念您一点孝心，特地成全您的，在您便可谓受之无愧。何况朋友有通财之义，这原算不了一回事，您再不收时，便是不将我俩当朋友了。”话未完，钱迈早拊掌叫好。吴春林到此时，除却感激武、钱二人的高谊以外，真无话可说，只得拜谢二人，如数收下。起身到里间，换了身上的湿衣，仍出到外间来。

章儿回来说道：“昨夜北风紧，今日何家车店、田家车店都有一班喜爆客人走冰，咱们这栈房里住了几天的红绢客人，已约定今天同走，早已起来拾掇货物行李了。”钱迈、吴春林听了，一齐大喜，忙各自拾掇包裹，武朝模向钱迈道：“您两位都有要务，我也不敢强留。春林世兄有钱兄同行，更加万无一失。只是保定、河间是邻封府城，钱兄能护送他到地头，便更好了。春林世兄须知事有经、权，倘使令尊这时正无馆地，不知急到怎样了？你千万休执意行乞，耽搁时日，路上有钱兄同行，再也无凶险了。见着令尊时，还望致意。”吴春林一一答应，钱迈也应允了。

武朝模便叫章儿取两副被褥送给二人。钱迈想着昨夜投店的情形。此去河北，离京越近，想必官司越严，便直率收下，将来包裹了。吴春林也拜收了，连湿衣、银子都包在包裹里，和钱迈二人告辞起身。武朝模裹了披风，戴了风帽，随着送出店堂来。钱迈到柜上给店钱，掌柜的起身笑答道：“武爷的贵管家已给过了。”钱、吴二人恍然大悟，先时附耳吩咐章儿的就是这事，便谢过武朝模。钱迈、吴春林二人直上大路，武朝模送至街心，向二人拱手告别，一声“珍重”，二人各负包裹，拔步而去，武朝模自回店房。

吴春林前途平安否，读下章便知。

第三章 光天化日弹走丸飞 冷月昏灯刀横剑舞

话说钱迈领着吴春林一口气奔到黄河岸边，果然有许多人肩挑背负，向那一白无垠银镜般的黄河中走去。二人便也踏着坚冰，向前急走。迎着风，趲赶了几里路，已渡过河北。幸喜太阳方才露光，冰坚如石，毫无水浸。到了彼岸，抹了抹头上的汗。钱迈是熟路，便直奔兴隆老店。吴春林随着到了门前，店伙计早招呼道：“钱达官，辛苦呀！这大天气，你老怎这忙啦？你老难得来的，到咱们店里歇两天，喝几场，挡挡寒气吧。你老还有伴儿同来啦，怨不的这般高兴，踏着冰就过来啦。”说着，便忙接过二人的包裹，一路嚷着：“钱达官领着朋友过河来了！快倒热水擦脸，沏壶热茶来冲冲寒气！灶上快烫酒，拾掇饭！”吴春林暗想：这河北和河南大两样，觉着与自己沿途的情形竟大不相同。

二人来到店内，擦过脸，钱迈关照伙计，要了五斤白酒，一大盘羊膏，三斤羊肉，一只猪蹄，一笼馒头。伙计嗷声应了，下去一一掇来，安放了杯箸，二人便吃喝着。遥见那些踏雪的商贩，嗒嗒嗒的上了岸，纷纷投店。内中只有一个胖子没带货物，只背着个大包裹，满面流汗，哼声不绝，一步步捱到兴隆店来。钱迈闪眼瞅去，只见他跟着伙计进来，拣个座头，朝外坐下，也不卸下包裹。伙计问他饭菜，欲只要了一碟酱豆儿，一碟盐蒜泥，一斤半大饼。伙计

见没甚想头，随便答应一声，走了开去。钱迈借着酒凉了，叫住问道：“今儿可有箭子放过去？”伙计笑答道：“老早就过去了。”钱迈道：“可知道是哪座庙里的？”伙计笑着摇头道：“没射清楚，大概是新走这条道儿的。”钱迈点头不语。伙计送上热酒，自去。

那胖子先吃完，给了二十文大钱，便出店门赶路。看他虽是痴肥，脚下却着实健快，一霎时，便出了长街，朝北去了。钱、吴二人吃喝一饱，钱迈便掏出了五钱一小块银子给酒饭钱。伙计忙道：“达官，多着一大半呢！”钱迈立起身来，一摆手道：“多的全给你吧。”伙计千恩万谢，连忙沏茶喝，又舀热水给钱迈二人擦脸。二人随便揩了揩，各负包裹，紧了紧脚下鞋子，便离店赶路。

钱迈走了约莫一百余步，便回头向吴春林道：“您走冰走的惯么？要不咱们就雇两头长行牲口可好？”吴春林道：“我虽没走过冰，却也不觉辛苦。要是钱爷觉着不舒服，就雇牲口吧。”钱迈道：“既如此，咱们紧走一步，前面我还有点事儿，要是明日还是这般天气，咱们就雇牲口，也好早两天到地头。”吴春林答应着，跟着钱迈，一步紧似一步，踏着积雪，迎风直奔。沿路上上下下，一白无涯，只露着一条蜿蜒黑影，便是行人踏雪而过的大道。二人在这冰天雪地中，反觉精神陡振，毫不疲乏。一口气，便走了十多里。

二人正在趲行，忽见一大群狗，在雪地里奔逐。钱迈指向吴春林道：“这前面必有个大村镇，你瞧这地里有这许多狗啦。”吴春林一面嘘气，一面应着道：“咱们到前面镇上歇会儿再走可好？”钱迈点头道：“好！”行不到半里光景，便见同在兴隆老店里吃饭的那个胖子，在前急走。钱迈便放

缓了脚步，远远的跟定了那胖子。吴春林不知就里，只随着钱迈，缓缓前行。不多时，迎面有一座土岗子。远望着那胖子一口气奔过岗子去了。钱迈领着吴春林也随后赶上岗子来。

钱迈先到岗上，纵眼一望，不觉哎呀了一声。吴春林吃惊问道：“钱爷怎么啦？”钱迈招他近前，悄言道：“方才在我们前面走的那个胖子，眼见他过岗子来了，怎的影儿也不见了咧？此地是我常来常往的，在这前后十里，素来没什么大村镇。我先时瞧见许多狗，便起了疑心。您瞧，前面山坳里，露着许多屋脊，胖子到这岗子上便不见了，眼见这地方近来不大干净了。”吴春林听了，心中大惊，一把拉着钱迈道：“钱爷，咱们快走吧。不要出岔子，不是玩儿的。”钱迈摇头不语，只低着头，向地下细瞧着。不一时，又抬头远望了一会。半晌，才将头微点了几点，回头向吴春林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吴春林自听得钱迈说这地方近来不大干净，心中七上八下，周身发抖，巴不得早离开一刻好一刻，只碍着钱迈，不便催促。及至听得钱迈说：“走吧！”满心大快，两只脚，擂鼓般向岭下直奔，连疲倦也忘了。钱迈忙赶上一把抓住他道：“缓些儿，小心滑！”吴春林突然觉着被人抓住，大吃一惊，及见是钱迈，才将心放下。便紧靠钱迈身旁，提心吊胆的走着。

二人下了岗子，没多远，便是一座树林。林深处，高挑着一个饭招子。林左有参差不齐的几户人家。迎头一家，黄土墙上刷着一块白粉。横写着“安寓客商”四个大字。钱迈领着吴春林直奔这一家来。到得门前，只见跨路搭着个五六个方丈大小的茅亭，南头露着两个窗棂。靠北头便是牲口

槽头，和一间车房。当中是三间敞店面。二人进前，看那店堂中，冷清清的。只对面茅亭下横栏上坐着两条大汉，象是过路歇脚的，却又无行李。钱迈仔细瞅去，俩大汉脚上都踏着草窝窝儿，却全是干的；身上都是紧扎布衣，也没一些儿湿浸；撂在一旁的箬笠，也没雪水痕迹。钱迈瞅罢，心中已十分明白，便大踏步直进店来。吴春林心下大安，暗道：好了，这里有店有人家，可脱了险地了，甭担心事了。便随着钱迈进店堂中，相对坐下。却又暗想：河北岸兴隆店的伙计能认识钱爷，怎么此处却没人理会呢？正想着，掌柜的已慢腾腾的抬身出柜，过来招呼道：“两位老客可用饭？”钱迈眨眼向他打量一番，便道：“有白酒，来一壶；牛肉，切二斤；挡挡寒气再说。”掌柜的答应着，便进里面去，烫了一壶酒，切了一大盘牛肉送来。吴春林思忖：方才吃饭没多时，怎又喝酒咧？却又不便问得，只好闷着不语，听凭钱迈怎么摆弄。

钱迈提壶先给吴春林斟了一碗，自己也斟了一碗，一面劝吴春林喝，一面叫：“掌柜的，再给我来一笼馒头。”掌柜的答应着，自去。吴春林听了，一面喝酒，一面尽着纳闷：钱爷怎饿的这般快？正在沉思，忽觉脑袋发昏，心头作逆，忙说：“不好，我怎么这般难过呀？”钱迈微笑不语，吴春林一阵昏沉，便顺着桌沿，就地躺下了。钱迈见了，忙将自己跟前一碗酒，随手倒还壶中，也和吴春林一般躺在地下。不一时，掌柜的端着一笼馒头，来到店堂。见二人都已躺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这几天大雪，可把俺闷坏了。今天天气刚好点儿，却来了这么两桩买卖，给俺解闷儿。”说着，便走向钱迈身旁，先解他背上的剑，顺手拔出剑来看时，只

见剑脊上镌着“镇华山钱迈”五个隶字，不觉心中暗惊，忖道：五台大侠闻友鹿的弟子，绰号都是镇什么山，这人难道也是他的门人么？且不管他，掉在俺手里就是俺手里的货。想罢，将剑仍插入鞘内，顺手掖在自己腰里。却不理那包裹，只招手叫那坐在对过茅亭栏上的俩大汉过来，将钱、吴二人抬到里面去。

钱迈艺高胆大，这时，假装受迷，微微的开着一丝眼缝，张着情势，身子却挺的笔直，任凭他们摆布。那俩大汉将他二人一人抱一个，直到后面。过了一片荒场，来到靠着树林的一间黑房中，将二人摔在地下。却不来解包裹，反将门带关，便出去了。钱迈心中暗想：我方才在土岗子上，明明的看见一路脚印，都是向这屋后来的，怎么那胖子却不在此处咧？正在沉思，忽觉眼前一亮，屋门已开，却是没一些声响。便连忙装作无知无觉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下。只见那掌柜的，领着七八个挺胸亮膈的人进来。当先一个，方巾青衣，肥头壮体，留着短须，看去约莫四十岁年纪。后面几个，都是武士打扮，一色的青包巾，青箭衣，抓地虎靴子，手中各拎一条朴刀，簇拥着那个戴方巾的。只听得那掌柜的向那戴方巾的说道：“这两条笨货是自己送上门的。”又指着钱迈道：“这一个带着一柄剑，瞧他那势派，很象个有两手拳脚的。”戴方巾的点了点头，便俯身拎起吴春林的左手，把了把脉息；又换右手，也把过了；摇头道：“这个有病，还没全好，不中用！只好随便做做配料。”说着，回身便来把钱迈的脉。钱迈十分诧异，猜不透这一班人是干什么的。

那戴方巾的才把完一只手，陡然大惊道：“不对、不

对！这人六脉和健，其中必定有诈！你们快来全给干了吧！”那些从人，因为那戴方巾的站在钱迈身旁，不好动手。只有一个高鼻大眼的大汉，靠着吴春林头边站着，他便扬起手中朴刀，照定吴春林脑袋，欵的一刀劈下。那刀离吴春林的脑门约只四五寸远近时，那大汉忽然哎哟一声，仰身往后便倒。众人大惊，连忙赶来看时，那大汉满面流血，鼻子左旁嵌着一颗蚕豆大小的铁弹。那掌柜的连忙俯身去扶他，不料腰才弯下，突的嘴唇大痛，头一昏，也躺下了。众人见了，一齐怪叫，奔出屋外。戴方巾的先出屋门，待众人一齐拥出时，戴方巾的头上也中了一颗铁弹，立时倒地。众人骇得一齐抱头乱望，却只见上下一白，毫无动静。这才知道这铁弹是屋里打出来的。正乱间，立在前面的一个叫道：“好了，二太爷来了！”众人一齐转头去看。

这时，钱迈已准备厮杀，只碍着吴春林，故此连发三弹，救了吴春林的性命，将众人赶出屋外，便想奔出拼斗。及至听得嚷说“二太爷来了”，忙闪眼瞥去，果见迎面一个腊黄面皮，五短身材，浓眉大眼，巨口阔鼻的汉子，敞着前胸，右手挽着一柄铁叶金背大砍刀，左手搓着俩铁球儿，忒儿噌噔的响着，大踏步走来。众人一拥上前乱嚷二太爷，七嘴八舌乱嘈嘈的，将方才的事，争先相告。那二太爷没听完，便笑道：“又咂啦？好，俺教你们小心，老是这么大意。哪里来的两个脑袋的小小子，敢上二太爷这里耍花儿来着！不要躲着呀，有本领，出来，俺们见见呀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钱迈乘他说话时，腰子一挺，使一个倒拔葱，翻起来，扑的窜出屋门，反手将门带上，冲前两步，刷个扫堂腿，将站在当面背对屋门的一条大汉扫的噗味向前栽倒，

便忙伸右手，夺了他的朴刀，双脚一跳，跃过他身上，顺势左手一扬，哧的一声，一颗弹子，直奔那二太爷咽喉，那二太爷听了众人所说，早已防备着，及见钱迈一刹那间，夺刀放弹，来势急如风雨，一时无法避让，心中一急，人急智生，便也一扬左手，将手中搓着的俩铁球儿，挪出一个，迎着钱迈的手势打去。只听得喳喳一声，金星乱冒，铁弹、铁球齐落向草中去了。那二太爷一喜，钱迈一惊，使个饿虎扑羊，抡手中朴刀，照定二太爷左腰砍来。那二太爷大吼一声，摆动大砍刀，横扫过去，将朴刀架开，顺势手腕一翻，向钱迈腰间砍去。钱迈腾身跳过，抢进一步，抡刀直刺那二太爷的咽喉。这时，那旁边立着的六个汉子，一齐举刀向钱迈后身砍来。钱迈收刀一跳，从那二太爷头顶上跃过去，脚才着地，便使个风摆柳，一扭腰肢，左手一抬，发出两颗连环弹，将那几个汉子打倒两个。再一抬手，那四个汉子一齐大惊，抱着脑袋，奔出圈子，一人拖起一个受伤的，飞奔而逃，只剩下那掌柜的，仍躺在雪地里，捧着嘴直哼。

这里那二太爷已回身赶将过来，抡刀便砍。钱迈见众人已逃，便抖擞精神，挥刀迎战。只杀得叮叮咣咣一片声响。约莫战了四五十个回合，那二太爷越杀越勇，将刀舞得如车轮一般。呼呼风响，霍霍光飘。钱迈也一刀紧似一刀，将刀使的如千朵莲花，风雨不透。两个又斗了六七十个回合，那二太爷杀得性起，大喝一声，将大刀一撇，扫开钱迈的朴刀，就势左臂一弯，尽平生气力，照定钱迈脑门，泰山压顶般，劈将下来。钱迈见他来势凶猛，知道不能招架，仗着身体灵便，将身一缩，就地使个大旋风，蹿出一丈开外。那二太爷二刀劈了个空，太使大了劲，全个刀叶直劈入雪泥里面

去了。心中大急，连忙使劲握住刀柄猛拔，不提防钱迈乘此时，突的放出两颗连环弹来。那二太爷原是敞着前胸的，接连两弹，都打在前胸，血如水泻，痛的双泪交流。连忙挣扎着，拔起刀来，一手掩胸，一手拖刀，飞奔而逃。

钱迈也不追赶，取出袖中连环弹筒。原来那弹筒和袖箭差不多，只略短些儿，里面装的是铁弹，用法也和袖箭差不多。钱迈当时向腰囊里取出弹子，将弹筒装满了，仍扎在袖内。顺手拾了一块冰，回身推开屋门，在百宝囊中取出小刀，俯身撬开吴春林的牙关，将冰灌下。复在百宝囊中取了一条丝绳，重出屋门，将那躺在雪地里的掌柜捆了。又掏出一条手巾，塞在他口里，堵了他的嘴，才将他提将起来。回头看屋里时，吴春林已手脚动弹，正在翻身打滚。钱迈便一手提了那掌柜的，回到屋里。一手将吴春林掣起，扭转身躯，放开脚步，一口气奔到松林深处。四面环顾一番，才将那掌柜的掷在地下，扶着吴春林，坐在树根上。

这松林，枝繁叶茂，遮荫着，差不多仰望不见天日，因此地下也没有冰雪。吴春林这时不知为甚事故，被钱迈拉到此地，只愣愣的瞅着钱迈。方要开口问他，只见钱迈将那掌柜的翻转，掏出他口中的东西，扬刀问道：“你们几时来到此地的？干的是哪一路的买卖？说！”那掌柜的闭目不理。钱迈大怒，将朴刀向他颈上一卡，大喝道：“休装死，快说！”那掌柜的陡觉脖子痛不可当，没奈何，张眼央告道：“不要卡俺，俺说便了。”钱迈连喝：“快说！快说！”

那掌柜的说道：“俺们是洞庭山的分寨。原本在济宁州开张门口。去年遇着一个镇衡山许逵，将俺们抄了，才迁到这儿来的。俺们头儿姓成，便是陇西路上有名的赛华陀成

和。俺叫金丝猫成德，俺们是叔侄俩。俺叔父本领十分了得！任凭失手少脚、烂肝蚀肺，没个治不好的病。洞庭山大头儿的病就是他治好的。因此大头儿派着十来个伴当，伏侍俺叔父出山，开门口。方才和你拼斗的是二太爷金刀茅能，他是俺叔父的结义兄弟。俺们在此地，只为采办药料，劫银钱是顺带的买卖。二太爷是个浑人，这些事他全不过问，只管喝酒玩儿乐。俺们开张才只五个月，造房子却造了半年有馀，因此俺们到这儿有了一年了。话说完了，你爱拿俺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！俺们是汉子，死不皱眉的，你只不要给零碎苦给俺吃。”

钱迈听了，恍然大悟。原来江湖上本来有这一种做皮行的，专一采生折割。这赛华陀原是此道中有名的，钱迈平时也曾闻得。及至听得成德说完，便将他放了，向他说道：“我叫镇华山钱迈，许逵便是我师弟。你们要作对，便朝着我来便了，这条路是我常走的。”说罢，一腿将成德踢开，拉着吴春林，提了朴刀，拔步便走。吴春林这时心寒胆落，兢兢业业跟着钱迈走上大路，一口气奔了二里多路。回头瞧去，没甚动静，才吐了一口大气，问钱迈道：“方才是一回事啦？那掌柜的怎么给你捆住了的？”

钱迈笑道：“这也是他们活该。我在兴隆店遇着那胖子，又打听得有绿林探子早过去了，便料定那胖子要着道儿。及至在前面土岗子上，不见了那胖子，便细看那地下的足迹，这大路上都被行人踏碎了，却另有一行脚印，全是斜向那松林后头去的。又见这林子左近，陡然有了许多房屋，从前此地都是荒地，只有个三家村，连车店也没有的。我心下已明白了八九分，知道这里一定有了拦道儿的了，那胖子

一定着了道儿。只是相近处，没高山峻岭，量来没大寨子，只不过是毛头儿闹的玄虚，我便存心要探一探究竟。再瞧着路旁新开店里，那不尴不尬的模样：这地方前后不着站，开什么客店咧？既是开店，怎么就只一个掌柜的呢？那亭栏上坐着的俩大汉，虽是象过路歇脚的，却都是鞋帽干燥，且是鬼头鬼脑，明露着望风的模样，我便决意到那店里去，入虎穴，探虎子。却是为你不会武艺，虽是这大路旁，谅他不敢当门明干，想着不如让你着他道儿，迷住了，我也借此进他的巢穴。他们如果将咱们分开，我马上就和他干起来，也能救你。如不分开，窥到巢穴时，再去干他。因此，我故意让您喝那蒙汗酒。不料他们将咱俩扛到后面屋里，那成和脉理委实高明，识破了我假装的，要下手咱俩。我急了，才打了几颗弹子，伤了他们几个，救了你。如今我的剑，被他们弄去了，这东西刻着我的名字，断不能丢失的。还有那胖子没下落，我还要再去探一探。我们赶到前面刘家屯落店去，那儿是个大庄子，地方上有好汉，你可以不须担心了，我再来向他们讨剑，并打听那胖子的下落。”

吴春林听了，虽是满腹怀愁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只得随着钱迈，紧赶了十来里路，来到刘家屯，寻着千户衙门隔壁，一家裕丰车店，落店投宿。这时，才只申牌时分，钱迈教吴春林假作受了寒，一进店，便关门静卧。自己到街上买了些饼和薰菜，暗暗的带进来，递给吴春林，防腹饿时充饥。钱迈自己也不再出外，只在屋里闭目养神。

待到黄昏时候，钱迈吃了一饱，将日间夺得的朴刀，擦干净了。周身紧扎，头上打了包布，转身安慰了吴春林一番，嘱咐他道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天不亮一定要回来的。谅来

这地方他们断不敢来，万一有甚响动，您只朝隔壁屯营里跑便了。”吴春林一一应了，眼巴巴的看着钱迈打窗户里闪身蹿出，便不见了。

且说金丝猫成德被钱迈踢了一个踉跄，爬起来看时，已不见钱迈了。便也顾不得疼痛，连忙奔到黑林岗下老巢里来。到得里面，只见成和正在调药给茅能敷伤，一面口里在骂那些伴当：“眼见有人受了伤，不先救回来，直待大家都吃了亏，才拖着一道跑。倘或对手是有接应的，我今天还能得着活命吗？金丝猫要是有个一长两短，俺只和你们算账。”正在嚷着，忽见成德回来，大喜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怎么能回来的？那小子咧？”成德方开口诉说，茅能早嚷道：“那小子没走么？你快领我去，我非得和他拼个死活不可！”说着，掩着胸脯，就要奔出去。成和一把拉住他，笑道：“谁教您大冷天敞着胸膛啦，怨不的要吃那小子的亏。你待着吧，俺们报仇的时候多着啦。”茅能暴跳如雷道：“谁鸟耐烦待着！要干，爷们就干去！我不能象你那么文绉绉的，给人打了，却装没事人儿。”成德忙劝道：“二太爷，不要急。那小子逃了，俺正来和二太爷商量怎样去报仇哪。”茅能嚷道：“走，快追去！这还有什么尽着商量的。你们整日地说什么商量用计，这又该来这一下了。要待得你们的计用好，人家早到了塞外了。”成和笑道：“您伤还没裹好，就是要去追赶，也得自己先拾掇灵利才成呀！”茅能听了，只得气呼呼的坐下，嚷道：“你快点儿给我裹呀！不要慢腾腾的，尽着让人着急了。”成和一面笑，一面代他裹着，却转头问成德道：“你到底怎么能够回来的啦？给你茅二叔一嚷，嚷的也没听明白。”成德便将钱迈放他的话说了一遍，

只没说他自己被卡招供的话。

成和听得钱迈和许逵是师兄弟，心中一怔，便道：“只不知他还是专来和俺们作对的，还是路过此地？你们不张眼睛去惊动他镇华山的名头，俺也多曾听人说过，是个爱管闲事的头儿。既是和他干了这么一回，谅来他是不肯就此罢手的，俺们还得防备些才好。”茅能嚷道：“大哥，您甭长旁人的威风，他是汉子就不逃走了。咱们还是快赶上去，结果了他拉倒。”成和道：“茅二弟，你不知道他方才并没打败，怎见得他是逃咧？依俺看来，他那同伴的，必是个雏儿。所以他先去安置他，然后再来和俺作对。只是他既有同伴，谅来不是特地来和俺们作对的。如今大家既已破脸，他又是个爱管闲事出了名的，俺们今夜须得仔细防着才好。俺看他一定要来的。”茅能素来相信成和料事八九不离十，听他说钱迈今夜一定要来的，便磨拳擦掌，专待他来。

成和将伴当的伤也都给调治了，吩咐大家饱餐，紧扎，准备夜里厮杀。成德便问道：“那姓刘的怎样办咧？”成和道：“这时没工夫理会他，且将他扔在后面池子里再说。”成德依言叫伴当照办，自己又到前面店里打了个照面，仍回到老巢里来。这时候已是申初时分，众人各自饱餐一顿，装束停当。成和叫成德：“到池子里去，请马光马四叔守路口。今日池子里没甚货色，单留着赤练蛇看守着，尽够了。”成德领命，去请大脑袋马光到黑林岗北路口把守着。池子里，只留着赤练蛇张豹守护。众伴当也各抄刀枪，分头巡哨。

大脑袋马光手执钩镰枪，领着俩伴当，守在路口，瞪着铜铃般两只大眼，瞅着前面，目不转睛的待着。看看天色昏

暮，一钩眉月，从左边渐升上来。约莫又待了半个时辰，陡见积雪地里一条黑影，长虫过涧般，如飞蹿来。马光知道是那话儿来了，不敢怠慢，连忙紧一紧腰带，挺手中枪，防备着。哪知那黑影迅如闪电，一霎时，已奔到跟前。忙挺枪要刺时，却见那黑影离开还有七八丈远近，便欵的跃起，直扑过来。马光没招架得及，早被那黑影撞的一个踉跄，立脚不住，身子一连晃了几晃，手中的钩镰枪已不知去向，只吓得目瞪口呆。那俩伴当更是吓得魂飞魄散，抱着脑袋，直奔回去了。马光定神回头细瞅，那黑影已踪影全无，没处寻觅，只得拔出腰刀，提心吊胆的防备着。

原来钱迈离了客店，展开两脚，照旧路如飞的奔来。不消半个时辰，早已望见松林了。星光月下，遥见路口立着三个人，挺枪持刀的站着，知是赛华陀的党羽。料来他们已有准备，暗探是不行的了。却又想到他们的本领不过如此，便也不避道，直向那为头的大汉直闯过去。顺手夺了他手中的钩镰枪，冲过路口，直望那林中庄屋奔来。

到得庄侧，将枪向地下一拄，借势一跃，上了墙头。将朴刀搭在墙上，拎着钩镰枪，方要掏打问路石，忽听得里面咣 哟几棒锣响，接着一阵铃声，一声呐喊，屋里顿时拥出二三十个火把来。当先便是茅能，倒提着一把金背大砍刀，背上斜插着一柄剑，腰间悬着个镖囊，遍体紧扎，头裹包巾，吼声如雷，狂奔而出。抬头看见果是钱迈，咬紧牙龈，大喝一声：“好小子，你这时才来？”双脚一跳，也纵上墙头来。钱迈知他是个浑人，故意恹他，待他跳上墙头，便突的跳下地去，气的茅能哇哇怪叫，翻身复跳将下来追赶。哪知双脚方才落地，钱迈一耸身，又跳到正中屋上去了。茅能

怒发如雷，大叫道：“小子，有胆量的，不要逃走。谁要逃躲的，谁就是浑蛋。”钱迈瞅着他呵呵大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来呀，我待着你啦！”茅能满肚是气，只得复跳上屋去。钱迈不待他跳上来，便摔个斤斗，翻到东边屋脊上，就势一跃，到了东苑当地。

只见成和也是武士装束，站在当地，手持长剑，正是自己失去之物，便也不答话，只照定他前胸耍的一枪刺去。成和大吃一惊，连忙缩身让过，举剑招架。哪知那剑架在枪上，如抬石柱一般，甬想动得分毫。方要逃走，被钱迈两腕一翻，那枪钩儿在他左腿上一拉，早拉了个大口子，痛的他呱的一声，哭将出来。钱迈暂不结果他，只一抬腿，将他踢的滚向墙角去，顺手将长剑夺了回来，并在成和腰间，扯下剑鞘，插在腰间。复提起钩镰枪，踢开苑门，将方才刺成和时逃出来的伴当，一连挑倒了几个。方要回身，却见茅能吼叫如雷，从屋上跳将下来，圆瞪两眼，一言不发，抡起金刀，向钱迈肩头斜劈下来。钱迈举枪架过金刀，双脚一顿，跃出苑门，直奔后进。茅能气的满头淋汗，倒拖金刀，满嘴乱骂，泼风般赶来。

钱迈穿过甬道，只见迎面砖墙高耸，反拴着两扇乌漆大门，挂着几把牛尾大锁。钱迈来不及扭锁，便一扭腰，耸身蹿上墙头。举眼一看，那边的屋脊正靠在这墙上，却和这边的屋，方向相反。便使个大旋风，甩到檐前，就势跳下地来。足方着地，便有几个伴当拥着个瘦长尖头的汉子，挺着蛇矛，迎面扎来。钱迈右手挥枪，架开矛，抢进一步，将左手的剑，直刺那汉右肩，那汉仰身便倒。钱迈掉转枪头，耍了个孔雀开屏，将几个伴当都扎翻在地，便踢开迎面的桶

门。眨眼看时，原来是一口大塘，约莫有一亩地大小，塘当中有个水阁，四面窗棂紧闭着。

正待回身，忽觉得一阵冷风从脑后斜刺里噓来。连忙一闪身，向右边蹿去，只听得喀嚓一声，原来是茅能赶到，冷不防一刀砍来，却被钱迈让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钱迈方才让过，金刀已泰山般劈下，正劈在槁门上，喀嚓一声，将门劈得粉碎。钱迈见了，也暗自吃惊。方要挺枪来斗茅能，忽见对面屋檐下暗地里闪着一人，正在拈弓搭箭，向自己射来。茅能这时也抽回金刀，使的车轮一般横扫过来。钱迈见两面明暗夹攻，万分吃紧，无法避让，心中一急，大喝一声，将右手的钩镰枪，照定那放箭的，尽力掷去。这里连忙刷一剑，架住金刀。那钩镰枪如一条银龙般欸的飞去，正扎在那人左项，那人仰身便倒。

茅能见钱迈如此矫健，连伤数人，越加震怒，将刀使的风车儿一般，照定钱迈脑胸腰腹四处砍来。钱迈觑空将剑交到右手里，勾、拦、挑、拔、腾、挪、劈、刺，将剑使的一片白光，全没半点空隙。二人斗了有六七十个回合，茅能杀得性起，将刀柄架开钱迈的剑，顺手挥刀，向钱迈左腰扫劈过来。钱迈将肘一抬，剑尖向下，挡住金刀，趁势一扭腰，抢进一步，左手抓住刀柄，抖擞神威，大喝一声，使劲一拉。不料茅能只向前冲了两步，仍然握住金刀，死也不放。钱迈见没将金刀夺下，一面暗自佩服茅能的膂力、本领，不忍伤他。一面却因心中有事，不愿恋战。便放了刀柄，趁茅能不防时，使一个长虫吐舌，右臂一伸，将剑直向茅能左臂刺来。不料茅能腰腿功夫极其硬朗，钱迈放了刀柄时，他并没闪动。及至见钱迈的剑向他左肋刺来，便将腹一缩，让过

剑尖，钱迈刺了个空。茅能却乘此破绽，左手将刀柄一收；右手持刀颈，向前一盖，朝着钱迈右耳根斜剁下来。钱迈这时因刺空一剑，身躯微向前栽，适遇茅能使全力直剁下来，前后左右无处闪躲，大叫一声“不好！”

后事若何，下章再说。

第四章 猛回头冒雪伴长征 喜开怀临风谈往事

话说钱迈见茅能抡起大刀照顶斜剝将来，其疾如风，无处闪躲，大叫一声“不好”，仗着自己身躯矫捷，一低头，右腿一刷，身躯就势一旋，甩开一丈多远。茅能的刀又砍了个空，满心火发，怒不可遏，双手举刀，猛向钱迈扑来。钱迈这时已跳出圈子外，不和他再战。放开两腿，奔到东头，拣那水塘水面稍狭处，倒退几步，再拼力向塘猛跑。跑到塘边，便耸身一跳，向前一冲，点着塘面的凝冰，春燕掠水般，飞过冰塘水面，早来到那水阁之上。

看那水阁，竖在水塘中央，四不靠岸，周遭只砌着约莫一丈五六尺的石阶，斜向水中，余无他物。钱迈料茅能必赶过来，不敢怠慢，急将剑插入阁窗，使劲向上一掀，哗啦一声，那榻窗榽断框碎，倒将下来。钱迈将破榻拖开，先将剑向窗内四面刺探过。乘着当空月色，映着冰光，耸身跃进窗内。足才沾地，忽听窗外唏哩哗啦，闹的镇天价响。连忙向屋内环顾一周，再探头向外瞅去。原来是茅能见钱迈飞过塘面，到了水阁，心中更加急怒，暗想：这水阁是我大哥常说藏要紧东西的所在，任谁不许偷窥的，怎能让他进去咧？又想到白天被钱迈打着两弹，顿时心头火冒千丈，大吼一声，径向塘中冰上直奔过来。不料他身沉力大，水面薄冰载不起他，晰的一声，冰面裂开，茅能落水。好在他生长洞庭湖

边，熟习水性。又好在塘面离水阁不远，冰也结的不厚。他落在水中，一发性起，一手持刀，一手乱划，一阵唏哩哗啦划了过来。

钱迈被这一阵响惊的向外窥探，见茅能正在水中乱划，不觉暗自好笑。忖着：“他划了过来，一定要寻我狠斗，不如且避他一避，觑个空再弄倒他。”抬头一望，见正中有一根空梁，便一蹲身，向那空梁窜去。左手抓住了空梁，使一个倒卷帘，两脚一勾，早到了梁上。定睛瞅定，只见茅能划过水，爬上石阶，一面抹水，一面昂头四顾一番，便也向那破窗中跳将进来。

茅能天生一双夜眼，黑暗中觑事物，比旁人分外来得明白。他进了水阁，却没抬头仰望，只纵眼乱瞅，猛见满地的残肢断体，壁上挂着许多人头，墙角里躺着几个开膛剖腹的死尸，不觉大怔，顿时目定口呆。钱迈见他如此，心中诧异。又见他半晌不动，便趁机轻轻的跳落在茅能后面，乘他呆着，猛然一脚，踢去他手中大刀，同时将他两手一拧，紧紧攥住。方要按倒他，不料茅能反不别扭，只回头向钱迈道：“别捉着我！我问你：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钱迈仍紧紧的攥住他两手笑道：“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呀！今日遇着我，可算你们恶贯满盈了。”茅能怒道：“你不要胡说，王八蛋才干这个啦！”钱迈已知他是个浑人，断不会装呆。听他如此说，料来成和干的事，是瞒了他，专拿他当傻子，和人敌对的，便道：“你果真不知道吗？”茅能急道：“谁知道这鸟事，教谁掉脑袋！”钱迈道：“这全是你那好弟兄赛华陀成和干的。”茅能听了，心中忽然一阵难受，回头向钱迈道：“你甭攥着我，我不跑，也不和你拼斗，你且放了我，

告诉我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钱迈竟将他放了，问道：“你与成和结盟，有多少时候了？”茅能急道：“我和他认识才三四月，这没干紧要，你只告诉我，这些死人为甚弄的这般模样？”

钱迈道：“你真不知道么？近年间，新出了一种邪教，名叫白莲教。这教里的人，专干些杀生害命的事。有的摄人魂魄，或是偷割胎儿，去练妖法。有的采生拆割，杀生救死，将好人身上的肢脏割下去，给那有钱的病人，换下废坏的肢脏。他们有种妖术，能够接换。拆割过的人，仍旧杀了来制药骗人。练妖法的那些教匪便闯江湖，到处寻童男壮汉，或是孕妇小儿，将来害了。采生拆割的便专一哄骗大绅士，或是绿林寨主，倚仗势力，设巢设阱，谋害行客。你那好弟兄赛华陀成和便是干这个的，你明白了么？”

茅能先还静听，及至听到后来，两只铜铃眼越睁越大，鼻孔里的气，越呼越响。待得钱迈说完，他面孔胀得连耳通赤，大叫：“我上当了！”急奔过去，抓起大刀，便要耸身跳出。钱迈连忙一把搯住，道：“你向哪里去？”茅能挣扎道：“我去宰那兔崽子去？”钱迈道：“你真干他去吗？准知他真干这个吗？”茅能怒道：“这地下现躺着这许多，难道还不真吗，你不要拉住我，我这肚子里憋不下了。”说着使劲挣扎，无奈钱迈力大挣不脱。正要蛮摔，钱迈忽拖住他拿刀的手道：“您不要急！咱们且把这儿了一了，我再帮着您去宰那厮去。那厮们全被我扎伤了，谅来跑不到哪里去。”茅能这时早忘了钱迈是敌人，直把他当作朋友看待。听得钱迈如此说，便愣道：“这儿有什么事啦？”钱迈道：“这里还有活人啦，咱们且先救了他们出去，再到前面去，免得还有

杀不死的教匪，乘咱们出去时，来杀他们灭口。”

茅能依言细瞅，只见那墙角里，还有几个捆住的，正在耸动，便奔过去看时，有两个没了一只腿，有一个少一只左膀；还有一个胖子，却还没伤哪里。便喝问道：“你们打哪儿来的？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哪知那些人一声不响。茅能急了，正要使脚踢他们时，钱迈已赶过来，说道：“一定是那些教匪怕他们嚷，给他们嘴里堵着东西了，怎能说话咧！”说着，便俯身先掏了胖子嘴里塞的破棉絮，将绳索解开，放了起来，复将那几个失手少脚的人放开，问道：“你们怎么到此的？姓甚名谁？哪里人氏？”胖子先答道：“俺姓刘，叫刘万和。离这儿十多里地刘家屯，便是俺家里。俺在湖广夏口做药材买卖，上月头里遭火烧了。剩下一点，只变卖了三百多贯钱，买卖做不成了。便换成银子，想要回家种地。今儿早上走冰过河，路过这黑林岗，不料遇着这庄子里的人，大伙儿将俺掳了来，银子也抢了去，将俺打了一顿，便扔在这屋里了。”那几个失手少脚的已奄奄一息，不能说话，喘了半晌，才有一个哼出一句：“求你老做好事，杀了我吧！实在受不住了！”钱迈一一问过姓名，向他们说道：“你们虽弄成这样，还不至就死，我总得想法救你们回家的。”便回头向茅能道：“您帮我将他们弄出去可好？”茅能道：“那西面有只小筏子，我常见赛华陀那厮乘了过来的。咱们先把那筏子弄了来，便好办了。”钱迈听了便到西面开了窗榻一望，果然有只小筏子，系在对岸，缆桨俱全，便招手叫茅能道：“您的刀，借给我使一使。”茅能坦然将金刀递给钱迈。钱迈一面接过金刀，一面将剑递给茅能。茅能不知是何用意，只得接了，站在窗前，瞧着钱迈夹着金刀，腾

身跳出窗外，下了石阶，点着薄冰，如飞的来到对岸，解了缆，跳上筏子，且不使桨，只扬起金刀，将刀背向冰上劈去。茅能这才知道钱迈借刀的缘故。

一霎时，钱迈一面劈开结冰，将刀当桨，划到阁边。一面招呼茅能开北面的阁门，便将筏子转到北面来。茅能忙去将门开了，钱迈系住缆，便上岸。和茅能俩领着刘万和，一人托着一个残肢人，下了筏子。茅能原是水边生长的，惯会使船，不待钱迈动手，便将剑搁在舱里，抡起双桨。钱迈便去解了缆，仍跳上筏子。茅能两臂一振，哗啦一声，筏子已掉过头来。只两三划，一霎时，已到对岸。钱迈系了缆，依旧将三个残肢人运到岸上，茅能便向钱迈手中接过金刀来，道：“这可没事了！我得去寻那歪鸟去了！”钱迈拦道：“且慢！不忙在这一时啦。”向舱中拾起长剑，插入鞘中，随手别好在背上。回头叫刘万和抱着那个缺手的，自己一手挈起一个缺脚的，走到西头一个大草堆后面，拖下几捆草，垫在地上，便将三个残肢人轻轻放在草上，嘱咐刘万和休动弹，回头来救他出去。刘万和方要求他休走时，钱迈一扭身腰，已离开多远了。

茅能正等的不耐烦，见钱迈走来，大喜道：“咱们这该干正经去了。”钱迈抬头一望，残月西斜，估量已是三更将尽，天日不早，便点头道：“走吧！”茅能急扬着金刀，当先飞跑。钱迈紧跟着，来到后入门前。茅能手起刀落，将躺在地下哼的赤练蛇江豹和几个受伤的伴当，排头儿劈死了。顺手一刀，将门劈开，冲将进去。钱迈看时，只见钩镰枪横在地下，那拈弓放箭扎伤的成德已不知去向。茅能大诧道：“金丝猫怎不见了呀？”钱迈沉吟道：“这里头定有蹊跷。”

茅能怒道：“全是您要先了里面的事，耽搁许多时候。”钱迈道：“且不要埋怨，赶紧到前面看一看，回来救他们出去。再耽搁可真要出岔子了。”

二人直奔前进，墙根前已不见成和，连受伤的伴当也不见了。钱迈大疑，茅能更是蹬脚咬牙的埋怨。钱迈摇手止住他道：“您不要抱怨。这不是尽着抱怨的时候。他们藏银钱的所在，您可知道？”茅能听了，想了一想道：“我不大明白。平常只见他们将弄来的钱，全送到后面去。我还猜那水阁儿是藏钱财的所在，所以不准人窥探啦。”钱迈听了，心下已有几分明白，便拉着茅能仍回到后面，再乘筏子，到水阁上来。

进了水阁，钱迈左右细瞧，见南墙根没一点灰尘，且没那些骷髅残肉挂着，便在百宝囊中取出火纸照着细瞅。只见墙根边有两块地板，周遭的缝儿分外阔些儿，象是活动的，便拔剑插入，使劲一掀，果然豁的掀开，露着一个五六尺见方的砖砌地窖。里面包裹也有，纸包也有，便和茅能俩将窖中的东西一齐搬将上来，却只得三个包裹。纸包都是一般大小的，却有五十多个。钱迈拆开两个看时，都是两条五十两一条的大蒜条金，不觉摇头道：“这贼造的孽真不少。”茅能道：“这些金子我知道，是上个月打劫来的银钱去兑的，说是什么洞庭山上有人来取，兑成金子便利些。”钱迈听了，牢牢的记着“洞庭山”三字，便将窗帘割下两幅，将金子分作两包包好，递一包给茅能道：“咱俩分背着。”茅能接过，也和钱迈一般扎在腰里。

二人分提着三个没开看的包裹，出了水阁，划回对岸，来到草堆后，叫刘万和认清哪个包裹是他的，余外两个却都

是缺手人的。钱迈解开自己腰里的包裹，取了九封金子，分给三个残肢人道：“你们好好的回家养伤，有了这金子，一生也吃着不尽了。”回头对茅能道：“咱们得走啦，您上哪里去咧？要是没事，咱们就同上河间去玩玩。”茅能点头道：“我如今只想寻着赛华陀那歪鸟，拿他碎尸万段，才出我这口鸟气！咱们就朝北寻去吧！反正陇西是他的老窠子。”钱迈暗想：此地既破，成和或许要到那来取金子的洞庭山去了。却暂不和茅能多说，只问他：“可有要紧物件要拿走的？”茅能摇头道：“我只一人一马在此，行李等件尽可扔了，没甚要紧。”钱迈便招呼他和刘万和将三个残肢人运离了草堆，便问茅能道：“这儿可有牲口？”茅能指着北面道：“出了这小角门就是马房，里面牲口多着啦，我的紫骍骠也在那里。”钱迈便在百宝囊中取出炭笔、棉纸，倚在草堆旁树身上，写道：

“镇华山身入教匪之窟，斩匪救生。地方官其慎守尔土，毋使再有类此事件。尤当严访，毋使未破者得长行其恶。被残之人应即护送回家。所带之金，毋得擅取。倘违者，吾必知之，必以治教匪之道，治尔官匪。”

写毕，转身到塘边树下，耸身，将字柬挂在树枝上。跃下来，指着向三个残肢人道：“你们待着，自有人来救你们，只教他看这字柬，自能送你们到家。”说罢，便取出火镰石，向草堆对面放起火来。

钱迈趁火尚未大燃，拉着茅能、刘万和直奔角门边。踢开角门，果然是个马房。茅能抢到侧边房里，取出鞍辔，便去牵那紫骍骠。钱迈、刘万和也跟着去，各取一副鞍辔，各牵一匹牲口，拔步便走。趁星光，直出路口，才匆匆各自备

好牲口。回头望时，一片红光，冲天而起。三人便忙翻身上马，齐刷一鞭，泼喇喇，十二只马蹄，翻盏般，顺着大路，如飞而去。

刘万和离家不远，是熟路，便打马在前面领道。钱迈和茅能并辔而行，便问茅能：“因何认识赛华陀？”茅能一面纵马同驰，一面说道：“我是湖广巴陵人。因为打鱼争水面，打死了人，逃走在江湖上。遇着我师傅丈身和尚，在荆州金蝉寺学艺八年。去年冬天，为喝酒顶撞了师傅，撵我出寺。便在江湖上浪荡。凭着这刀马闯西川，半年间，也不知做了多少对头，才在川中闯出个金刀茅二的名号。今年夏天，在重庆一家酒店里，遇着赛华陀那歪鸟！酒店里人全认识他，说他是活神仙。没了手脚，烂了脏腑，都能医治好。那时，我正和一个道人相斗，被点过穴，胸膈时常殷殷作痛，便请那歪鸟给诊治。他给我一小包药粉，一吃就好了。由此我便感谢他，时常请他吃喝。送他银钱他不受，却说要和我交朋友。我见他时常给人治病不要钱，又怜贫惜苦，十分仁义。被他言语一哄，就和他拜了弟兄了。后来，他说在黄河岸边造了个庄子，因为地痞寻事，不敢去住。我听了，便拍胸承当给他保庄护苑。和他一道来此地，却渐渐的见他做些迷人劫财的事，我便劝他不要伤天害理。他说只取银钱，不伤人性命。我仔细留心察看，从没见过他杀人，便也相信了。不料这贼竟是干这没天理的营生的，却拿我来做他的盾牌，给他挡箭，我真恨极了。这时要见着他，非把他剁成肉面儿，消不了我心头的恼恨。”说着将双脚一蹬，咬牙切齿。那紫骍骝被他这一蹬，长鬣一竖，泼喇喇，飞一般向前闯去。钱迈便也双踝一敲，纵马赶上。

二人正在逞轡飞驰，忽听得刘万和在后面高叫道：“两位爷别放缰了，俺家就在这酸枣林里，咱们得打这岔道上斜过去了。”钱迈听得，便招呼茅能一齐收缰。待刘万和赶到便问道：“你家里离屯上有多远？屯上有家裕丰车店，你可知道？”刘万和道：“俺家里离屯上，弯过去，只半里地。裕丰车店是俺过继的父亲开的。咱们打这岔道上，转过那边酸枣林便到了俺家了，离此地不到一里地了。”茅能这时一心想追赶成和，不肯到刘万和家里去。刘万和苦苦相邀，也不答应。还是钱迈说：“我有伙伴待在裕丰车店里，咱们且到他家歇一会儿，唤我那伙伴同走。况且成和那厮断不敢走大路，即使走大路咱们连夜追赶，反得错过去。”茅能听了，才不言语。三人一齐拨转马头，向那酸枣林，按轡徐行。

这时，村鸡乱唱，犬声高吠，东方现着鱼肚色。映着地下积雪，寒光闪烁，冷风飒飒，迎面吹的遍体生寒。三人先时大事初了，纵马疾驰，浑身出汗，全忘寒冷。这时晓风飘拂，都觉着寒气侵人。便一齐加鞭骤马，使劲冲寒。只见蹄溅碎银，人嘘白雾。转眼间，已过了酸枣林。瞥见一丛峨巍瓦屋，隐在皓白如银山窝里。刘万和扬鞭一指，向钱迈、茅能道：“好了！前面便是寒家了！”茅能听了，丝鞭一刷，纵马向前。钱迈也打马赶上。到瓦屋跟前，刘万和在后叫道：“两位爷，到了！俺家就在这大屋东头第三个大门里。”钱迈听得，便招呼茅能，来到刘家门首。

这时已是天明，乡农人家早已起床。二人到刘家门首，滚鞍下马，那门口蹲在地下掷石子的几个小孩儿，见二人拖刀背剑，状貌威武，骇的朝屋里乱跑。一霎时，便见一个二

十多岁的壮汉急走出来，向二人打量一番，正要开口，刘万和已赶到，叫道：“老二，俺回来了！这两位是俺大恩人啦！快将牲口拉过去。”那壮汉老二果然来接二人的牲口缰绳。刘万和便让二人进屋里去。茅能交代了牲口，大踏步便向里走。钱迈也交代了牲口，却指着老二向刘万和道：“请你叫这位将牲口牵到里面去，休要给不尴不尬的人见了，又生出事来。”刘万和连连称是，叫老二将牲口牵到后面槽上去，不要溜了。说着，便陪着钱迈，赶上茅能，一直来到后进中堂落坐。刘万和连忙叫人生火辟寒。钱、茅二人放下刀剑包裹，盥洗毕，便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，端着个大炭盆走来。刘万和忙给钱、茅二人引见过。二人方知这人才是刘万和的兄弟，名叫刘万泰。那老二却是雇的长工。

大家通问已毕，刘万泰便叫老二去整备酒饭，一面陪二人坐谈。刘万和将自己在夏口被火烧，收拾了生意，赶回来过年，路上遇着赛华陀的事，详细说了一遍。刘万泰听了，又惊又喜，向二人道谢，称赞了一番。钱迈见他兄弟家常已经说完，便要刘万和着妥人去请吴春林来。刘万泰忙应道：“俺去一趟，这事他们全干不来的。只是还要请钱爷写个字儿。不然，恐怕那位吴爷不肯相信。”钱迈点头答应，便在随身百宝囊中取出炭笔、棉纸，写了一张便条，递给刘万泰，道声“辛苦你”，刘万泰接过道：“这是理当，你老真是救了俺一家的性命啦。咱们这一点事，还能不给你老办好吗？”说着，便叫老二拉驴子，转身自去。

刘万和也叫他妻室杨氏，和两个儿子仁儿，真儿，侄女炳儿，都出来见过钱、茅二人。杨氏千恩万谢，诚心至意的磕了两个头。二人连忙还礼。刘万和嘱咐不许多说，杨氏答

应了，去和弟媳朱氏将酒菜端出来摆好。朱氏也和二人相见了。

茅能这时做了半天生客，早已不耐，腹内也着实饿了，便坐上桌去，吃喝起来。钱迈便也不客气，起身入坐。刘万和斟过一巡酒，二人大吃起来。一时连添了三四壶酒，杨、朱两妯娌奔来跋往，忙个不住。席间，钱迈问茅能道：“可知道赛华陀在济宁怎的被人识破捣了巢子？”茅能一面大吃，一面答道：“不知道详细，只听得他们说，在济宁碰了。”钱迈又问道：“他们到这儿可有什么不顺眼的人来过？”茅能停箸想了一想，答道：“夏天里有一个道人叫什么飞霞道人王道，来住了两日，我陪着喝过两场，却没明白干些什么。前月里，由洞庭山来了个费念兹，却听得说是寨里要银钱。成和那厮待他很恭敬，住了几天，走了。赛华陀便将所有的银钱兑成金条，我问他为什么不交给费念兹带去？他说他还要到塞外去送信。后来，我才知道他们的总寨并不是太行山，巢子是立在南直洞庭山里。他们和塞外鞑子有交情，时常有人来去。”钱迈听了一惊道：“似这般，咱们的国家又将要被鞑子夺去了，却是不能不赶快灭却他。”茅能道：“我先时只说他们是和鞑子来往，拦道儿，通风声，便劝过赛华陀，不要和鞑子打交道。他说只不过是骗鞑子几两银子，谁认真和那臊种干事啦？我想他骗的不是中国人，便也罢了。却是我终不欢喜骗人家钱，不给人家做事。便想觅机会离开他们。只因他们待我太好，一时不能甩了就走，便捱到如今。”钱迈笑道：“你真是直性子，容易上人家的当。你不知，他这话是骗你的。白莲教和鞑子来往也不是今日才起的，边关上捉住好几次了，京城里谁不知道？他

们头儿名叫通天教主徐季藩，想要做皇帝，和鞑子约定：起事时，鞑子便起兵进关；事成之后，平分天下，将北直隶和秦、晋、陇西、山东、河南全送给鞑子，做帮助他成功的谢礼。”茅能大怒，咬牙切齿，猛然向桌上一巴掌，恨道：“我不杀赛华陀这歪鸟，誓不为人！”桌上的碗儿盏儿，被他这一拍，震得一片山响。

钱迈方要劝他不要急，忽听得槁门响，忙回头看时，却是刘万泰领了吴春林，背后还跟着一人，走将进来。茅能见那人左肩上露着个斜背着的剑柄，心中一动，忙定睛瞅去，只见那人头扎青包巾，身穿青箭衣，披着个披风，两手挽裹着，瞧不出脚下。生得鸭蛋脸儿，剑一般两道斜入鬓角的眉毛，黑白分明的一双长眼，直鼻方口，颌下三络长须，神采飞扬，气概威壮。茅能只当他是来寻斗的，忙起身去抓大刀时，却见那人向钱迈笑着点头道：“你才到此地么？俺正要到南边去寻你啦！”钱迈这时已口称师兄，起身拜见。茅能这才知道他是钱迈的师兄，不便再动手，只站立在当地。钱迈一一引见，先向茅能道：“这是我大师兄镇泰山潘荣，济南人氏。”又回头向潘荣道：“这位便是名震西川的湖广金刀茅能。”接着便和吴春林、刘万和等互相引见毕，大家入席，加添杯箸畅饮。潘荣向茅能道：“荆州金蝉寺文身和尚可是令师？”茅能连忙站起来恭敬答应道：“是。”潘荣道：“俺九月里在洞庭湖船上遇着令师，曾说起你。令师说：‘倘使在江湖上遇着，烦转致一言说：老衲到居庸关去了。’因此俺才冒昧相问。”茅能恭应了，谢过潘荣寄语之劳，方才落坐。

钱迈问潘荣道：“师兄怎的来到此地？可是接着师傅的

信，路过此处？怎知我到了这里？”潘荣道：“师傅在半月前就到了高家店。亲自到得胜镖局寻着俺，将河间的事大略说了。说是已经寄信给你们四人，并说你沿途爱管闲事，叫俺到南边来有事，顺便寻你，命你快到河间去。”钱迈立起身来，听毕，才坐下，将在武胜关杀土棍，遇着师傅没见面，一直到破赛华陀，结交茅能，救刘万和，同来此处，源源本本说了一遍。潘荣惊喜道：“赛华陀成和被你破了么？师傅就是为这事，叫俺来的。”钱迈道：“师傅知道他在哪里么？”

潘荣道：“还是今年正月里，许逵许三弟到俺家里过年，便告诉俺，说在济宁州得病，左肘上生着个疔，痛的了不得。有人说南城有个活神仙般大夫姓成，人都称他赛华陀，任凭甚劳病，他全都能治，尤其是外科，譬如手坏了，他能将你的坏手割去，再花钱去寻个穷人来，割下手来，给你换上，便一毫不痛。我去求他诊时，他说要花一千两银子，可以换上一只左手，便可好了。当时没钱，却也觉得奇怪，仔细打听，那寻穷人自愿割去手脚皮骨，实在是谎话。却正是采生拆割的白莲教。夜里去探，果然见他在剖人做药，便放了一把火，将他窠巢烧了。成和那厮还赶了出来，大斗一场。他本领并不高，还打不过一个左手害疔的人，被砍了一剑，不知他使什么妖法，转眼便不见了。许三弟到俺家时，疔还没好，俺请大夫给他调理好了，他才去寻师傅。后来俺时常听得过路客人说此地有个赛华陀，治病如何如何的神妙。俺一查问，和许三弟所说一般。师傅到俺镖局里时，俺便请问师傅沿途可曾闻见？师傅因走的急，没打听，及至听得俺说，满心不快，就责备俺：既然知道怎不去荡平

他？现在罚你马上去将赛华陀的寨子洗了，路上要遇着钱迈，叫他帮帮你，并且限你一个月要赶到河间来。钱迈也叫他快赶来。因此俺赶到此地。昨夜投宿在裕丰店，瞥见你买东西回店，方要招呼你，你却紧闭房门，一步不出。俺想你一定有什么重事，便想夜里来会你。哪知你还没静更便出去了，俺倒扑了空。便蹿进房去，问这位吴兄，且问他：钱二爷可是到赛华陀那里去了？不料这位吴兄抵死说不是到赛华陀那里。俺左说右说，都没说的他相信。到天明时，你没回店，吴兄虽是露着十分着急，却仍不肯说实话。一会儿，你着人送了字条儿来了。俺也不管吴兄答应不答应，便也硬跟着他来了。”说罢，呵呵大笑。

吴春林红着脸道：“我因为钱爷叮嘱再三，不要露行藏。且是不知潘爷是不是那赛华陀的朋友，故意这般来探信的，这是我年幼无知，得罪了潘爷，十分惭愧。”潘荣笑道：“这原是你的好处，俺断不会怪你的。”钱迈、茅能这时已全明白。刘家兄弟二人听了，只暗暗惊奇，将钱迈、潘荣、茅能三人敬得如同活神仙一般。

钱迈停杯向潘荣道：“如今赛华陀的寨子是被我破了，你的事也没了，咱们还是同上河间去吧。”潘荣点头。茅能急道：“我可憋不住了。你们老是河间、河间的，到底河间有什么事情啦？何妨说出来，我也帮帮你们去。”钱迈道：“这事么？不是我瞒您，委实连我也不知底细，只是接着我师傅的信，知道是要紧的事，便赶来了。要知详细，还得到了河间，见着我师傅才得明白。”潘荣道：“俺倒听见俺师傅说过个大略，却也没敢细问。大约是离河间不远，有个私通外国的大寨子，其中还有咱们的世仇，和白莲教匪在内，

要不去灭了，恐怕外国要打进来。但是其中情形很繁，须得问着师傅，才能详细知道。”刘万和禀言道：“有了这样大的寨子，难道屯边大帅全不知道吗？”潘荣叹息道：“现在屯边大帅是常小王爷，公子哥儿，只知道玩儿乐，哪能当得这等重任？那手下的都督、指挥，只要少一事，好一事。要是报上去，那强盗却和二皇子通个声气时，还要说你好大喜功，虚报边情，马上参革、降调。即使上头准了，命你征剿，胜了，是监军太监的功劳；败了，脑袋不保。而且动兵时军仗粮饷七折八扣的发下来，到手无几，兵丁怎肯拚命去打？你说兵粮不足，上头便要说你贻误戎机，责令带罪图功。边关不比内地，可以责令地方供张。兵官只有苦吃，胜败都无好处，只不过替上司、监军开财路，创功劳，自己反正是罪。你瞧，还有谁肯多事？”听罢，众人一齐长叹，都无心喝酒。刘万和便招呼拿饭来。众人一面吃饭，一面谈那破黑林岗的事。

一时饭罢，漱盥已毕，钱迈等三人商量行程。茅能道：“我只寻赛华陀那歪鸟！想着他南边混的地方不少了，如今此地一砸，一定朝北远走；我只跟追了去，捉着他，和他算帐。问他为甚要骗我，拿我当盾牌？宰了他，便到居庸关寻我师傅去。”钱迈道：“我不骗您，赛华陀这时一定不朝北走。你不说是洞庭山有人来和他要银子吗？如今银子没了，若不亲去禀明，他那寨主一定要见罪的。且是他敌不过你我，不敢寻来作对。那么，他一定亲自到洞庭山去禀明白银子没了的缘故，并请能人同来寻你我复仇。我将听得的话，前后一想，那太行山不过是他给那头儿诊好过病，那头儿便派那赤练蛇等伴他下山开分寨，不过是拉拔他的意思。他的

原来根子，还是洞庭山。给太行山头儿诊病，也只是给洞庭山拉党羽。他如今两次开码头都砸了，还有脸回太行山去吗？这时不到洞庭去，还有哪里可走？只是你如今可不能上洞庭山去。一则洞庭山中邪教必多，硬功夫咱们不怕，要是砸在他们邪教手里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也不值得！我俩又有师命在身，不能伴你前去。二则你只要寻赛华陀出气，却甭辛苦赶这许多路，那厮总得在江湖上露面的，还怕寻他不着吗？且是一定要来寻你的，到那时宰他岂不便当许多？为这般个小贼你真犯不着迢迢千里去寻他，咱哥儿俩要到河间去，揣摸着这事儿不小。你也是江湖上好汉，这般大事也得管管，才是道理。就是令师寄讯也说要你到居庸关去，也是要朝北走的，咱们自然同走为是。”潘荣也道：“俺这回来此地，是奉师命专为赛华陀来的。如今窠子被你和钱二弟捣了，那厮虽没带着，终有一天逃不出咱们手里，您何必急在一时咧？目下您最好到居庸关去见令师，俺听令师的口气怪想着您啦。如果那厮真是朝北走，咱们赶着了，大伙儿带着他，倘使被钱二弟料着了，咱们了了河间的事，你见过令师，讨个计较，破他们的邪法；咱们再大伙儿去破洞庭山。干这么两件惊天动地的事儿，也得留个侠义名儿在江湖上。你想可好？”茅能先听得钱迈说赛华陀一定奔洞庭山，恨不得立刻就赶到洞庭山去，和他拼个你死我活。及至听得钱、潘二人说毕，暗忖：那厮朝北朝南，原没一定，不如且朝北去。师傅附信说在居庸关，叫我去，谅来师傅已不见气我了，不如乘此去见见师傅，却是个不易得的机会。忖罢，便答应钱、潘二人决计同到河间去。钱、潘二人大喜。

商议已定，便向刘万和兄弟告辞。刘万和哪里肯放，抵

死要留多住几天。三人再三声说：“实有要事在身，委实不能耽搁。回头来时，一定到此多盘桓几时。”并剖说成和这时万不敢在此逗留，劝他甬害怕。言之再三，刘万和才快快的进内去，取出一百两银子来，送给三人做程仪，又另外给茅能拾掇一套被褥，弟兄二人恭恭敬敬的献上。茅能见了，先不肯收，务必要他弟兄俩收回去。刘万和急的扑通跪下，两泪交流，要诉说诚心。钱迈接过银两，向茅能道：“你就收了吧，咱们不收，他心中终过意不去。不如咱们领了他这个情，让他好心泰神舒。”茅能听了，便依言收了被褥。刘氏弟兄方面有喜色，再拜而起。三人还礼毕，便催着备牲口。刘万和弟兄亲自到槽头上，将黑林岗带来的三骑牲口备好，另外备了一骑长行牲口，两头驴子。弟兄俩分牵出来。钱迈四人辞过刘氏一家，钱迈、茅能仍骑原来的牲口。潘荣骑着刘万和骑来的玉骅骝，这马原是成和重价买来的。吴春林便骑了刘家的长行牲口。刘家兄弟各跨一驴相送。

六人驰骋上道，迎风笑语，十分快意。一路上欢声互答。转眼已来到刘家屯里，一齐到裕丰车店前下了牲口，吴春林便进去拾掇自己和钱迈的行李，潘荣也去取被褥。钱迈便到柜上算店钱。掌柜的含笑承迎道：“店钱刘二哥早已给过了，你老甬破费了。”钱迈又谢了刘万泰。吴春林已将行李拾掇好，伙计扛了出来；潘荣的行李也整備好了。各人分将行李扎在牲口上，潘荣取了一贯洪武宝钞给伙计，伙计喜出望外，千恩万谢，嗷嗷不休。

钱迈、潘荣、茅能、吴春林四人心中都有要事，要紧赶路，辞过掌柜的和刘氏弟兄，便各自扳鞍上马。刘氏弟兄恋恋不舍，又送了十里。还是钱迈劝刘万和别在大路上尽走，

须防遇着黑林岗的人瞥见，不是耍的。刘万和才千万叮咛：“回头时，一定要到舍下盘桓些时！”钱迈等答应了，南北分辔。刘氏弟兄矗立道边，目送钱迈等几次回头，挥手叫他们回去。他们仍待到连鞭影都望不见了，才怅然回去。

后事若何，下章再叙。

第五章 逞雄威赤手独锄奸 抱不平回头谋杀贼

话说潘荣、钱迈、茅能和吴春林四骑马，丝鞭扬起，碎冰乱溅，迎风冲寒，顺着大路直趲。这时，四人各有心事。潘、钱二人是急于要到河间去会师傅，候命差使。茅能是急于要到居庸关，求师傅恕过前罪，讨个计较去破洞庭。吴春林在此时，却是除了急于见父以外，心中还担着一桩闲心事。什么心事咧？原来他天生心慈，见刘万和、万泰弟兄殷勤接待，便想着：钱爷他们在黑林岗闹了个大未完，却拍腿一走，这刘家屯离黑林岗没多远，倘或成和没逃往远处，咱们走后，他遇着刘万和有个不寻他报仇的么？只是他虽是如此想，却又明知钱迈等三人都是不能留在刘家护持他一家子的。因此，这意思始终没敢说出。及至上了大路，刘家弟兄分手回去，他更加替他担心。左思右想，想不出个计较来，不觉两眉深锁。潘荣、钱迈、茅能三个尽谈的高兴，他却一语未闻，一言不发，如抱重忧。钱迈偶尔回头，见吴春林这般模样，诧道：“吴大哥！您有什么心事啦？怎的满面含愁呢？”吴春林被他这一问，可再憋不住了，便道：“我只愁着那个赛华陀要是没远走高飞，刘万和这一家子定要吃他的亏！你老几位全不在这里，急难时，有谁救他一家性命呢？我左想右想，越想越怕，终想不出个保得他家平安的计较来。因此着了急了！”钱迈方要将道理劝给他听，哪知茅

能听了一愣，也急道：“真的！赛华陀那歪鸟要没离开那巢子多远，咱们走了之后，他回来见巢子被咱们捣了，刘万和不见了。再一追寻到刘家屯，那刘家这一家子可糟了！走、走，咱们回去！”说着，便带转马缰，要望回里走。钱迈探身一把拉住茅能道：“您不要急，让我说给你俩听。那赛华陀在济宁被我师弟镇衡山捣了他的巢子，才到这儿来的。他如今知道是我，一定要想着是我们五台派侠义和他作对，特来向他寻事的。我白天装傻，进他巢穴；黑夜里又去破了他老窠，他更加想着我是专为他而来的。还有一层，他平日为非作歹，是靠着有你茅金刀给他做挡箭牌。如今您走了，他怎敢回来？难道他还敢来寻你我吗？何况那刘家屯上还有个奢遮的好汉，就住在刘万和家左近咧。”

吴春林听了，问道：“谁在刘家屯啦？”茅能也问道：“谁是奢遮的好汉？我怎没见过呢？”钱迈道：“这人的名字，河东路上没人不知。料那赛华陀不敢在刘家屯闯巢子，就是为有这人。不然时，他早不在那僻处黑林岗了。屯营里和他们白莲教是通的，只要给些银子给营官就得了。惟有这人甬说银子买他不动，且是他唯一恨的是白莲教。”茅能急道：“说了半天，这人到底姓甚名谁？您这般说话，可真把人急死了！”钱迈笑着，方要答言，潘荣在前面马上听得，按鞍回头道：“钱二弟说的可是铁枪刘八？”钱迈点头答道：“正是。”茅能听了，又是一楞道：“这人的名号，我在江湖上也多曾听人说起过。他就住在刘家屯么？”潘荣道：“俺昨日还顺便去拜望过他，怎不住在刘家屯咧！”茅能道：“我也常来刘家屯吃喝玩儿，却不知道他住在屯里，也没听人说过。”钱迈道：“我本想今天去拜望他的，只因听说师

傅急了，恐怕去拜望他时，留酒留宿，不让就走，耽搁了时日，因此也没提起。”吴春林问道：“这位刘爷是怎样个英雄啦？几位爷全都这般器重他。”

潘荣接说道：“提起这人，大概在江湖上走的人，没人不知道他的。他本名叫刘勃，祖居这刘家屯。父亲是个走江湖卖艺的。他自幼得个道人传授，不单是拳棒枪马，般般出色；且是传着许多秘法，善能制伏邪教。十几岁上，就单身出马闯江湖。曾在扬州打过盐灶，几百口子打手全败在他手里，从此就出了名。早五年头里，朱仙镇赛会，到了个北地好汉，一条花枪，神出鬼没，开了半个月场子，也没人敌得过。这时，刘勃方才赶到，听得人说，便去看场子。见那人正在舞动一条六七十斤重的铁枪，如同万道金蛇，腾空乱舞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好似几千个枪尖，银光一片，耀得人眼花。四面围看的人，全都高声叫好。刘勃识得是岳家枪，那人舞的还有不到家处。那人舞完了，便夸海口说：‘偌大个朱仙镇，且是赶着会期，竟没个英雄。俺本来想到此求师拜友，不料却只好收一班弟子回去。’这活本来太狂妄了，也难怪刘勃动气。当时便赤手空拳跳下场子去，要和那人拼斗。那人在地下拾起一条一般重的铁枪，递给刘勃。二人拼斗了三五十个回合，刘勃故意露个破绽，将左肋一抬，让他一枪搠进，却一扭腰肢，左肘一夹，将那人的枪夹住，便使右手独舞铁枪，直扎进那人左肩；同时底下接着踢了个鸳鸯拐，一脚将那人踢在一丈开外，还撞倒了两个围着看的人，要不是那两个人倒霉，挡住了，还不知道要攒多远啦！自此以后，‘花枪刘八’、‘铁枪刘勃’俩名儿便叫开了，他也就此投局保镖。走了三四年江淮大道，很干掉几处白莲教的巢

子。去年他父亲死了，便在家里守孝。这大路上来往的英雄好汉，江湖上有头有脸的，他都满接待。只是白莲教中人，却不敢在刘家屯停步。”

吴春林听了，十分的惊叹，暗想：江湖上真有惊天动地、浩气凌空的英雄好汉。只恨我没福，不曾投得名师习武。不然时，我也做几桩震烁古今的事儿，留个姓名在人世上。正想着，又听得三人因为说起铁枪刘勃，便大谈枪法。在马上比着身势，拉着架子，越说越高兴。吴春林越听越觉的津津有味，不知不觉，马蹄响处，已走了三十余里路途了。

三人正谈的高兴，吴春林正听的出神，忽见路旁岔道上有两个老婆子，带着个中年妇人，挈个七八岁的小孩儿，齐都啼啼嘘嘘的哭着，踏着碎冰，拖泥带水向大路上奔来。四人一齐诧异。茅能第一个性急，将马一横，拦住大道，问道：“你们这些娘儿们干什么的？为什么在路上哭哭啼啼？”那几个女人突见茅能竖眉横眼，更加骇得魂飞魄散，一齐哇的一声，软瘫在地。吴春林连忙滚鞍下马，钱迈、潘荣也都跳下马来，安慰她们，叫她们甭怕，那些女人方才略事安心。茅能也下了马，嚷道：“我只问问你们是怎么一回事？为甚这般模样？”钱迈忙向茅能道：“您不要嚷！他们乡下人胆子小，受不起惊吓的。”一面又挽起那俩老婆子。那妇人也挣扎着拉着孩子立了起来，钱迈才缓缓的问道：“你们有什么冤苦，只管和我们说便了，我们总能帮你们解难的。”

那年纪大些的老婆子定了定神，喘平了些，才泪眼摩挲的诉说道：“俺一家六口子，全仗俺老头儿和大小子俩给人

家做零工，赚钱度日。这东头章家庄章善人家家里，该着俺家老小们一节的工帐。今早，他爷儿俩去算帐，章善人家说他俩做工时偷懒，工钱要打八扣。俺家大小子不合和他争论，被章善人家小教师爷打了一顿。俺老的赶去救，不知怎样踏伤了章善人心爱的小狗。章善人恼了，将他俩全锁起来了。方才章家大管家到俺家里来，说是要拿全家去问罪，俺们急了，只得奔去求俺亲家去说情去。”

潘荣问道：“你们全是一家子么？为甚全都奔出来咧？家里难道不留个人儿？”那老婆子指着那五十来岁的婆子和那妇人道：“俺们不敢待在家里，大管家还得捉人啦！她和俺是妯娌俩。这是俺媳妇，那是俺小孙孙。俺老妯娌俩就只共着一个小子，要是给他们打坏了，俺俩老命就算完了。”说着，引起伤心，便号啕大哭起来。那老婆子和妇人都哭了，连小孩儿也呜呜的大哭不止。

茅能急了，嚷道：“你们不要哭呀，这不是哭得了帐的事呀！”那些女人被他这一嚷，真个不敢哭了，只抽噎着，望着茅能。钱迈便又问道：“你们的亲家是谁？和章善人有何瓜葛？住处离此多远？”那老婆子道：“俺亲家姓刘，住在离此地三十五里刘家屯里。他是地方绅士，有他说情，章善人也许开恩饶了俺一家子。”潘荣接着问他：“亲家叫什么名字？”那老婆子道：“只知道他叫刘五太爷，却不知他名字。”茅能在旁拉钱迈道：“甭问了，咱们到章家庄去！”钱迈止住他道：“且慢，待我弄明白了再去。”那俩老婆子听得茅能要到章家庄去，一齐拦道：“快不要去，他庄里有几位教师爷，许多打手，还有一位老师傅是传教的，法术高强！面生人踏到他庄子上，都得盘查细问，一句话不对，就

得锁着送官，您快不要去。”茅能哈哈大笑，方要发话，只听钱迈说道：“你们不必胡乱逃奔，我和那章善人有交情，如今我正要去瞧他，你只快回家里去，拾掇拾掇紧要东西，待我去保你老头子和儿子出来。你们便都到刘家屯去避几天，我也有个好朋友住在屯里，代你捎个信去，保你万无一失。”那俩老婆子和妇人都伏地叩头如捣蒜，称谢不已。钱迈等忙叫她们快起来，便问她们姓氏。那大老婆子忙答道：“俺老头子叫马福安，小子叫马德祥。俺娘家姓田，媳妇娘家姓李。俺这老妯娌娘家姓黄，这小孙儿叫小四儿。”钱迈听了，随手取出纸笔来，写了一张便条给刘万和，托他照顾这一家子。交待了马田氏，又问明白了他家的方向。潘荣取出了一小锭银子给他们，叮咛到前面庄子上雇车到刘家屯去。马家老妯娌俩领着儿媳、孙子，也顾不得地下雪泥肮脏，扑翻身，磕了一阵头，千恩万谢，啾啾不休。钱迈等催促几次，才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，立起身来，又求告了许多救他父子俩出来的话。钱迈等答应准救他俩出来，马田氏才哭哭啼啼自奔刘家屯而去。

潘荣问钱迈道：“咱们这时已是不能不管这桩事了。只是咱们行程要紧，却怎么办咧？”茅能抢说道：“我早想着了；咱们这时就去杀了那章善人，救出马家父子，打马就走，也耽误不了行程，再好也没有了。”钱迈笑道：“茅二爷真爽快。可是这般一做，官府带不着我们，仍旧是马家爷儿俩当灾，岂不是我们没救得他，反倒害了他么？还须得计较个万全之道，救人救彻才好。”潘荣道：“今天本来在刘家屯耽搁得太久了，在章家庄歇下，待晚上去做醒章善人，救出马家父子，叫他远走高飞。咱们赶五更登程，急赶一

站，也就耽误不了什么了。”钱迈、茅能都点头称善，吴春林原在路旁照管牲口，便将缰鞭分递给三人。茅能一言不发，随着三人一齐翻身上马，顺着大路直向章家庄来。

四人行不多时，茅能便问：“章家庄还有多远？”潘荣、钱迈同指道：“转过前面水塘，便到了。”说话间，已到塘边，果见前面黑压压的一片房屋。四人松了辔头，放缓牲口，直进庄来。只见路旁店铺栉比，甚是热闹。四人中茅能和吴春林都不曾到过此地，便举眼四处乱瞧。不料一个不留意，将一个正在街心玩耍的小女孩儿撞倒在地，哇的一声，哭闷过去，吴春林大惊，连忙下马，抢前一步，迈到茅能马前，将那小女孩儿抱起。方要向两旁人家探问，只见一个青衣小帽的男子，气冲冲赶将过来，一把搯住吴春林大喝道：“你这小子不长眼睛吗？这大街上，能让你这歪鸟来踹人吗？不给你点厉害，你也不认识爷爷是章家庄的总管。”吴春林忙躬身赔礼，央告道：“在下初到贵地，道路生疏，一时疏忽，碰了……”话未毕，茅能在马上圆睁怪眼，大声喝道：“谁教你将孩子养在大路上，我又不曾到你家里去撞你的孩子，这官道须不是你家的娃娃篮，你再放屁，瞧我把你鸟脑袋给揪下来。”那人被茅能一喝，已是吃惊。及至一扭头，瞧见茅能那般凶像，和鞍鞵上那把灿烂的金刀，不觉顿时挫了一大半。这时，潘荣、钱迈已回马来劝。吴春林仍是好言央告，那人便顺风转舵，领了孩子，悻悻而去。两旁看的人都咬唇蜜笑，没一个肯上前多嘴的。

潘荣等四人便投这街旁一家车马店来。店家整治酒饭吃过，听说今日不走，便将牲口上鞍辔卸下，牵到槽头上去，将行李取到上房铺设好，四人便进房歇息。潘荣和钱迈住在

南头一间，茅能和吴春林住在北头一间。钱迈待店计提壶进房沏茶时，便唤住他，问道：“这地方可是有个章善人么？”伙计笑答道：“你老怎知道啦？听你老口音不是近处人呀？”钱迈道：“我是南边人。路上听得许多人说起章家庄有个章善人，故此问你。”伙计道：“方才这位爷的牲口撞倒那女孩子，便是章善人家中粮租总管章亮仁的女儿。那出面争吵的便是章亮仁，这庄子上有名的，叫人面虎。”钱迈道：“怎的有这般个浑号啦？”伙计道：“这庄子上的屋，一大半是章善人产业。连咱们这小店，也是向他家租的。余下一小半，也是地方公产，却都是章善人经管。这章亮仁单管收取房钱、地租。到了期，半天也不好捱延的。取银钱慢了些儿，便张嘴混骂。临完，还要加钱水，除银毛，少也要多掏摸一两成去。要是得罪了他，轻的是拉到庄上去，一顿鞭子；重的送到巡检司里，枷号三天、一月，还免不了一顿板子。因此本地人都当他是一只人面孔的大虫。今天不知怎样，也软了！大概是这位爷的虎威，直将这只人面虎骇退了。”钱迈道：“大户人家的奴仆，多是狗仗人势的欺压良善。他东家有名叫做善人，可惜却被这班东西把声名糟了。”

伙计叹道：“你老远处人，不知底里，他还是章善人的叔父啦！只是见了章善人时，却比奴仆还要孝顺。说到章善人，外面也只知道他修路、积粮、行方便。地方上练甲勇，防贼保乡。哪知他名利双收，地方都给他弄穷了啦！”钱迈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伙计道：“他指着修路，筑堤围，积粮备荒，哪知他是借这好听的名儿，硬向地方上派捐，多的几百银子，再穷的也得一两担粮食。临完，还便派穷人做工。随

便砍旁人的树，开旁人的山。采木、石，做工全不给钱，捐来的钱粮，都是他吞了，随便向官府报一篇糊涂帐，就算完结。积的备荒谷，他便说旁人靠不住，只他是殷实户，将那挨门按户派来的粮都装在他的仓里，他却暗地运出做买卖。赶到年岁不好，他抵死不肯开仓。实在挨不过了，便将些浮麦、烂粮来散发。再去问他，便说困久了，自然是这般的。若要和他计较，就得坐监受刑，家破人亡。这几年，地方不安靖，绿林好汉们时常来借粮草。兵营里要报太平，讨万岁爷欢喜，不许报盗匪。他便借此为由，要练甲勇，将地方人家分做五等。头一等，按月纳粮三石，钱五贯。最少的，也要逐月纳粮一斛，钱半贯。他家却是半文粒粟也不拿出来，说：‘俺是首事，出气力，不出钱粮。’又说：‘本地人坏，不知好歹，不听调度。’却到邻省邻府招了四百多个绿林来，扎在他家里，帮他欺压穷百姓。从此他家有甲勇，法堂也有了，刑法也有了。捉了去的人，轻的打一顿，夹两夹；重的就说是强盗，将来杀了。要是真果强盗来了，甲勇可不管。事后报官，官是不喜说他治下有强盗的，自然是不理。再问甲勇时，他却说：‘这是你们自己不小心，惹来的小贼。俺们只管山盗，这些小事是不问的。’你老想：他这善人的声名，只是官绅叫出来的啊！他本名原叫章沃齐，俺们地方只暗地里叫他章剥皮，这便是他的真名气。”

潘荣麟言道：“地方官为什么要和他通同一气咧？省里布政大员难道不知道吗？”伙计长叹道：“你老那曾得知，地方官一来不愿意多事，二来这些做官的全靠这些乡绅过脏生财，怎肯得罪他？怎不包庇他咧？省里老爷隔的远，管不到这些小事。小百姓吃了苦，明知斗不过，谁敢向省里告

去？就是去告？只怕人还没到省城，家里却早没了。”

钱迈又问道：“这庄上可有个马福安？”伙计道：“你老问的可是南头儿马老傻子么？他今天因向人面虎算工帐，踏了章剥皮的狗，被吊在北头庄子里去了，这时还不知死活啦。这老傻子平日就不知利害，时常使酒乱骂，章剥皮早就收拾他的。如今送上门去，真是自讨罪受！”

钱迈还要问他话时，忽听得吴春林在那边房里嚷道：“茅爷上哪儿去了啦？”钱、潘二人齐吃一惊，忙到北头房里来，只见吴春林瞪眼张口立在当地。钱迈忙问他：“茅二爷到哪里去了？”吴春林急的跺脚道：“可不是么？方才他和我两个擦过脸，喝着茶，忽然说肚痛，要上厕所里去。方才我也到厕里去，却没见他，以为他先进来了，便忙进屋来，瞧见你老那边屋里没他，便急赶到这边屋里，仍是影踪全无。想来他一定是独自出去寻那先时和我们争吵的老头儿，我才急的嚷起来了。”潘荣道：“不必说了，俺知道了。”他一定不会去寻女孩儿的老子，准是到章善人庄上去了。走！咱俩快去，那庄子里人多着啦！”说罢，拉着钱迈就走。钱迈见茅能的大金刀还倚在墙头，想着：他一定怕旁人拦阻他，便连兵器也没带去，这可糟了。便叮嘱吴春林：“别外出，任谁来全不要开门。”便和潘荣俩回到南头屋里，各取长剑，带上百宝囊，问明了章善人庄子的方向，如飞而去。店伙计不知就里，见他俩这般举动，疑是省里的官差，怀着一肚皮鬼胎，却又怕掌柜的怪他多嘴，只闷在心中，不敢声响。

茅能果然是不耐气忿，在路上便想直去寻那章善人。进得庄来，又给那女孩儿一扰，更加无名火高出十丈。进店

后，恐怕钱迈要拦阻，便推说腹痛，也不带兵器，奔到后面，跳出店后短墙，一口气，绕到前面，直奔那人面虎家中。方进大门，便搦着一个看门的小伙子，卡着他脖子，喝问道：“章善人庄子在哪里？”那小伙子见他这般凶神恶煞，早骇得魂飞魄散，更加上卡的痛不可当，神志一昏，误听成他问的是章亮仁家在哪里？忙答道：“就...就...就是...是这...这这里。”茅能听了，也没暇再问仔细，顺手一甩，将那小伙子扔向街心石上，倒撞着石角，脑门迸裂，死在街上。茅能也没回看，直冲到二门，蹚的一腿，将两扇一丈来高的屏门踢倒，腾身冲进，见廊下有个奶娘，正抱着个绸裹绫装的小孩儿哺乳，一眼瞥见茅能，惊的哇的一声，方要逃避，哪有茅能脚快，飞一步赶上，鹰抓麻雀般夺过孩子，向阶石上一贯，咣的砸成一断血柴。复回手将奶娘的头一扭，喉骨齐断，面目朝后，也没叫得一声，扑地死了。

这时里面已有人瞧见，如飞的奔到后进，向人面虎章亮仁报道：“官人，不好了，祸事来了！那撞倒大姑娘的黄汉子打将进来了！二官官给贯死了！官人快作主张！”章亮仁一惊不小，连忙吩咐筛锣。一面向墙上扯下一柄长剑，便转身朝后面菜园里跑。方出堂门，迎面撞着茅能，如疯虎一般，直扑过来，心中大震，忙一低头，举袖遮脸，想要余出去。不料这时恰好他的妻子领着儿女，从侧门奔出，也想逃往后面菜园里去。方闯出门，被茅能一手抓一个，顺手举起来，匠人贯砖料一般，齐向章亮仁贯来。章亮仁正遮着面孔，没防备这一下，通的一声，夫妻二人和小女儿一齐着地。茅能跳过来，也不管他们是死是活，腾起右脚，每人胸前踹了一脚，直踹得胸穿骨碎，口中血冒，顿时夫妇并命，

算是章亮仁作一辈子恶，落得个一家人——夫妻子女——同时毕命！

茅能拾起章亮仁的长剑，拨出鞘来一看，足有三尺来长，晶莹耀眼，委实是件好兵器。原来这柄剑是章亮仁谋得来的，先前原是诚意伯刘府里的东西，被家人盗出来。章亮仁 and 那家人是亲戚，待他亡故后，欺负寡妇孤儿，硬夺了来，如今却落在茅能手里，也算物得其主了。茅能当时正没短兵器，得了这柄剑，大喜，就在章亮仁夫妇的尸身上试了一试；只轻轻的刷了两剑，俩脑袋已滚开多远。茅能更加高兴，将剑鞘斜插在背带内，仰天大笑。

再回头四面一瞧，不见个人影，便向后进走来。忽听得咣咣一蓬几棒锣响。茅能是老走江湖的，知道这是乡镇上遇着紧急事情，鸣锣集众的约号。暗想：我来时也没暇问个明白，不知这贼关人的所在在哪里？也不知有多少党羽？如今他们鸣锣集众，必定有一番厮杀。马福安父子还没救得出来，倘若他们就此杀了他俩却是怎好？想着，便决计先到里面寻个人问一问。仗着剑，直到后进，穿房过户，寻过了好几间屋子，也不曾见个人影，心中气恼，便奔到厨下，向乱柴堆上拖下些柴草来，想要放火，不料才拖得五六捆柴草，忽瞥见个白髭髻儿露出，却又向柴草里乱闯着。茅能连忙伸左手一把带住那髭髻便朝外硬拉。只拉得那老嫗在柴草里面杀猪也似叫唤起来。茅能也不管三一三十一，硬将她拖将出来。那老嫗抱着头央告道：“大王爷，俺没钱呀，俺只是个烧火老妈呀！……饶命呀，大王爷！”茅能将她提将起来，喝问道：“章善人捉来的人都关在哪里？快说！饶你不死！”那烧火妈抖着答道：“俺…俺…不…不…知道。”茅能大喝

道：“你家里的事，你怎能全不知道？再不实说，我可要杀你了！”烧火妈骇的两眼一直，急道：“大王爷呀，他家离这儿二里多地，俺又不出去，怎能知道？”茅能听了愣道：“你不是在章善人家烧火吗？”烧火妈道：“俺只在这儿烧火，章善人家没去过。”茅能诧道：“这儿难道不是章善人家家里吗？”烧火妈道：“章善人庄子在街北二里多地，这里是俺主人章大爷家里。”茅能大急道：“你主人不是章善人么？”烧火妈道：“不是。俺家主人是章善人的叔父。”茅能听了一怔，手一松，将烧火妈放了，顿时如浇了盆冷水，一团高兴，顿时冰消云散，心里不知怎样难过。恨了一声，倒提长剑，快快而出，那烧火妈只瘫在地下发怔。

茅能一面走，一面心如猫抓，十分难过。恨的自己捶自己，怨自己粗鲁。捱到前进，瞧见章亮仁夫妇的尸身，更加懊憾。忽听得一声呐喊，震的精神一振，连忙侧耳一听，人马喧哗，知道是方才的锣声，集众来到。一想：不好！我再要和他们一打，伤几个人，一来于心不安，算是为着什么来？二来那马家父子更加险了，他们更可以硬派他是强盗了，不如就此走吧。想罢，一抬头，纵身一跳，上了边墙。向下一瞧，还没人来到，便使个寒鸭赴水，蹿到平地。想着无面回见钱迈、潘荣，便将剑插入背上鞘内，懒洋洋，低头信步乱走。

钱迈、潘荣俩出了客店，直奔章沃齐庄上来。路上心想茅能已不知斗到什么情势了，心中一急，脚下飞快。一霎时，来到章家门外，远远一望，却没一毫动静，门口坐着几个挺胸叠肚的壮汉，嘻笑斗趣，绝不似有事的模样。二人心中大疑，暗忖：茅能终不能白天里跳墙进去呀。又团着那庄

子周围走了一遍，见四面都有挺枪抗刀的人往来逡巡，料想不能跳进去，心中越加不解，想着：难道茅金刀没带兵刃，被他们掳去了么？正没做理会处，忽听得东南角上咣 嘡响，二人齐吃一惊。潘荣悄向钱迈道：“不好！茅金刀准是出来闲逛，打听章家事情，被人识破，鸣锣集众，围捉他去了。咱们快去！”

钱迈听了，连忙回头拔步飞奔，潘荣也随后急跑。二里多地，原没多远。二人功夫深，脚步快，转眼间，已来到街上。只见街上人家纷纷关门，壮丁都持着刀枪齐向街尾庙里跑去。一霎时，又见有人望回跑，向方去的人说：“是人面虎家里的事。”那去的人便不起劲了，只拖着兵器望着不动。钱迈拉了潘荣一把，转到后街，悄悄说道：“给吴春林猜着了，茅金刀果然到人面虎家中去了，咱俩更快去救他去。”潘荣点头称是，便和钱迈俩绕向人面虎屋后来。

二人方转到章家北面墙角，突见一人从西面转来，险些和潘荣撞个满怀。忙向后一让，定睛看时，正是金刀茅能。茅能抬头瞧见二人，不觉红到耳根，满面怀惭，便要闪身逃避。钱迈十分诧异，急伸手一把拉住他，同到僻静处，问道：“茅老二，您怎么了？咱俩是特来救您的，您还要到哪里去啦？”茅能见被钱迈拉住，挣扎道：“钱二哥，您放手。我该死，我不愿见您俩了，我真该死！”潘荣便上前帮着拉住他道：“茅金刀，您这是怎么的？咱们好朋友，您就是瞒着俺俩出来干了一桩事，也是爽快人常有的事，这又算得什么咧？咱们英雄做事，千万别这般多心才好！”茅能长叹道：“唉，您俩不知道！我现做了不能见人的事了。”潘荣诧异道：“茅老二，您怎越说越奇怪了。放着您这般个铁铮

铮的硬汉子，还能采花吗？就使做差了，也只要知悔，下次……”茅能大急，不待他说完，便抢说道：“镇泰山，您不要瞎胡猜，我茅能可是干那畜类营生的！我今日做错了，杀了一家良民了！”钱迈忙问：“怎的会杀错了？”茅能没法，只得将捉人问讯，杀错章亮仁一家的话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潘荣、钱迈听了，一齐向他称赞道：“真是汉子，老天爷喜您有功，故而将这剑赐您。这家子杀得一点儿也不错。”便将店伙计说的话，一一告诉了茅能，并道：“这是老天爷暗中差使您去除暴安良，您有什么惭愧的咧？”

茅能知道他俩不会说谎骗朋友，听了这篇话，心下大安，便觉精神陡涨，立即邀二人到章剥皮庄子上去剿灭他。钱迈道：“这时已打草惊蛇，那厮必定已有准备了，不如夜间再去。且是我俩因为急于要救您，一时失检，对店里露了行藏，不能再住了。我们此时不如向前半站，夜间再回头来干他个神不知，鬼不觉。”茅能道：“咱们这时不去，可是又已惊动了他，那马家父子，岂不要被他宰了来出气？”潘荣笑问道：“您可曾嚷出来，说是为马家父子出头的？”茅能摇头道：“我没说。”潘荣道：“那么，他们怎会知道俺们是为马家来的，将马家父子宰了咧？”茅能恍然大悟道：“那么，俺们就此走吧。”钱迈忽然道：“且慢，咱们露了行藏，这时还怕他们已将吴春林捉去了，即使没事，咱们也得快去叫吴春林同走才是。且是还有你我的包裹牲口，怎能扔了咧？”茅能这才想起店里还有个吴春林和包裹与自己心爱的紫骝驹来，便催着潘荣、钱迈快走。潘荣料那店里不敢怎样，便也催着钱迈同回店里来。

三人回到店里，店里掌柜的和伙计都面现惊慌之色。三

人也不理会，只回到屋里来。吴春林此时已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走投无路，心如悬旌，只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却又不肯外出。好不容易盼见三人同回，心花怒放，连忙拉着茅能问长问短。钱迈拦道：“这时且不要问，回头路上全得告诉您的。赶快收拾行李要紧，马上就要动身了。”吴春林听了，心中一惊，不敢再多问，连忙将铺盖卷起，包裹背好。见他三人已收拾齐备，便同出屋来。潘荣到柜上算帐，掌柜的竟不敢收钱。潘荣无暇和他分说，扔下一块约莫二两头的银子给他，便叫伙计备好牲口，又给了一贯洪武宝钞给伙计。伙计千恩万谢，将四骑牲口拉到当街。四人各自接过鞭缰，翻身上马，一抖丝缰，泼刺刺如飞而去。

钱迈与潘、茅二人在马上回望人面虎家中，只见穿进涌出，人马喧腾，便急匆匆离了章家庄，一口气驰了三四里，吴春林才问钱迈：“到底怎样寻着茅二爷的？”钱迈便将前事对他说了。潘荣道：“俺们这时赶到前面红花沟只五里路了，赶快到沟里歇了，夜里还要回头来厮杀啦。”吴春林听了，虽不言语，却又平添一桩心事。茅能异常高兴，打起紫骝，箭一般向前急驰。潘、钱二人招呼吴春林一齐骤马飞奔。

不一时，已将到红花沟。潘荣在马上对钱迈说道：“俺们今夜须得大厮杀，若是投店，一来不大方便，二来吴兄一人留在店中，倘或沟里有他们的党羽，恐防要吃亏。不如寻个僻静处所藏身，待得夜里便去干事。回来时，打马就走，给他个人不知，鬼不觉。”钱迈道：“那么，咱们不必进红花沟去，离沟里半里多地，朝西一拐，山窝里有一所破庙。我曾经随师傅在那庙里耽搁过一夜，再要僻静也没有了。”

茅能听了，瞪眼说道：“朝那冷庙里去，吃饭怎么办咧？”潘荣答道：“用不着着急，俺有干粮。”吴春林也道：“茅爷甭着急，要吃的，我到沟里去买。”钱迈道：“您也不到沟里去的好，别在这儿惹出事来，章家庄的事可就更糟了。”茅能料着不会饿着肚皮厮杀，便也不言语了。

说话间，红花沟已在望中。钱迈便当先拨转马头，向小岔道去。潘荣、茅能、吴春林三个随后跟进。只见前面有一座荒山，积雪半解，满山都是枯草。钱迈领路，转过山嘴，便见山凹果然有座破庙。外面看去，墙面已有大半露着黄土，北头的墙，塌了一大块，约有一丈来宽。庙门也斑驳不堪，瞅不出漆髹的是什么颜色，却是朝外锁着。四人便到庙前下马，将牲口都拴在门环上，便从墙塌处跳进庙里。展眼看时，前坪虽是铺着整块的白石，却已是有一块，没一块，嶙峋不齐。神殿前的石阶，只剩着泥土了。阶上槁门有一片，没一片的，残败不堪。四人推开槁门，来到神殿上。只见蛛网尘丝，累累垂垂，瓔珞般满悬空中。神龛斜歪在石台上，神幔上积满了灰尘，瞅不出是什么颜色。庙中无匾额、碑石，不知供的是什么神圣。潘荣便跨上祭桌，掀开帐幔看时，当中塑着一尊袍带冠笏的神像，座前有一座神主，上写着：

“宋丞相信国忠烈公之神位。”

潘荣看罢，不竟肃然起敬道：“原来是文信国公的祠庙，却怎生毁败到这般地步呢？”便向三人说知是文丞相的庙。众人同声叹息，都起身朝着上面神龛拜了四拜。

钱迈便和吴春林两个寻着后门出去，转到前面，将牲口解下，牵到里面后阁中。吴春林又去寻着两只挑篓，一只瓦

瓮，拿根坏落门框挑了，到左近乡村农家揩回了两斗马豆，讨了些水来，卸了鞍辔，将豆料喂饱了马，才到正殿上，和钱迈等各自吃了些干粮。吴春林想着他三人是要去厮杀的，便自己只略略点饥便罢。诸事停当，冬天日短，已是冷风着地斜吹，天色垂暮了。四人便窝在神殿中，谈着文信国公的忠烈事迹，以待天夜。

四人正在谈得高兴，忽听得远村狗吠，更锣远远的传敲，恰是二更天气。茅能首先站起来道：“时候到了，咱们走吧！”潘荣也道：“得去了，还有十里路啦。”钱迈便嘱咐吴春林别害怕。吴春林笑答道：“我早已准备好了。您众位走后，我便托文丞相的威庇，在这帐幔里待着，睡一会儿。您众位回来只在神幔里寻我便了。”三人都道好，便齐到后面阁下，备好牲口，打后门牵出，过了山嘴，到小路上，便翻身上马。双足一掬，三骑马昂首竖鬣，冲风而去。

三人都心急，打马飞奔，不多时便已到了章家庄跟前，便将牲口藏在枣林深处。鞍辔、肚带都不松卸，以备一时急用。安顿了牲口，便各抽长剑，绕上大道，直向那章剥皮庄子上来。茅能看那庄子时，砖墙高耸，宛如职垣。墙垛上，都有炮眼。远望去，隔不一时，便有两个持枪抗刀的人巡过。钱迈一拉二人，来到庄侧一座小松林里面，悄声说道：“这庄子里有三四百勇壮，硬攻是碍手脚的。那厮昼夜巡查如此严密，里面一定防备更紧。咱们得商量妥贴，再进去，必须先灭贼首才好。”茅能抢说道：“如今只说怎样进去好了。到了里面，不要说三几百个鸟勇壮，就是一千两千，我茅能独自一个也能抵住他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”钱迈道：“且不要急，依我之见，他们人众，咱们人少，咱们三个万

不能散开，必须并力在一处，才能取胜。如果他发觉了，我们便将两个人接住他的党羽厮杀，这一个却去擒贼擒王，您俩道好么？”茅能、潘荣都欣然道：“就是如此办吧。”当下商议停当：茅能御敌，钱迈杀贼魁，潘荣两面援应。

后事若何，下章再叙。

第六章 侠骨雄心热肠毅胆 冰天雪地鞭影蹄痕

话说潘荣、钱迈、茅能三人商议既定，方要动身，忽见一条黑影，其形如猿，其疾如风，打林前欵的余过。三人一齐奔出，却影响毫无。钱迈疑道：“想来章剥皮庄上的箭子，不会有这等能耐。就是护庄看院的，也必无这般本领。”潘荣道：“这却难说，茅金刀不是也被赛华陀骗过吗？”钱迈道：“不然，这人的本领似乎比咱们都要高一点儿。若是这贼庄子里的人，没个不听得说的；且是果有这般个人隐在这庄子里，那么，他一定不要这些只够吓乡下人的巡夜勇壮，如此奔来跋去。难道他自己有这样的能耐，还不知道这些巡夜是没用的么？”茅能道：“咱们不管他是哪里的，终得进庄子里去。难道咱们能被这黑影儿骇的不干了，就此回去吗？”潘荣也道：“谅来这贼如此蠢防备，内中必无能人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咱们就去吧，别再耽搁了。”

三人便各展功夫，来到章沃齐庄子左侧，待巡夜的才走过墙角，转弯去了，便一齐耸身一跳，飞上墙头，轻身蹿到屋脊上面。忽见那黑影又一闪，飞过对面屋脊去了。三人这时都明白这黑影也是来探庄的了。却是见他本领这般高，暗自佩服，都想要会一会是个怎样的人，便齐都蹿过对面屋上，纵眼一望，却仍是上下一白，万籁无声。三人暗想：似这般白雪中，藏身这般快捷，真不容易。正在凝想，忽听得

底下更锣声响，侧耳一听，方打三更。钱迈便拉着二人向东头一间灯火分外明亮的屋里来。三人蹿到，更锣声已自远而近，屋上一白无垠，无处藏身；三人便一齐轻身来到檐前，双手握着檐椽，却将身子垂下，再反扭过来背贴在檐下天花板上。果然那打更的从檐下走过，一点没觉着头上伏着三个人。

三人待打更的走过，才复翻身来到屋上。钱迈便要潘荣、茅能前后望风，自己下去寻那章剥皮。茅能争着要去，钱迈扭不过他，没法，只得依他。便留潘荣在屋脊上望风。钱迈、茅能两个轻身顺着瓦楞上的冰，翻到后面屋上，踏着瓦头，到了东头一间。方要跳下地去，忽见那黑影腾的倒跳到屋脊上，脚还没立定，又一个斤斗翻到地下去了。钱迈不觉轻赞了一声“真矫捷！”忙到檐前，使个蝙蝠挂檐，向下瞅那黑影哪里去了。茅能也使个倒卷珠帘，倒矫着闪眼望去。却有人持刀倚着柱子立着。

这时，地下冰雪映的光明如昼，二人分外看的明白。只见那黑影已经立在地下天井中，原来是个五短身材的壮汉，个儿和茅能差不多。面如活蟹，暴露着两只鱼一般的眼睛。扁鼻、阔口，状貌十分凶恶。周身青灰色的夜行衣，年纪不满三十岁。钱迈一见此人，满面喜色；方要下去，忽想着：他是个最好胜的人，别下去，惹他不舒服。便只瞧着不动。茅能这时也想下去会这人，钱迈忙一把拉住他，回身上屋，来到屋后，悄对茅能道：“咱们只瞧着吧。”茅能不知钱迈的用意，立在瓦上发愕。钱迈便拉他到后面屋上檐前，翻身落下地来，鹤行到后窗下，拉茅能到残破窗纸缝中向里觑去。

只见屋中灯烛辉煌，炕上歪着个花白胡须的长大汉子。当地里，立着两个持刀的。炕沿坐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，手里正端着一碗不知什么汤，喂给那长大汉子喝。那汉子正和俩持刀的在说着章亮仁一家被杀的事，商量要怎样防备才好。忽听得前面苑中吧哒一声，象倒了大段朽木一般。俩持刀的齐扑出来。茅能正要破窗进去，钱迈拉住他悄悄道：“再待会儿，要紧时再进去。”正说间，只见俩持刀的方扑到门口，便有一个仰身倒在屋里，满面冒血。那一个却抡刀护着面门，倒退进屋里来。接着便见灰衣人跟着闯将进来，向那持刀的劈面一剑砍去，那持刀的忙横刀招架。哪知灰衣人只虚晃一剑，没待他架住，早掣回剑来，一翻腕，剑尖直刺进那持刀的肚内，鲜血一冒，便扔刀倒地。这时，那长大汉子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呆若木鸡。抱着脑袋，扑翻身，向炕里直闯。那女子早已爬到炕头儿下去了。灰衣人且不理那女子，只奔到炕前，将那长大汉子如提小鸡儿一般，提将起来，拖离炕上，扔在地下，圆瞪两眼，大喝道：“禽娘贼，爷爷今日真来剥你的皮了！”

茅能这时再也不能忍了。一缩身，飞起一腿，哗拉一声，将窗榻踢倒两扇，接着便耸身飞上窗沿，大叫一声：“我来了！”屋里灰衣人见了，将左手一扬。说时迟，那时快。钱迈这时心中大急，乘着茅能踢开窗口，抢先飞身而进，正在灰衣人抬手要放袖箭之时，抢前一把握住他左手，高叫道：“刘八哥，不要放箭，是我！”又向茅能叫道：“茅金刀，快来会会，这就是花枪刘八！”茅能听了，不知怎样心中喜气陡溢，忙跳跃过来，连连拜揖道：“刘八哥，想死我了。我今天听得你的大名，就急想会你，如今可会着

了。”这时，刘勃一面将那汉子劈了，一面回头，认得是镇华山钱迈，又见茅能如此相对，便忙转身，还礼不迭。方要答话，钱迈道：“咱们且慢叙家常。刘八哥，这就是湖广金刀茅能！如今且要去救人才好。只可惜刘大哥拿着的那人没留得活口。”刘勃道：“不妨事，这里的密事，俺全知道。方才俺劈的那厮，便是章剥皮。那俩是他护院的。他共有四个护院的，俺在天井中，劈了个靠在柱上打磕睡的老鼠何莱；这里杀了俩；箭猪王明，赛单通单梧。还有个活猴邓华，十分矫捷，守土牢的便是他。这屋里除却这四个人外，便都是招来的丁勇，没甚功夫的。那厮私设的土牢，就在这屋西边，捉住的人大约在那里面，俺们如今就去。”

茅能听了，抢先便走，一面说道：“我正愁着没处探讯，如今刘大哥全是熟路，这可甭着急了。”刘勃领着钱迈随后走来，一面笑答道：“茅大哥！你别听错了。此地俺也没来过，只不过俺家离此不远，有许多这里的箭子，漏风给俺。这厮虽曾拜上几次，俺也没理他；且因时常出外，没工夫理会到这些事，心里却早就想除他。他到底闹出来，闯在俺手里，也是这禽娘贼活该。”钱迈问道：“你今夜里怎会赶到这儿来的？”刘勃道：“说起来，全是为着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忽听得铮钹一声，刘勃、钱迈一齐急向前望时，却是一条雪亮的三楞火尖枪，向茅能扎来，被茅能挥剑一扫，便铮钹响了一声。刘勃认得那使枪的便是小活猴邓华。二人方要上前帮助茅能，只见茅能腾身朝后一跳，已退到空地上。邓华骤进一步，耍了个枪花，吓了一跳，挺枪向茅能头上扎来。茅能见了，抡起长剑，使了个盘头盖顶，架开枪，乘势一挫身躯，使个叶底偷桃，弯腰低头，向枪尖下

闯过，腾进一步，右手一伸，欵的一剑，直奔邓华咽喉刺去。邓华喝声：“咳！”急将枪往回里一掣，顺势竖枪一拦，将枪杆架开剑，身躯向右一闪，避过正锋，接着两手一紧，倒转枪身，耍的一枪，向茅能左腿刺来。茅能豁的一跃，让过枪头，左脚才落地，身躯便朝前一扑，一伸右手，将剑向邓华肚上扎来。这时，刘勃、钱迈齐喝一声采，知道茅能无妨，便只在后观战，且不上前打扰。

茅能越加精神百倍，奋威大喝一声，双脚一踉，劈空跳起，抡起长剑，圆瞪两眼，向邓华顶上如泰山压顶一般劈将下来。邓华见他腾空直劈，不觉暗吃一惊。连忙就地使个扫堂腿，车轮般甩开一丈余远。待立起身来，见茅能脚已点地，便忙乘他身躯尚未定住的一刹那间，双手握枪，两臂一振，照定茅能胸膛，——白龙出洞——扎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茅能身躯未曾立稳，陡然遇着这一枪，无从避让，大喝一声：“好小子！”左手使劲一格，就此一搯，正抓着枪尖之下的一部红缨。心中一喜，忙将手指一钩，紧紧抓住枪杆，方要右手挥剑，下个毒手，不料邓华眼明手快，见手中枪已被茅能搯住，却不夺枪，且就这破绽，飞起左脚突的向茅能右手踢去。茅能一时不曾提防得到，呛啍啍一声响亮，那柄长剑，已被邓华踢的飞去一丈多远。茅能大怒，且是惭愧，心中一急，百忙中，急出个计较来：就这一霎间，剑才脱手，他便依样画葫芦，乘邓一脚踢出，正待收回，身子半侧之时，也飞起左脚，尽平生气力向邓华右胯骨上踢去。邓华忙扭身回避，怎奈只右脚着地，左脚还未掣回到地，在这一刹那间，跳、翻、腾、撇，皆所不能；一声“不好”还未喊出，早着了茅能一脚，立身不住，直被踢的朝后晃开一

丈余地，同时痛的握不住花枪，仗不住脚下，松手扔枪，仰天栽倒。茅能便赶过去，绰起铁枪，双手举枪，朝下便筑。

钱迈、刘勃二人见邓华倒下，哪敢怠慢！二人一齐赶来，及见茅能举枪刺下，钱迈、刘勃两剑齐到，将枪架开。钱迈忙道：“茅金刀，手下留情！好汉惜好汉，这位朋友又不是你我的对头，何必无端伤却个难得的勇士。”刘勃也道：“茅大哥，这位小活猴，原是俺们道中人，他在此藏身，是势不得已，俺所深知。您千万别伤他，俺就此给您多结个朋友。茅能正待答言，邓华已就地使个倒栽莲，立了起来。向钱、刘二人拱手道：“知己难忘，容图后报。”又对茅能道：“领教了，承情的很，一年再见。”茅能呵呵大笑道：“好兄弟，咱们不打不成相识。”说着，方要上前去和他亲近，哪知一闪眼间，邓华已一跳上屋，吭声说了句再会，便闪身蹿走了。茅能大怒，拾起地下的剑，恨声道：“这小子不中抬举，我去搯他回来！”说着就要跳上屋去追赶邓华，钱迈忙道：“人各有性，不必相强。您要会他，他不是已经和您约了一年再见么？”刘勃叹道：“这汉子实在有心反正，并不是甘心在此。只看他性情如此，便知他是个好汉子！”钱迈便问道：“您知道他的底细么？”

刘勃点头，方待说出，只见屋上飘下一个人来，刘勃忙横剑定睛看时，却是镇泰山潘荣，便上前相见过。潘荣道：“俺等的不耐烦，赶到东头一看，见人已宰了，知事已办到，后面的事，俺全干了，娘儿们全给关到一间屋里，待明天地方上来放他们；那厮为非作歹的书信密件，俺全都搜来了。人救出来了么？”茅能陡然被他提醒，急的跺脚道：“竟会把这件大根由忘了！”说着，便一扭身，急朝西头一

扇黑大门冲去。钱迈急拉住他道：“您听外面正提铃喝号，我们别冲的有声响，被那些村勇来瞎缠，耽误了时日。”说着便和潘荣两个俯身将剑插入门闩之下，二人同时向上一掀，只听得扎克两响，门已离料。二人便伸腰将门轻轻端下，各自仗剑护住全身，蹿将进去。

只见里面正中高高的悬着一碗油灯，照见一重木栅。栅里黑洞洞的瞅不见什么，栅外却有两村勇，蹲在栅前地下打盹。茅能、刘勃上前，两剑齐飞，双头并落。潘荣便将油灯剔亮，剑削了栅上大锁。仍留潘荣在外望风。三人进去一看，地下横七竖八倒卧着六七个人。钱迈轻轻唤醒他们，一一询问，都是被章沃齐捉来的村中百姓。这些人起先还当是章剥皮派来的人，后来才得明白，便一齐跪下，哀泣求救。钱迈叫他们起来。其中只有马福安和他的儿子德祥伤重走不动；其余的几个伤已将愈，都勉强能撑持。钱迈便向百宝囊中掏出一包伤药，分出一半，又匀做几股，分包了，拣两包大一点的给了马家父子，其余的都分给众人。

刘勃道：“这时天已不早，外厢还有几百口子村勇，要是有人到此巡查、换班撞见，又要耽搁时候，俺门不如就此走吧。”潘荣道：“且慢，咱们走是很容易的，他们这些人，咱们总得救他到底才好呀！”钱迈道：“我有主意，你只说你在后面曾见有骡车么？”潘荣道，多着啦，牲口也不少。”钱迈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将车套好在后门口，待他们坐上，咱们便在前面望火。那些没教导的村勇，一定都奔前面，便乘这时送他们走，万无一失。只是叫他们上哪里去咧？”刘勃道：“这倒容易：俺本来一半是为救马家父子来的。如今叫他全到俺庄子上住着，反正冬天没事，待风声过了，再送

他们回来。”钱迈道：“既如此，好极了！我想章贼已死，料来没人敢接着和他们作对，不过是躲一躲那些无事生风，专欺良善的官儿也好。”刘勃道：“在俺庄上，谅那些狗官就知道也不敢来多事。事不宜迟，就此干吧。”

钱迈便和潘荣去到后面套车。刘勃、茅能一人负着一个重伤的马家父子，领着其余几个都到后面来。穿过正厅，见厅上设着白莲教的神坛，众人越发觉得这一家子杀得不亏。一时车已套好。潘荣又去将那章沃齐窃、拐、诱、买来的女子和搜得的金银钱财等物，一齐弄到后门前。都叫他们上了车子，一共坐满了二十一挂骡车，便将后门门闩下了。四人复蹑到屋上。刘勃到前面泼翻油灯，放起火来。果然听得庄前人声喧杂，却没听得锣铃号声。钱迈陡然想起，忙到厅上，拿起铜锣，猛敲了一阵，才回身仍到后面，开了后门，将一队骡车放出。钱迈等四人前后押着，冲将出来。

方出后门，却见门边有十几个村勇，持枪守住。茅能当先冲出，那些村勇见茅能手中挺着他们大教头用的火尖枪，却不见大教头出来。接着又见跑出一阵骡车，原来本已疑心，及见这般情形，知道出了岔子，吓的一声，没待茅能枪到，便逃了个干净。

四人跨上车辕，押着车辆，向南走了一里多路，天色已明。钱迈便啣住了牲口，将搜得的银钱等物分给众人，又叮嘱他们：“且到刘家屯去避住些时，不要露面生事。”众人感激涕零，谢了又谢。钱迈便对刘勃道：“这事只好累你偏劳。我们三个实因有极要紧的事，所以连拜府都没……”刘勃不待他说完，便抢说道：“俺已准备好了。俺有许多话，要和您几位谈。他们到刘家屯去，自有人护送，用不着

俺自己回去。”说着，便叫众人上车，又对钱迈等三人道：“咱们再往南走半里可行？”三人齐说：“这有什么不行！”四人便仍跨上车辕押车趲行。

一时，来到个茶棚门前，刘勃要三人押车稍待，忙跳下车来，进茶棚去了。不一刻，刘勃手中提着一条铁枪，领着个后生出来：叫他向三人磕头说：“这是俺门徒四眼狼刘福。”接着，便在腰里拔出一方尖角小鹅黄旗儿，上写着“山东铁枪刘勃”，交给刘福道：“你快护送了去！就在俺庄上住着，待俺回来。”刘福领命，又去叫了六个村汉来，帮着赶车。回身向众人告辞过，才将镖旗插在头一挂车上，跨上车辕，押着车子，顺大路往南去了。

刘勃待车辆行后，邀三人进茶棚，喝了碗茶，便回头往北，领着三人从小路绕过章家庄。钱迈等便去到林中，解了牲口。刘勃也到小山凹里牵出一匹紫骝来，看去竟和茅能的坐骑一般无二。四人各自紧了紧马肚带，整好了鞍辔后鞦，翻身上马。茅能与刘勃并辔而行，便将手中火尖枪递给刘勃道：“刘大哥！您绰号叫刘铁枪，你那条铁枪，八成儿没这家伙沉，这东西该得送给您才对。”刘勃笑着接过来，在手中颠了一颠，仍还茅能道：“小活猴这小子年纪很轻，家伙倒不轻。比俺那条枪的分量，竟不差什么啦！”

四人因这段路离章家庄还没多远，且不谈心，只打马飞驰。辰牌时分，便遥见红花沟。茅能领道，拨转马道，直向信国公庙来。到了庙前，绕到后面。只钱迈下马，打墙缺进去，开了后门，让三人进来。钱迈的牲口，已由潘荣带进，都牵到后阁下系着。四人各自掸了掸身上的冰屑，便迈步到神殿上来。刘勃听说是文信国公庙，和三人一齐行礼。

吴春林夜里果然躲在神幔之内，耽了一夜的心事，不曾得到好睡。好容易挨到五更将尽，才沉沉睡去。只是人虽睡了，心却仍是悬悬不定。四人进殿时，他便惊醒了，却不敢断定准是钱迈等三人回来，兀目胆怯心摇。及见四人下拜，果然是自己刻刻盼念的三个人全回来了，也不管那另外的一个是谁，喜的拍掌呵呵大笑，在神幔中，闯将出来，向三人说一声：“辛苦了！”声还未了，不料刘勃不知此处还有这么个人，不曾听得钱迈等三人说过，只当是于己不利的，当时方拜在地下，突然瞅见神幔中跳出一人，便就地绰起铁枪，抬起身来，耍的一枪扎去，直把个吴春林吓得哇呀了一声，两臂向上一张，顿时灵魂出窍，撒撒的抖个不住。想逃时，那脚偏不肯动。幸得这时茅能正靠着刘勃下拜，见刘勃绰枪便扎，急的连忙拖住刘勃的臂膀，嚷道：“刘大哥，快不要扎，这是咱们同伴啦！”钱迈、潘荣二人也忙起身赶过来，拉住刘勃。钱迈一面叫吴春林别怕，一面将吴春林的经历大略向刘勃说了一遍。

刘勃听了，十分敬重吴春林，便向钱迈等说道：“俺有一句肝胆话，要和您几位商量，不知可能同心？”钱迈等三人都说：“您的话准不会错的！您说吧，没个不同心的。”刘勃便道：“咱们这五个人，天南地北，五个人竟是五个行省的人，委实不容易聚到一处，更不容易心意相投，彼此都要好。尤其难得的是志向全差不多。俺们在江湖上走的，谁不望做番事业出来。就是吴大哥，虽是不习武，俺们伙里，也难得有个文人。大家如果情投意合，想要合力闯番惊天动地的功业，俺们今日就当着文丞相，托他老人家的正气，结义为弟兄。以后互相扶持，祸福相共，协力同心，建立勋

业。一来，不枉父、母生您俺这般个汉子；二来，大家有个帮手，再不愁孤掌难鸣；三来，天地生养俺们，俺们也得如此干去，才对得起天地；四来，也不辜负俺们患难相聚之情。”

钱迈、潘荣、茅能不待他说完，齐都欢然道：“好极了！”吴春林更是做梦也不曾想着能得着这般几个好弟兄。五人之中，有曾经结义或是师兄弟的，也都就此再大拜盟，如钱迈和潘荣，潘荣和刘勃，成为双结义。五人便商议，撮土为香，当着文丞相设誓结盟，永为兄弟。当即依齿排列，先向文信国公神座九叩首。起来，大家又互拜过。虽是一座古庙，更无香烛祭礼等点缀，顿时和气充盈，树上弄晴鸟雀，也似在庆贺五人的美满结盟。

镇泰山潘荣、镇华山钱迈、铁枪刘勃、金刀茅能和吴春林五个正心诚意，拜罢起身，五人叙齿：潘荣居长；钱迈第二；刘勃第三；茅能第四；吴春林最小。年纪都在二十岁到二十八岁之间。

当下五人眉飞色舞，十分欢欣。“大哥”、“兄弟”，叫的一片声响。尤其是茅能自来不曾结交过知心朋友，陡然间得着几个这般志同道合的弟兄，更是喜之不尽，心花怒放，便想到应要痛饮一场。当向潘荣说道：“大哥！我们今儿真乐极了！何不赶到红花沟去痛喝一场，庆祝我们结义的喜事咧？”刘勃也喜道：“茅能兄弟说的不错，俺们今日虽不能杀牛宰马，也该大家痛痛快快的叙一叙，才不辜负俺们这场盛事呀。”潘荣听了，便道：此地本来没事，咱们就此走吧。只是喝酒不要在红花沟喝。”刘勃道：“这儿朝西北绕过去只六里地便上官道。再朝正北走，便是凤家桥。那儿市

镇大，酒菜也好，俺们就奔凤家桥去吧。”潘荣等四人齐声说好。

吴春林便立起身来说道：“待我给各位兄长去备牲口去。”茅能嘻开大嘴，笑道：“好兄弟，哥哥就偏劳您了！”吴春林笑应着，真果奔到后阁下去备马。潘荣等四人齐起身整理衣巾，揩擦兵器，都向后阁下来。方下台阶，吴春林已攥着五条马缰，将牲口都牵来了，瞅见四人，便笑说道：“兄弟给各位兄长备好牲口了。只四哥那把大刀，我拿不动它。”茅能听了，便飞奔到后面去取他的金刀。这里潘荣等齐道：“好兄弟，辛苦您了！”茅能取出大刀，和众人一齐回身，向神座打了一拱，各自牵马出外。

五人上了大路，各自执鞭攀鞍上马，朝西北小路纵马急行。茅能在马上望望这个，瞅瞅那个，乐不可支。刘勃也是欢喜无限，和茅能更觉性情相近。二人便一递一答，在马上倾谈起来。茅能先将自己的来踪去迹，一一的向刘勃说了。刘勃也将自己的身世告诉茅能道：“俺自幼随着父亲闯江湖。后来在潼关遇着位道长，就是大宋时和本朝开国有名的陆地神仙张三丰，说俺根基厚，可以学武。如今天下初定，正好学成武艺，为国家出些力。俺父亲知道他是洪武爷的国师，便恳求他教俺武艺。俺从此随着师傅到武当山，一住十年。蒙师傅教俺一身本领，十八般武艺全学会了。师傅说：“天下不久有奇变，南北宋时的惨祸会要重现。使命俺下山，多结交天下英雄，将来自有建功立业、光大师门之时。当时俺便下山，奔走天下，寻俺父母。直寻了两年，还是遇着师傅下山云游，才指点俺在岭南寻着了父母。回到河北原籍，投身镖局，赚钱养亲。六年前，父母双亡，俺便独闯江

湖。直到如今，天下英雄也会过不少了。仗老天爷的看顾，算是没栽过大斤斗。”

茅能听了，赞道：“您真算有福气，已是业立名成。我在江湖上也漂了多年了，却连家乡也不曾回去过一趟。”刘勃道：“俺也不过是仗朋友们瞧得起，弄了这么个地方，接待往来的英雄好汉罢了。俺们闯江湖的人，反正得奔走天涯海角，家不家，有什么要紧呢？”茅能道：“我也只想和您一般，有这么个地方，广交天下英雄，镇日价得和江湖好汉们欢呼畅饮，真比做神仙还要快活。”刘勃笑道：“这事也不容易，一点儿不周到，就得惹人见怪，即如咱们大哥、二哥，每回打这路过，不管有事没事，总得到俺家里叙两天。这回二哥不知因甚见怪，竟然路过不入。”钱迈在后听见，便抢说道：“三弟，您不要多心。我有我的苦衷啦！”接着便把河间事情紧急，万不能耽搁的话说了，并道：“如今得您一同前往，咱们又得一个帮手了。只不知您这近天还有旁的事么？”

刘勃笑答道：“谁来多您的心啦？俺这趟只是因为俺族人刘万和来朝俺说，要在俺家里避几天，说是路上遇着白莲教，是您救他出来的。俺听了大喜，连忙问他：“这位钱爷在哪里？他便将您的行程向俺说了。俺想您总有格外紧的事情在身，不然没这般情急，连俺家里也没空来一趟。俺便存心要赶上您，问一问：为甚不叫俺帮忙？要是没甚急事，还得拉您回头去，玩几天。便朝北道大路追来。行不到三十里，遇着俺家亲戚马家妯娌俩，领着儿媳妇、小孙孙，推了个二把手小车儿。见了俺，便扑下车儿，对俺大哭。后来俺问明白了，又见了您的字条儿，便叫他们赶紧上俺庄上去。

一面想着您今夜一定宿在章家庄，便急忙向章家庄赶来。不料这牲口踏着冰块滑了蹄，耽搁了一会儿。到了庄上一问，正是您三个闹了个翻江搅海，扔下走了。巡检官儿正忙着验尸、封屋、掏摸东西。章剥皮没敢到街上来，只遣个家人做报告。俺便想着那章贼家里一定防备严密。旁的不紧要，只那总教头小活猴邓华十分了得，且是打得一手好镖。又料着您三个夜里一定要去，恐怕遭他暗算，便一直赶到红花沟，以为您三个一定宿在沟里。哪知向几家店里一问，都没您三个的影儿。再一打听，却又没过去。便存心先进章剥皮庄子里去。那里面的路数，俺是知道的，比你们要先探路便宜多了。便寄顿了牲口，直奔那禽娘贼庄里去。路上瞥见您三个，却是为存心要代您三个先去干这一趟，便没叫应你们。那厮果然防备严密，围着庄子都是庄勇，提铃喝号。错过是咱们弟兄，要是功夫差点儿的，也就甭想进去。也是那厮活该！俺进了庄子，伏在勇壮棚子顶上细听，知道小活猴近来因为章剥皮对他如同差使用人一般，很不高兴，不大管事了，俺便直去寻那贼。方在屋外杀了俩教师，便遇着您三个了。”

三人听他说完，才恍然大悟，刘勃竟是全为他三个赶来的，各自感他的厚意。潘荣便道：“三弟，俺们弟兄，也不说套话谢您这番盛情了。如今咱们虽说是因为河间事急，不敢耽搁。却是河间到底是怎样一桩事，俺师傅始终没说明白，只说是师叔也要来的，俺和钱二弟全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就只知道事情分外重大。既是师叔也要去时，您可曾知道了些儿？”刘勃道：“俺多时不曾见着师傅了。只前回师傅打这路上过，觅到俺家里。可恨俺家那些瞎了眼的东

西，俺不在家里，竟会拿着师伯当个游方的老道。师伯只向他们说了一句：‘刘勃回来，只说友鹿道人到河间去了，要他也来一趟。’俺回来，他们告诉俺，气的俺每个儿揍了一顿，便想赶到河间去陪罪。后来因为有桩事没了，缠着不能动身，便遇着您了。这事俺本不想说出来惹羞，您既问俺河间的事，俺实告诉您吧，俺比您更糊涂。俺这趟只是存心觅师伯陪罪去的。”茅能听了，接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便快点儿赶到河间去，似这般尽只闷着怪难受的。”

说话间，蹄声细碎，已经上了大路。只见来来往往的人马车驼，纷纷赶路，五人便住口不谈，只打马飞奔。转眼间，瞅见前面树林中，挑出个酒帘。茅能喜道：“这儿有个酒家，咱们去喝几盅吧！”这时已是巳牌时分，各人肚中都觉着饿了。便一齐骤马，奔到树林之中。早有酒保上前，接过牲口，招呼五人到里面落坐。茅能先开口叫酒保，要了十斤白酒，十斤熟羊肉。酒保先将酒送上，茅能再也耐不住了，提起酒壶筛了五碗，自己便先喝起来。好一会，酒保才将十斤羊肉切好送来，茅能已等的不耐烦，三五碗酒，早下了肚了。

五人正在开怀畅饮，忽见一个壮汉，飞也似走进店来。还没坐下，便叫酒保要酒要菜，拍的桌子山响。酒保骇的奔来跋往，跑个不停，嘴里爷长爷短乱乱巴结。等到酒菜都已摆好，那人一面狂吞傻喝，一面叫住酒保，问道：“离这儿不到一站路，有个刘家屯，你可知道？”酒保忙陪着了笑脸，躬身答应道：“知道的，朝南去，只半天路。”

五人听得那壮汉打听刘家屯，心中一动，便都留神瞅着他。那壮汉毫没觉着，又问酒保道：“那刘家屯里有个花枪

刘八，你可知道？”酒保笑着答道：“这位刘八爷的威名，也常听人说起，是个奢遮的好汉！爷和刘八爷是朋友么？”那壮汉圆睁彪眼，大喝道：“谁和那混帐小子交朋友！俺只问你，那小子可曾打这儿过去？你可认识他？”酒保骇的连连倒退，点头道：“是、是、是！小的不认识。”

这时，刘勃、茅能都耐不住了，一齐站起身来。刘勃坐在外面，便一抬腿踢开板凳，向那壮汉大喝道：“俺便是花枪刘八！你这小子怎敢出口伤人？”壮汉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你这小子就是刘八么？爷正要寻你！”茅能跳将过来道：“你这厮瞎了狗眼！俺……”潘荣、钱迈连忙赶来，一人拉住一个道：“且不要动粗，有话好说的。”钱迈又向那壮汉说道：“你这人也太不讲道理了！我这兄弟和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又不认识他，怎么张嘴就骂人咧？”壮汉挽袖揎拳，高声答道：“俺便是玉狮子文义。俺只问刘八，为甚要带着人伤俺师弟，扫俺们的面子？”潘荣道：“朋友！你话要说明白。你师弟是谁？可是被俺这兄弟带人伤了他？因甚事体要伤他？江湖上得讲规矩，似这般没头没脑的，不是有意寻岔子来着吗？”文义暴跳道：“俺不告诉你，你死了也不得甘心。小活猴邓华，便是俺师弟。你们为什么要伤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茅能已挣脱钱迈的手，扑过来，大声嚷道：“邓华是我做的，小子！你只朝着我来便了，不要瞎拉旁人。”文义扬左膀，格开茅能的拳头；接着一脚将桌子踢开，砸了一地的酒和菜。二人便在那酒菜之中，打了起来。

这时，文义见对手有五个人，仗着自己本领，想要冷不妨，打翻两个，便好打了。因此，一面和茅能斗拳；一面觑空，对着刘勃一扬手。刘勃知道他是放暗器，怎敢怠慢？忙

扫个开门腿，身躯一挫，让了过去。只听得铮的一声，回头看时，一支金镖正扎在当中板壁上。那酒保正躲在这板壁前桌子底下，瞥见金光一闪，一声响亮，震的板壁上灰尘乱落，骇的哇的一声，真魂出窍，连忙狗一般爬到里面去了。

刘勃见文义打镖，大怒道：“好小子，有本领的，不要放暗器伤人！茅四弟您闪开，待俺来做他。”说罢，噗的跳将过来，拔下背上长剑，照定文义顶上劈去。文义见刘勃来势凶猛，架开茅能的拳头，使个左旋风，就地避开，乘势一反手，也将背负长剑抽出，也不竖起身来，就势抡剑，着地扫去，想砍刘勃的两腿。茅能见都动家伙，便也拔出剑来，照定文义背上耍的一剑，文义向前一蹿，避开。刘勃叫道：“茅四弟，您闪开，他是寻俺来的。”茅能急道：“二哥，邓华是我做的，这事与您不相干。”说话时，二人双剑齐下。文义毫不惊慌，将剑一横，架住双剑，冷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一齐来吧，免得爷费事。”

三人一来二往，斗了二三十个回合。吴春林早吓得心胆皆寒。潘荣、钱迈见文义剑法精妙，确是武道正宗，恐他有失时，可惜一条好汉。便忙披剑上前，架住三人的剑道：“三位都不要斗，咱们且说说明白。似这般斗法，就让分出胜负来，也是糊里糊涂，大家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”三个哪里肯听？各自想抽回再斗。怎奈被潘荣、钱迈两条剑逼住，抽不回来。钱迈便乘此和潘荣两个，将三人分为两起。三人仍是气呼呼的，怒目而视。

潘荣劝住刘勃、茅能。钱迈便问文义道：“文大哥，您为甚说您师弟小活猴是我这兄弟领人去打伤的呢？您可知道小活猴护着章剥皮为非作歹，我们要除却章剥皮这一害，便

不能不得罪令师弟了。须知我们并不是和小活猴作对，不过是为要除地方之害，偶尔和小活猴交了一回手。江湖上胜败原是常事，若似这般小气，遇事寻仇，那么江湖上还能够开打吗？瞧你这样子，不是新上路的朋友，却怎的这般不讲道理咧？”文义恨声道：“你们干的不留情面，还要说俺不讲道理，真气死俺了。”钱迈又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们怎的不留情面，倒请您说一说，咱们大伙儿评评。”文义恨道：“提起来，真教俺冒火！俺押着几挂货车到郑州，卸了载回来，今儿在郑家营，路上遇着俺师弟小活猴邓华，满面愁容，唉声叹气。俺问他：因甚事气的这样？他说：在章家庄当教头，昨儿夜里砸了。俺又问他：砸在谁手里？他说是刘家屯的花枪刘八带人来毁章家庄，因此砸了。俺便邀他回头帮他报仇，他抵死不肯，说要回五台去寻师傅，练功夫，已和对手约定了一年后来报仇。俺拉他不转，想着咱们师兄弟在江湖上不是无名之辈，怎能给人家砸的不敢出头，回去练功夫咧？这口气不出，还能混吗？俺不找刘八找谁呀？”

钱迈呵呵大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朋友，那您可找差了！您可曾问过您令师弟，章家庄是个什么所在么？我不是对您说过吗？我们只是和章剥皮作对，不是和小活猴作对。那章剥皮的声名，远近谁不知道？您先打听明白那章家庄该毁不该毁，就不会怨我们得罪令师弟了。”文义听了，放下宝剑道：“你且说说章家庄是个怎样的所在？”钱迈便将破章家庄前后的事，告诉他一遍。文义听毕，愕道：“真的么？”钱迈道：“您想，咱们有许多人在这儿，不是打不过你，为甚要哄你咧？”文义沉吟道：“您这话不对。俺那师弟素来性直，如果章家庄是这么个所在，他断不肯在那里当教头

的。”钱迈正待答言，刘勃抢说道：“您师弟为什么在章家庄当教头，您可问过他？”文义摇头道：“没说起。”

刘勃笑道：“却又来！你的师弟在章家庄时，常到俺家里来，和俺很要好。每提到章剥皮那厮，他总是唉声叹气。俺问他：为甚不离开章家庄？他终不肯细说。后来俺问急了，他才说出来，说是二年前头，在襄阳原籍奉母逃荒，路过章家庄，缺少盘费，母亲又生病，没法子，便卖艺求告。那章剥皮恨他不曾到他庄子上拜过他，又没纳规例钱给他，不单是不许人给钱，还使他家里的总教头，领几个教头去毁场子。起先一个教头下场，被小活猴折了膀子；接着三个教头齐下场子，却又被小活猴给做的全爬下了。那总教头没法，麻着胆子下场子去，只一合，便被小活猴提起来，扔出人圈子外面去了。这时，章剥皮夹在人丛中瞅见了，心中一转，便假装好意，和小活猴拉交情。小活猴一时不察，只当那厮是个好人，被那厮邀到家里，花言巧语一阵哄骗，又将小活猴的老太太接到他庄上医病。哪知这位老太太竟死在那厮庄子上，那厮诚心要缚住小活猴，花了些银子，殡葬了这位老太太。这时小活猴已看出那厮的奸恶来了。只是已受了那厮的好处，大丈夫不能白受人家的银钱，何况是父母殡葬大事，使了人家的银子，怎能拍腿就走咧？却是小活猴也打定了主意，将老太太葬在俺那屯子朝东三十多里的玉马上，免得被那厮扣住坟茔。从此小活猴虽是在那庄上名为总教头，实是不和那厮出一个计效。那些作恶多端的事，也只让那几个教头去干。自从和俺交了朋友，便时常和俺说：要趁个机会报答了那厮，便离开那里，远走高飞，还托俺照顾他老太太的坟墓。近来那厮因小活猴时常劝他不要作孽，他

不高兴，将小活猴派去看土牢。就是那厮庄子里的布置路径，也是小活猴告诉俺的。昨夜的事，是因为茅金刀太急了，和小活猴斗了起来，俺想拦劝已来不及。正要和俺钱二弟说明白，向前去分开他俩，哪知他俩没几个回合，小活猴便携了兵器走了。这您该明白了吧！”

文义听了，忽然想起：俺也曾听得说，师弟是被个土棍买住了，这话大概不假。想罢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里面有这许多曲折，俺怎生知道？”潘荣见他来势已缓，便乘此向文义道：“咱们全都是江湖上的朋友，谁肯扫谁的脸？令师弟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，俺们也并不是有意和您师兄弟作对，咱们青山同绿，大家何必伤和气咧？”说着便拉文义到自己这边桌上喝酒、叙话。文义也不推却，和潘荣走过这边桌上来。钱迈、刘勃、茅能齐都坐下。吴春林知道没事了，也重来入席。文义一一重新通了姓名，分宾主坐下。

潘荣高叫酒保，可怜那酒保哪敢出来？战战兢兢的在板壁后面，觑了半晌，见都坐在一处了，才敢麻着头皮出来。茅能嫌他慢腾腾的，大喝一声，要去揪他，吓得他噗通的跪在地下，连连磕头。直嚷：“爷爷饶命呀！”吴春林连忙拉他起来，道：“你别怕，快去烫酒来，砸碎了的家伙，我照价赔你。”那酒保听了，才小心翼翼的，自去烫酒，惹的众人都笑了。不一时，酒已烫来，钱迈等又要了些牛肉、熏腊，大家开怀畅饮。谈谈说说，酒到杯干，不觉将一坛三十斤的白酒，喝了个罄空。六人都有了酒意，钱迈便要了十二斤饼，炒了四样熟菜吃饭。刘勃、茅能二人仍不肯休，又每人喝了三五斤酒，才胡乱嚼了些饼。

六人吃毕，潘荣、钱迈等不敢再耽搁，便要趲路。文义

也因急于要回南阳，不能回身北走，便向刘勃等告辞。彼此都有要事在身，便各道一声“相见有日”，各自登程分行。潘荣、钱迈、刘勃、茅能和吴春林五人齐向文义一拱手，各自策马投北去了。

后来之事，下文再说。

第七章 背德忘恩淫妇肆毒 仗义急难侠士舍身

话说文义原是南阳人氏，他父亲文实，是个武科榜眼，因为矢忠于建文皇帝，得罪了燕王朱棣，被姚广孝谗言，生生的革去京营都督官职，抄家发配，抱愤亡身。那时文义才得七岁。长兄文苞是个书呆子，本非同母，独自立家，娶妻经氏，自来不回家乡。次兄文英，三兄文安，都在幼年，在家读书。全仗着母亲靳氏，借贷典质，做些针黹，抚养他弟兄三个。自文实死后，靳氏内受家族的凌欺，外受亲友的诈骗，所剩下一点没抄完的首饰等项，却被戚族弄光了。靳氏眼见三个孩儿无钱读书，便四处求告世交帮助。可怜文实做官时，门下食客一二百人，都是世交友好。待他遭谗愤死，有谁肯顾这寡妇孤儿？靳氏一气，便拼凑些衣服、木器，将文实的灵柩，安葬南阳，大哭一场，带了三个孩儿，奔到开封，依着老母靳黄氏居住。靳家虽是开封旧家，怎奈黄氏儿子早夭，只剩这个女儿，家中所有，早被远宗近支抢去朋分了。这时，黄氏年已六十，正在三餐难继，幸得这女儿领着三个外孙来投，骨肉得以团聚，虽是伤心枵腹，却比流离析隔好多了。

靳氏上养老母，下抚儿女，全凭一双空手，弄些柴米，苦度光阴。家中只剩个收留的义女邵寿雍，和靳家老仆罗莽，内外照顾门户。如此过了一年，忽有个文实从前的门

客，名唤龙尧臣的侄儿龙晓春，在街头遇着罗莽，问起文氏抄家后的消息。罗莽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，哭诉了一回。龙晓春叔侄二人精于堪舆星相，从前龙尧臣仗着这点本领，在文氏家做食客，着实受了文实夫妇不少的好处。就是龙晓春，也素慕文家的义声善誉。此时听得罗莽诉的凄楚异常，心想：照文实和靳氏的为人，不应遭此惨苦，难道老天竟无公道么？便跟着罗莽一直到柴火市靳家，登门请见。

靳氏素来大方，听得罗莽说龙相公十分的怜念，便带着三个儿子出中堂相见。龙晓春拜见过靳氏，一看三位公子，头角峥嵘，都非凡相，心中暗喜善人有后。及至问起靳氏，说是无力延师，便毅然毛遂自荐。靳氏素来知道他是冀门秀士，叔侄都很有文名，听得他情愿不受束修，教导三位公子，喜感交萦，当时便谢过龙晓春，叫三个儿子立时拜过先生。那龙晓春原住开封乡下，家有薄田茆屋。长子龙起在外经商，家中不愁衣食。从此便带了他的小儿子龙飞到靳家，专心一意教授文家三位公子。文英生性好玩，读书不大用心；文安资质虽不甚聪明，却是专心读书，毫不外务。只有文义天分极高，一目十行，却是性急心燥，秉性好武，颇有将门之子的气概。

文实还遗下一个妾，名叫罗佩南，原是教坊妓女出身。文实死后，被文苞的妻子经氏呼来唤去，待的和婢仆一般，实在不堪忍受，便远道奔到开封来依托靳氏。靳氏念在是丈夫遗下的人，便也不当他是姬妾，相待如姊妹一般。哪知罗佩南患退身安，登时故态复萌。不到几时，便和靳氏的侄儿红鼻子靳翰丞有了暧昧之事。靳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绝不疑心罗佩南如此无行。有人和靳氏说起，靳氏总以为她不致

如此没廉耻。哪知年复一年，文家三个公子已渐长大。罗佩南嫌他们弟兄碍眼，便和靳翰丞商量，要将文英等弟兄三个弄出去，或是害死。

靳翰丞原来是仗着文实的势力，补了个国子监生。又得文实保荐，在开封府做催租吏，手中着实赚了三四千贯钱，娶了两个妻子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刁。自从和罗佩南勾搭了之后，文家剩下的书籍、字画、被他掏摸了许多，卖得不少的钱；却还有不少珍贵的古画、古书在靳氏身边，没法去弄来，心中痒急已久。今见罗佩南和他商量要害三个公子，自是满心欢喜。便向罗佩南道：“不如连那老货一网打尽。大船烂了，还有三千钉。不说旁的，俺俩只要带着那些书画到京城去卖了，也够一辈子的吃喝穿戴了。”罗佩南问道：“只是想个什么方法去弄掉他娘儿四个咧？总得不露痕迹才好。”靳翰丞道：“俺有个极好的计谋：那老的体气素来不好，只消给些泻药给她吃下，包管送她见阎王。那三个小的，也只消弄些朦心散给他们吃，让他们全变了呆子，就好办了。只是文义那厮委实机灵，气力又大，恐怕不容易下手。”罗佩南听了大喜道：“下手容易，甭耽心。”便催他赶急去办。

哪知恶人天不佑。他俩方商量好要下毒手，靳氏却遇着个意外的救星。靳氏夫妻俩素来信佛，平日间，精参佛典，敬礼高僧，做了不少的功果。有许多真有道行的佛门弟子，见文实和靳氏不是那世俗吃斋念佛之流，更非富贵忘形之辈，且喜他俩根基深厚，不时前来指点。靳翰丞那厮方在药店配药，不料在相国寺中挂单的五台高僧了了和尚，这时恰巧也在配药，觑见了，心中一动，暗想：这人原是文实门下

的食客，且是文夫人的侄儿，他要配这些药做什么用咧？心中十分疑惑，便决计暗地跟随他去，窥探个究竟。沿途见靳翰丞獐头兔脑，闪闪藏藏，益加疑心。一直暗中随到柴火街靳家门首，见他不走前门，却绕后门进去，心中一发疑惑起来，便决定夜间来探。

到得夜里，了了和尚换了夜行衣，出了相国寺，直到靳家，飞身而入。各处窥探，毫无动静。直到后进，才见罗佩南正在灯下和靳翰丞两个啧啧喁喁，不知说些什么。了了和尚心下大白，知道靳翰丞日间配药，一定不干好事。只是就此一杀，不单是惊世骇俗，且是反要连累靳氏母子打人命官司。若是不管，一来自己是个行侠仗义的魁首，岂能容这些妖怪噬人？二来文实夫妻相待不差，怎能看着他母子受害？正在踌躇，寻思计较。忽见靳翰丞叫罗佩南到外间去拿磨好了的山药粉。了了和尚大喜，乘此机会，待罗佩南出房，靳翰丞转背的这一刹那间，蹿将进去，掬了两包药面儿，顺手插一把雪亮的牛耳尖刀在先时撿药包的处所。回身蹿出，仍倒挂在檐口瞅着。

靳翰丞正目逆而送罗佩南出房之时，忽觉背后一阵冷风，急回头看时，窗榻大开，桌上两包药面儿已不见了，却插着明晃晃的一把尖刀，刀光刺眼昏花，不觉大惊，脱口叫声啊唷！罗佩南听得，连忙抢进房来道：“您叫唤什么？要叫人听得了，那还了得！”靳翰丞这时已吓得不会说话了，只指着桌上的刀，挣扎了半晌，才说得句“您瞧！”罗佩南顺着他的手一瞧，只吓得突的瘫在地下。了了和尚见他们如此惊慌，便故意高声嚷说道：“俺乃五台山虎面大侠，专保忠臣义士的遗孤。你这淫妇奸夫，竟敢残害忠良之后，本当

斩却，只恐污俺宝剑，权寄俩脑袋在你们头上。倘然再不改过自新，俺早晚来取你们的性命！”说罢，飞身而去。二人听了，吓得倒地磕头，连称：“不敢、不敢，自愿改过，只求大侠饶了狗命。”磕了半晌，见无声响，才敢起来。二人经了这回骇，胆落魂飞，果然不敢再起谋杀之心，就是来往也敛迹了许多。

次日饭后，靳氏方才做过针黹，读书消遣。忽见罗莽进来报道：“五台山虎面沙弥了了和尚要面见夫人。”靳氏听得了了和尚来了，想着自从丈夫故后，他就不曾来过，今日前来，必有事故，便道：“请外堂相见。”随即抛书起身，来到外堂。已见了了和尚低头合掌，随着罗莽进来。到了堂上，便朝着靳氏打个问讯道：“老衲特来给夫人候安！”靳氏连忙还礼让坐。罗莽献过茶，立在一旁。靳氏便问了了和尚：“大师近来在哪座寺院挂单？怎生来到此地？”了了和尚合掌答道：“好教夫人得知，老衲自从在京里，见过都督和夫人之后，一直没回荒山，只在外云游。前年头里，姚少师说是五台山僧习武，谋为不轨，调兵将四大丛林全毁了，老衲发愿必要重建菩提寺。这两年只在湖广一带募化，前月才到开封，在相国寺挂单。得知夫人住在此处，因此特来问安。”靳氏叹道：“俺家家门不幸，自从先都督过世，谁还拿眼来瞧俺们这寡妇孤儿。难得大师还顾念先都督旧交，前来枉顾。唉，大师宏愿，要重兴佛地，真令人佩服。要是先都督在世，还可助大师一臂之力。如今时，可怜，俺这未亡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眼眶儿一红，咽喉一梗，再也说下去了。了了和尚忙劝道：“夫人不必悲伤。如今放着三位公子，总算老天不负善心人，将门有后，将来还怕不承先启

后，替夫人争气么？”靳氏听了，回头向罗莽道：“正是，俺忘怀了，你快去书房里领三位公子来见大师。”

不一时，罗莽领着文英、文安、文义弟兄三个来到堂上，先见过母亲。靳氏便叫他三人参见了了和尚。了了和尚还礼毕，举眼看时，见他弟兄三个相貌各不相同：文英身材不高，精神焕发；文安形容奇特，彬彬儒雅；文义却身高体壮，眉彩眼神，颇象文实当年英雄气概。了了和尚便问：“三位公子目下是习武，还是习文？”靳氏答道：“目下是一位世交弟兄，慷慨好义，在此教他弟兄三个。原本想要他们习武，继承父业；怎奈难得名师，因此耽搁下了。”了了和尚道：“大公子和二公子身体都单薄，只宜习文。三公子却是将门之子，面貌身材和都督一般无二，最好是学些拳棒，将来立功疆场，也好替都督和夫人吐口气。”靳氏道：“提起这孩子，原来有些奇怪。”生他时，都督和俺都梦见一个魁梧奇伟将官来拜，名帖上写着胡大海三字，醒来时，便生了他了。他读书虽是聪明，却是最爱拿刀弄棍。他父亲的那张弓，从来没人拉得动。他今年才十一岁，也没人教他，竟然能拉得满满的。因此，俺也想教他习武。只是俺强煞也是个女流之辈，哪里给他寻师傅去？若得大师这般个师傅教他时，这孩子将来也许还有点出息。”了了和尚听了，喜道：“夫人若不嫌老衲无能，老衲情愿尽力教导公子。”靳氏尚未答言，文义已是满心欢喜，起身奔到了了和尚跟前，噗的双膝着地，口称师傅。了了和尚大喜，连忙搀起他来道：“俺能得着你这般个弟子，也可报答师门了。”靳氏见儿子如此向学，又得遇名师，更是欢喜不尽。

当下靳氏向了了和尚说：“每日清晨叫罗莽送文义到相

国寺去学艺，过午仍旧回来读书。了了和尚接应了。靳氏又留了了和尚供斋，请龙晓春代东。席间谈起，了了和尚得知文义虽只十一岁年纪，却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、《四史》、《十子》俱已读完，暗自惊他聪明。想来他性好武艺，学来更易成功。当下饭罢，了了和尚辞过龙晓春，又托罗莽向夫人道谢，方回相国寺去。

自此文义逐日到相国寺去学艺，了了和尚也尽心相教。才得一月，一来是文义秉性聪明，二来是了了和尚谆谆善诱，拳棒功夫已有眉目，平常人竟打不过这十一岁的小孩子了。那龙晓春的儿子龙飞，平日最和文义要好。及见文义学得这般本领，十分羡慕。暗地里，要文义拉挈他一同学艺；又磨着他父亲去求文夫人。龙晓春见他儿子平日和文义一般，好武不好文，且是放着如此名师，当面错过，未免可惜，便真果去求靳氏。靳氏已被文义磨了许多次数了，想着儿子能有个伴，进功自是快些，就是来往也不寂寥。只碍先生是个秀士，恐他不喜武艺，人家儿子方在读书，怎好劝他去学武咧？因此没开口。及至龙晓春来求他去向了了和尚说，自是满口承允。恰巧次日是七月半，中元之节，文家照例祀祖，便着罗莽去请了了和尚来供斋。了了和尚依时来到，向文实遗容膜拜过，便请见夫人问安。靳氏便将龙飞慕武，要求教训的话，向了了和尚说了，又叫龙飞来见过。了了和尚见龙飞虽只十岁，却是天生的粗黑健壮，五官端正，骨格高大，是个可造之材，便也收为弟子。龙晓春父子欢喜固不待言，就是靳氏和文义，也十分欢喜。

光阴荏苒，文义、龙飞二人寒暑不息，日夜无间的，已学艺三年了。了了和尚竟为这两个弟子，没离开封一步。三

年之中，将自己的本领尽行教导。二人已能高来高去，力敌千军。了了和尚便要带他二人回五台山去，教授剑术。好在靳氏原不是寻常妇人，龙晓春也素来豁达，儿子出门，毫无留恋。只各自给儿子做了许多衣服，叮咛许多言语，又托付了了了和尚，便任文义、龙飞随着师傅到五台山去。二人各自拜别了母亲父亲、兄长等，虽是不无依恋，却为决志学艺，便硬着心肠，随着师傅，直往山西五台山去。

一路晓行夜宿，到了五台，寄住在一座茆庵里。了了和尚一面将化得的银钱，重修菩提寺，一面教二人炼气运剑。忽忽三年，文义已学得十八般武艺件件皆通，尤其是一口剑和一柄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，更加炉火纯青，使的神出鬼没。又过一年，龙飞也全学成功，却练的是一杆方天画戟，和一口剑。了了和尚见俩徒儿武艺已成，便亲自送到开封，交给他二人的母亲、父亲。从此，文义就在江湖上闯世。他母亲知他功夫已成，也不管束他，任他自回自出。

文义、龙飞二人闯了二三年，江湖上已闯出了字号。大河南北的好汉，没不知玉狮子文义、浪里龙龙飞声名的。了了和尚重兴菩提寺的宏愿已了，便收了山下一个孤儿邓华做门徒，每年来往豫晋，也做些行侠仗义的事情。每到开封，必到文家住些时。这时，文英考试不第，在家训蒙。文安游幕在外。龙晓春已老病身故。龙起远赴边疆。龙飞便向师傅说明，离了家乡，远赴西南入川走黔，去闯些事业。

这年，文义因想报父仇，入燕京去寻姚广孝等，不料防备紧密，没法下手，只得在京城等机会。又因盘餐不多，久居时，食用不济，便投在前门外南昌镖局里护送客货。展眼间，一年已过，文义方保了一批绸缎客人，由德州进京。想

到残年将尽，已是两度寒暑不曾回家，便想回开封探母。正想要动身，忽接到他母亲靳氏寄来的信，由镖师捎到北京。拆开来看时，却是外祖母靳黄氏于九月间身亡的报凶信。顿时满怀悲惨，便立刻向镖局里告了假，也不带重行李、长兵器，也不雇牲口，只打了个小小包袱，辞别了镖局朋友，用开大步，冲寒冒雪，沿着大路，直奔河南。

一路无话。一日，走到李家店，时晏投宿。次日清晨，才起身梳洗，忽见一人匆匆奔进店来，瞅着那模样儿，似是个熟人，忙定睛细瞧，却正是师弟小活猴邓华，便连忙招呼，叫店伙计整治酒菜同吃早饭。邓华先问文义近况，文义一一说了，便问邓华：“打哪里来？境遇可好？”邓华愁眉叹气：“大师兄，我的事真是一言难尽。”文义惊问道：“师弟，您这话怎讲？”邓华知道文义性急，自己的遭际，又不是三言两语可说完的，况且秉性不肯向人前说低眉话，便只长叹无言，文义大急，连连催问。

邓华被逼问不过，只得说道：“我奉师傅的言语，来这河北地方，暗窥白莲教的消息，便在离此不远的章家庄当教师。不料章家庄朝北一站路不到，有个刘家屯，屯里有江湖上有名的好汉花枪刘八，原本和我也交过朋友。昨天夜里，他领着三个人来踹章家庄。我一个不小心，便砸在他们手里，师傅、师兄的脸全被我丢完了！如今我要去五台山寻找师傅，再练一年功夫，再来寻刘八这班人报仇。”文义听了，拍桌大叫道：“那姓刘的既和您交过朋友，怎能给您下不去咧？就让他姓刘的和姓章的十分过不去，也应先和您说过，您不答应，硬要帮着姓章的，他才能动手呀，怎的这般不讲道理！带着人来砸您，他就算没事了么？师弟，您别

急，放着师兄俺在这儿，咱们哥儿们不能白给人家砸翻，俺俩就去寻那厮去！”说罢，便立起身来要走。邓华忙拉住文义道：“大师兄不要急，我方才说已和他约定一年。如果这时再回去寻他，更要被他耻笑，说我自己脓包，说的话做不到，却去拉旁人来帮门面，反为不美。不如待到明年今日，我再专请师兄到刘家宅，帮我争回这张羞脸。师兄想可对？”文义听邓华说已和他们约定一年，这时实不好回头去复仇，便道：“既是这般，俺现在独自去寻他，问问他：有名的江湖好汉，可能这般不讲江湖规矩？”邓华竭力劝他别去。无奈文义执意要去会会花枪刘八，且是朝南便道，拦阻不住。邓华虽是苦劝，文义口中含糊答应，却到底直奔刘家庄去寻刘八。

文义、邓华二人饭罢分手，邓华自去五台山寻师傅，文义便直向刘家屯来。不料在店里因听得师弟被人砸了，心中一气，没顾得吃饱。及至走了约莫三十余里路程，肚中有些不受用起来，便再寻酒店充饥，不料就此遇着刘勃、茅能等五人。待事理辩说明白之后，倾心吐胆，畅叙一番，反而结成了相识。

文义因外祖母丧事在身，急于要赶到开封。和潘荣别过，负上包裹，趁大路拔步急走。约莫行了十余里路，忽见路上凝冰积雪，都被牲口踏得蹄痕重叠，好似有千军万马走过的一般。再回头看时，却又没有。便停步顺着那牲口蹄迹的来处一望，却是从东头官道上过来的。这条官道，文义认得是河北卫指挥河滩屯田通大路的官道。这屯田里，常时驻扎四五营兵丁，一面垦荒，一面附防沿河。河北卫指挥在冬天防备紧要的时候，也常移节来驻。看这蹄痕，一定是沿河

不远出了什么岔子，所以屯营里开出许多队伍来。

文义虽是心下思忖，却因事不关己，便不去理会，只埋头赶路。又走了不到三里多路，遥见前面一簇人马，丝鞭乱舞，滚滚而来。到了跟前，当先一匹白马上，猴着一员顶盔贯甲的将官，向文义扬鞭喝道：“站着！”文义不知就里，以为是撞了队伍的道子，只得忍气吞声，站在路旁。又听得那将官高声大喝道：“你这厮可是锦屏山的贼探？”文义大怒道：“你问谁？”那将官便瞪目大喝道：“问你！”文义亢声应道：“俺不知道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那将官鞭梢向文义一指，呼的一声，众兵丁向前乱涌。文义见众马兵蜂拥向前，便掣出背上长剑，站定桩子，屹如山岳。那将官瞅见，怒喝道：“贼！你敢拒捕么？来，放箭射这厮！”文义方要答话，马兵已冲至跟前，便挺剑迎敌。

众马兵刀枪乱举，呐喊震天。文义不慌不忙，挥动长剑，上下前后左右盘旋勾拨，眼随剑到，剑随眼飞。只听得豁叱叱一阵声响，马兵的兵器或折或抛，已不在少处。众马兵大惊，争着向后挤退。那员将官吓得将缰一带，朝后退到路旁茆屋角下，挥鞭连叫：“放箭！”众马兵果然一阵乱箭，向文义射来。文义挥动长剑，遮罩全身无半点罅隙，任凭箭如飞蝗，不要想有半支近得他身。约莫斗了半个时辰，马兵放箭，手都放酸了，文义却只有头巾上缀着一支箭。

文义正在越杀越勇，高叫：“小子们，全放过来！”却不料脚下踏着一块层冰上面的碎冰，一个不留神，左脚一滑，桩子一松，身体不得力，撑不住，朝前一栽。连忙右脚使劲支住，身体未曾栽倒。却是在这个空隙里，左胸和右腿各中一箭；身上衣服也被挠钩搭住了。文义忍着痛，想削那

挠钩，怎奈箭如雨下，剑不能停，两面顾不来，终被挠钩拖倒。众马兵一齐上前揪住，七手八脚，横绊竖牵，将文义结实绑了。那将官才敢走马上前，冷笑道：“天兵神威，你这厮怎能幸免！”文义瞪目挺身，咬牙切齿，一言不发。众马兵簇拥着文义，夹在队中，那将官昂然押队，一路鸣角奏凯，如胜大敌一般。

不多时，来到一个镇市，文义认得是望云镇，离延津县只二十六里。众马兵押着文义直到镇中心一座庙里，只见里面人马杂乱，蹲着的，靠着的，也有躺着的，不计其数。大殿正中将神前香案挪在香炉前面，权当公案。上面坐着个尖头窄额、细眼塌鼻的武官儿。那将官领着八个兵押着文义上前，打参毕，躬身禀道：“禀将爷：标下奉将令巡查北路，果有锦屏山强人的探子，被标下瞥见，亲自上前拘拿。叵奈这厮竟胆敢拒捕，是标下放箭，将这厮拿来，请将爷发落。”说罢，满面得色，立着候令。忽听得那武官儿问道：“您可曾盘问他的姓名年籍和来踪去迹？”那将官大惊，顿了一会，才回禀道：“这些事，标下没来得及问，故此特地解来请将爷亲审。”武官儿将脸放下，拍案喝道：“胡说！本守府特地命你去盘查行人，你连姓名都没问，当的什么差使？下去！”那将官原想讨几句奖赏，这么一来，扫了一鼻尖灰，吓得是、是、是，连是不绝的退了出去。

那武官儿昂头说了声：“带上来！”两旁兵丁接声齐喝，声震屋瓦，好不威风。接着便有兵弁下来，拿铁链将文义锁了，推拉进去。那原来押着的八个兵，自和那将官去了。文义到了那神殿里，脸朝外挺身立着。武官儿大怒，拍的公案山响，大叫“跪下！”文义微笑不理。那武官儿怒发如雷，

喝问：“你这厮怎敢顶撞本守府？来！揪下去，打！”那些兵弁便提着军杖，抢过来，七手八脚的来拉文义，要想将他颠翻行杖。文义呵呵大笑，依旧视同无事，屹然不动。众军将蜻蜓撼石柱般鸟乱了半晌，不要想动得文义分毫。那武官儿气的哇哇乱叫，却又奈何文义不得。乱骂了一阵，也没法处置，只得叫兵弁将文义打入囚笼，解到指挥司衙去。

这时河北卫指挥王忠皓驻在延津，原是黔边苗子投诚，升任此职。平日带兵，仍不脱他那苗子蛮性，待兵如匪，稍不如意，便剔足、剔耳、剜鼻、割筋，什么惨酷非刑都使得出来。并且拿他这治军的法子治家，也不知治死若干的丫环、小厮，弄得一家人看见他便如同看见鬼一般，面无人色。养下三个儿子，个个都是鬼一般的面孔，猪一般的性情。这也是他残忍酷毒之报，不必去说他。他身边还有个从堂兄弟，名唤猫儿王忠吉，心肠比他更狠。专门助着王忠皓作恶多端，甚至内连东厂的内臣官监，外结霞明观的教匪。野性难驯，暗图不轨。

一日，正在签押房中和王忠吉计较秘事，忽见亲信差官进来禀道：“任守备奉令查案，已经拿获了一个贼首，解来了。”王忠皓听了便道：“先叫他上来回话。”差官应了个是出去，不多时，便领了那任守备，就是在望云镇审文义的武官儿，进房来，向王忠皓打恭行礼。回身又见过了王忠吉，垂手站立一旁。王忠皓也不回礼，也不起身，只缓缓的昂起头来，问道：“你到章家庄去查案，可查明白了么？”任守备躬身禀道：“标下奉将令到章家庄，查得庄子烧了，章善人一家人全被杀死了，只剩下几个丫环，已经差人先送上公馆了。回头便在望云镇一带巡哨，恰遇着锦屏山贼探来探消

息，被标下亲自擒获了，解了来，请卫帅讯办。只是这贼十分了得，标下险些儿战他不过。幸托卫帅的洪福，才将那厮擒住。”王忠皓听了，微微点头道：“你可曾问过那厮叫甚姓名？那贼寨里有多少人马？”任守备吃了一骇，暗道：不好！报应来了！连忙定一定神，捏着把汗，装着笑脸儿回道：“禀卫帅，标下拿着了，就解了来，候卫帅的将令，标下没敢私下擅自讯问。”王忠皓点了点头，一摆手道：“下去！”任守备应声自去。

王忠皓皱着眉头道：“章家庄早上来报案，俺就知道必是锦屏山贼干的事，想要害俺前程的，不料果然。那山又不属俺管，该管官又抵死不肯说他辖下有山贼，俺又不能越境去剿，这便怎好？”说罢，唉声不止。王忠吉听了，转着俩猫眼儿，凑近一步悄说道：“哥呀，这正是咱们的好机会来了呀。”王忠皓愕道：“你这话怎讲？山贼闹到汛地上来了，怎倒说是好机会来了咧？”王忠吉便起身附耳说道：“哥呀，咱们现在将拿着的这贼问明白了，只要说章家庄一案是锦屏山贼做的，马上就通详上宪，说曹州卫黄裳养匪成患，怕不要了他的纱帽？那时这案是哥破的，上司一定调哥到曹州去剿办。先不管那锦屏山怎样，自有千户、百户去挡灾。咱们只就剿贼这一笔报销里，也要掏摸好几千两银子。何况曹州是三省孔道，有名的好缺，岂不比当这守河堤的苦差强十倍？倘是锦屏山贼能够和此地的绿林好汉一般，受咱们的羁勒，岂不更是一个好帮手？再报上一个肃清，又有升赏可望，哥马上就是都督了，难道不是好机会来了么？”王忠皓听他说得天花乱坠，顿时将满腹愁云，化作一腔喜气，立时传令升帐。

三通鼓响，接着画角鸣鸣，便听得一阵传呼声喧。差官、亲兵都全副戎装，雁翅般列在大帐两旁。王忠皓绯袍银带，踱出屏风，升帐坐下，两旁一声吆喝，呐喊“威武”。王忠皓只躲在屏风后面窃听。众偏裨将校都逐班上帐打参已毕，王忠皓便命：“带锦屏山贼！”差官接着传令下去，只见任守备顶盔贯甲，押着文义，上帐打恭，禀道：“标下任统，抑解锦屏山贼到。”报罢，闪身站在一旁。王忠皓原是苗寇出身，见文义立而不跪，面不改色，料想是个能人，便也不喝叫他跪。两旁高喝跪下，文义只作不闻，巍然不理。王忠皓问道：“你这厮姓甚名谁？为甚不安本分，要去做贼？”文义高声答道：“俺姓文名义，祖贯南阳。世代簪缨，素守祖训，因为不肯作贼，才不作官。俺自食其力，不害百姓，不吞国饷，怎叫做贼？如果象俺这样的良民叫做贼，那么，似你这般害国殃民，屈陷良善的，该叫做什么？”王忠皓气的两脸发青，指着文义道：“你这厮，本镇只问你锦屏山贼为甚要到本卫汛地——章家庄——来烧杀？”文义听了章家庄三字，才知是为了刘勃、茅能等干的那桩事，又听得说锦屏山，平日也多知锦屏山是北路上一个义寨。知道这官儿将章家庄一案硬派做锦屏山上好汉做的，又硬派他便是锦屏山贼。想着武营裨弁，最喜将劫杀案硬推在邻封辖境的有名山寨身上，好脱干系。上司也就糊里糊涂，落得如此，不料俺却被他们这一糊里糊涂便弄了来了。想着，不觉好笑，转而消了怒气，望着王忠皓冷笑道：“俺告诉你，俺是过路的。章家庄的案子，你还是另自去访察吧。想硬派在俺身上，却是做不到，劝你不要发糊涂了。”王忠皓从来不曾遇过这般倔强的人，又气又诧。方要喝打，忽听得屏风上有弹

指声响。这是他和王忠吉素来约好的暗号：要他退堂，便敲屏风。即叫差官：“将这厮送到延津县监里寄押着。掩门！”便退堂进内去了。文义便被押到延津县监牢里去了。

章家庄这一案，顿时就传遍了延津县满城。王指挥拿住锦屏山好汉，问不出口供，还吃了一场恶骂，更加是传得延津县里老幼皆知，以为奇谈。这时正有个湖广好汉名唤镇衡山许逵，奉了师傅友鹿道人的函召，兼程北上，道出延津。听得街头巷尾、茶楼酒馆，纷纷传说：指挥司里拿着个烧杀章善人庄子的锦屏山好汉，名叫文义。王指挥问不出口供，反吃那文义臭骂了一顿，如今押在县牢里了。许逵原本和文义有交情，听了这话，暗吃一惊，想文狮子也是个奢遮的好汉，只二年不见，怎的便到锦屏山入伙去了？……转又一想，锦屏山虽是义寨，文狮子是有身份的人，不象我就只自己一个人，无挂无碍。他无缘无故，怎能上山落草咧？……这一定是件冤枉事！我既和文狮子是朋友，怎能见死不救咧？

想罢，决计要管这桩事。便四处打听章家庄到底是怎样一回事？文义怎样被拿的？不料打听了一整日，越打听越不得明白。有的说：“章家庄有四五百名勇壮，全被锦屏山好汉杀了，却只拿了个山上的探子。”有的说：“这姓文的本领十分了得，一个人杀了章剥皮一家子。官兵去拿他时，也死伤了许多，还是王指挥亲自出马才捉住的。”还有人说：“这姓文的到底是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要不是他自行投到，凭着河北卫这些兵将别想逮得住他？”许逵竟不好相信哪种传言是真的，心中又急又闷，没精打彩，觅店宿了。

夜间，在炕上左思右想，翻来复去，哪里睡得安稳。一

时坐起，一时卧倒，心乱如麻，异常焦急。想要去探监，当面去问文义。又想到今夜县牢里重犯初押，一定通班巡查，进去了，也不能说话，且是惊动了同狱的囚徒，反要坏事。又想径去劫狱，复想到文义是世家弟子，有母有兄脱不了身的。百计千方，想了一个整夜，没个善法。看看窗棂里透入白光来，知已天明，更加烦恼，便翻身下炕，在房中踱来踱去不得个主意。一霎时，听得伙计高叫：“水好了，客人起来擦脸呀。”许逵陡然心中一动，暗想：这事还得先去问明文狮子，我何不……如此如此……”

想罢，心中反觉一爽。便开了房门，叫伙计舀热水来，擦过脸，要了一壶茶，随便嚼了些点心，便将随身的包裹、长剑交给柜上代存着，迈步出了店门，来到大街上闲逛。踱了些时，瞥见县衙前菜市上有个羊屠和个买羊肉的老妈子争多论小，竟拿屠刀吓唬那老妈子。旁人做好做歹，才劝开了。

许逵看在眼里，待众人散开，便直到那羊肉砧前，掏出十文大钱道：“买一斤羊肉。”那羊屠接了钱，顺手抽刀削下一条羊肉，也不秤斤两，便向许逵一掷。许逵故意圆瞪两眼喝道：“你这是多少？”羊屠也喝道：“你要便要，不要你就走，爷没那些闲工夫和你说话！”许逵怒骂道：“禽娘贼，旁人受你欺负，爷可不受你欺负！”羊屠大怒，扬着手中屠刀，忿喝道：“撮鸟，爷就是这般，你敢怎样？再不滚开，爷就砍你这禽娘贼！”许逵正要他如此，便一手攥住他手腕，一手夺过屠刀，照定那羊屠左腿膀上，捌的一刀，连裤削下一条比他方才削的羊肉还要大些儿的肉来。顿时鲜血淋漓，扑地便倒。

菜市上千百人齐声吆喝：“不好了，杀死人了！”大家怕担干系，一阵纷乱，逃散个干净。许逵兀自提着屠刀，屹立不动。那衙门差役早已听得，奔出来看时，见那羊屠倒卧在血泊里。许逵还待扬刀再砍，差役连忙拥上前，夺了许逵手中屠刀，取条绳将许逵缚绑了。又叫人将门板抬着那羊屠，簇押着许逵，到班房里来。许逵绝不抗拒，任凭他们搜去身边银钱，呼喝叫骂，只是微笑不理。差役们便进去禀报知县知道。

延津县知县龚骧听得报说：“衙上出了争斗杀伤的案子。”便忙升堂审问。差役将许逵押上二堂，又将那羊屠也抬到阶下。龚骧验过伤，便拍着惊堂木，喝问许逵姓名。许逵答道：“我姓郑，名叫郑恒三，江西人氏”。龚骧又喝问道：“你为什么砍伤人？”许逵答道：“他不给我肉吃，我便砍他”。龚骧喝道：“你这厮可知砍伤人是犯了王法要治罪的么？本县治下，怎容得你这般的刁民目无王法，任意横行！”便叫：“且将这厮收监，叫那屠户补禀帖来再办”。说罢，退堂进内去了。

差头叫了两个公差，拿着硃签、牌票，将许逵押到牢狱里来。押狱禁子接过牌票，公差自去。便有两个禁子上前，将许逵周身搜检。许逵笑道：“甭你们费心，他们早拿去了”。禁子听了，鼻孔里哼了一声道：“任你油嘴，待会儿你才知道镬子是铁铸的啦”。许逵也不理他。狱卒见没甚想头，便将许逵的衫袍、头巾、裤带、靴子、丝绦、里袄一齐剥下，只剩下一身单衣裤。好在许逵内功底地，已不畏寒冷，便也不怕冷，任凭他们摆布。

禁子将衣物收过，便领许逵到狱神小庙前，叫他磕头。

许逵此时急于要进牢，无暇和禁子们纠缠，况且是拜神，不是拜人，便磕了个头，立起身来，随着禁子，进了外面栅门。禁子便取了一副十二斤重的铁镣，给许逵钉上。这才开一层、关一层的，直进了五重铁门。禁子便对许逵道：“俺不上你铐子，你得懂交情！此地有什么亲戚朋友，或是下处存着衣服银钱，可写信交给俺，代你去办理？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不要胡想心事，回头落个后悔不及！”许逵只微笑不语。禁子便开了大牢门，向许逵背上一掌推去。许逵乘他这一推，带着镣，双脚一蹦进了大牢。

当有在里面看守的狱卒，向牢门上小洞里，听了禁子的吩咐，便走过来，坐在台阶上喝叫许逵：“过来，有话问你”。许逵正在举目四下眺望，不见文义，方觉诧异，忽听得狱卒呼喝，顿时气往上撞，跳到狱卒跟前，怒喝道：“待怎样？”狱卒威势俨然，高坐在台阶上道：“问你的话，教你规矩。跪下！”许逵冷笑道：“反正不过坐牢罢了，有甚鸟规矩！”狱卒大怒，一面大骂：“不中抬举的死囚！”一面提起鞭子，向许逵身上乱打。哪知竟如打在石头上一般，只听得噗噗声响，许逵不单是不呼喊，反呵呵大笑道：“小子，使劲呀！似这般怎得杀痒？你这小子真赛过三天没吃饭的奶孩子，怎这般不济呀？”狱卒却还不识趣，只恨的咬牙切齿，叫小牢子：“将这厮拖到快活椅上去。”许逵笑道：“甬拖，爷正想要快活快活啦！”便任凭他们拉到后面一间又小又黑兼且臭不可当的小屋子里面，当中摆着个木架。小牢子便将许逵拉到木架上坐下，取两条铁链，将许逵的手脚全绕起来，便用两条木棒，绞那铁链。许逵一使劲，只听得铁链绞的咯咯啧啧的响，手脚上却皮也没红。只听得小牢子

们互相诧异道：“又和那两个一般，一条路上的，怎的这两天全遇着这般狠人啦？”狱卒见许逵没事人儿一般，益发怒不可遏，奔去拿了根钉着许多尖钉的木棒来，要打许逵。许逵这时因臭气冲人，早不耐烦了，见狱卒要用这般非刑，勃然大怒，顿时大喝一声，手脚一挺，只听得呛啷一声响，两条铁链，一副脚镣，一齐迸断，落在地下。狱卒和小牢子们大惊，忙拔出铁尺，想要上前来打许逵，又见他目光如电，鼻吼如雷，却都胆颤心寒，直向后退。许逵性起，猛虎般扑到狱卒们跟前，顺手一扫，夺过三条铁尺，双手一扭，折葱拗蒜般，扭成数段，便要向狱卒攒去。

狱卒骇得五体倒地，大叫：“爷爷饶命！小的们瞎了狗眼，冒犯了爷爷，只求爷爷可怜见小的们家里有老娘，没法，才吃这碗饭。求爷爷饶了小的们狗命，小的情愿送爷爷到个好所在将养将养。小的们逐日来孝顺爷爷。”许逵生性打硬怜软，见他们这般哀告，心早软了。加着心中有事，急于要探问玉狮子文义的消息，不愿和他们尽着歪缠，便喝问道：“要我饶你们，只快说昨日卫司里送来的一位南阳文爷，现在在哪里？爷便饶你们不死。”狱卒听了，连忙道：“啊唷，爷再不要提那位文爷了。那位爷，俺们可不敢惹他。他昨日来时，俺们管狱太爷连上四副大号双镣，都给迸断了，还险些吃文爷要了性命去。后来还是俺们头儿陪告了许多好话，才伺候文爷到狱神庙墙后面公事房里去住下。还有一位杜爷，也住在那公事房里。”

许逵听了，便喝叫他们：“起来，快领我到公事房里去。”狱卒们虽是不知就里，却不敢再多说话，连忙屁滚尿流的爬起来，狗颠屁股般，领着许逵来到大牢尽头，朝东拐

弯，转过墙根，便瞧见一所两明一暗的厅房。狱卒指着向许逵道：“这便是了。”许逵便迈步进去，张眼一望，不觉吃了一惊。

许逵因何事吃惊，下章再叙明白。

第八章 义入狴犴蓦然遇友 惨逢豺虎滴血托孤

许逵跨进外间厅房，陡然一惊，原来文义坐在上首，下首坐的却是三师兄镇嵩山杜洁，他不觉呆了。杜洁猛然瞅见许逵走将进来，也是一楞。文义也十分诧异，忙起身问道：“许四弟，您怎知道俺俩在这里呀？”许逵答道：“我听说您在这里，特意寻些事儿进来伴您的。杜三哥，你怎在这里呢？”杜洁听了许逵的言语，心中已明白他是特意进来救文义的，便且不答话，先向狱卒们喝道：“这时用不着你们，都给俺滚出去！”狱卒等听了，面面相觑，嗫嚅道：“小的们是奉谕来伺候爷们的，却是不敢离开。这不是小的们斗胆冲撞爷们，实是……”文义双眼一瞪，大喝道：“狗才，敢多话，爷们就此走了，你敢怎样！凭你们这班狗才，就能看守爷们了吗？”狱卒们环顾三人都面有怒容，诚恐触恼了他们，真果做了出来，反而不美。只得向小牢子使个眼色，诺诺连声，闪了出来，退到屋旁，提心吊胆的防备着。

文义见狱卒们退出，便让许逵坐下，先将自己所遭的事，向许逵说了一遍。并将遇着潘荣、钱迈等，他们砸了章家庄，已到河间去了的话，都向许逵说了。许逵也将自己到河间去，路过延津，听得文义被陷，特地打伤羊屠，进牢探救的话，向二人说了，便问杜洁：“何因也在这里？”杜洁道：“俺也是接了师傅的信便动身。过了河，便听得说，白

莲教头儿徐季藩派了许多人，在大河南北立寨子，传徒弟。俺想一路探听些消息，到河间时好告诉师傅。不料在这里县前茶楼上和茶博士闲话时，有做公的在旁听得，疑俺是砸章家庄的人，暗叫许多人埋伏着，待俺下楼时，一阵挠钩套索，俺一时没留心，便被他们弄来了。进牢时，牢头叫小牢子将俺吊起来打，打得俺性起，被俺掀翻了几个，捶的那牢头告饶，那厮们才将俺送到这里来。没一会儿，文狮子便来了。”

许逵道：“我本来是进牢来瞧文狮子，商量个了处。还想着师傅来信，要我邀请相识的好汉同到河间去，便想救了文狮子，同到河间走一遭，却不料您也在这里。如今潘大哥、钱二哥全都过去了，只不知沈老五去了没有，咱俩也得赶紧前去，不要落后才好！放着咱三个在这里，终不成不能想个方法脱身趲路吗？”杜洁道：“俺正和文狮子商量着，想要今夜去见知县，当面和他说明白，免得耽搁事情。您既来了，一人不及二人见，咱们更好商量了。”文义答道：“俺想来想去，您俩全不是此地人，就此一走，没什么要紧。只是俺有母有兄，家在开封，碍上碍下。如今您俩有师命在身，怎能为俺耽搁？但请您俩不必为着俺滞在这肮脏地方受罪，马上就走，免致耽搁事情。这儿的事情，好歹由俺去挺。谅那狗官没凭没据，也不敢拿俺怎样。”杜洁听了先不答应道：“文狮子，您这话不对。咱们同在一处被难，能让你一人在此受罪吗？俺俩撒手一走，甭说心里万分过不去，给江湖上好汉们听得，也要笑俺俩贪生怕死，不顾同道，毫无义气，俺俩还能做人吗？何况许老四还是专心为您才进牢来的咧！”许逵也拍手道：“着呀。我要是这般的怕

事，要趑路，也不到这里来了。如今为这样的事耽搁些时，见了师傅，禀明了，再没个不原恕的。咱们只商量大家怎样同出去是正理。”

三人议论了半晌，没做理会处。恰值小牢子送酒菜来，便翦住话头。吃喝了一顿，依旧寻思不出个好法子来。看看天色将晚，也不见知县提问。三个人憋在这三间小屋子里，纳闷异常。一会儿，小牢子又送了晚饭来，三人吃过。又将铺陈铺在炕上。押狱禁子来道了安置，自去。霎时，又有小牢子送了一碗油灯，一壶热茶，一桶洗脸水和面盆、面巾等项进来。三人都洗漱毕，便围坐在炕上，一面喝茶，一面计议。足足商量了一个更次，仍只是议定待三更人静时暗地里去进见知县，当面诉说明白。

正在慢慢的喝着茶，等候时更。忽听得外面牢门上铁链声响，接着便有人进牢，高声喝喊：“提文义！”许逵、杜洁便齐向文义道：“您见了知县，可觑便先给他个讯息。”文义一面答应，一面摇头道：“俺是指指挥衙门里寄押的人犯，只怕不是知县提堂。”杜洁恍然道：“这话不错！如果是指指挥衙门深夜提问，恐怕是不怀好意的。他们来提时，咱们得先瞧过牌票。如是知县提堂，他没待钉封到，不能杀人，便由他去。若是指指挥衙门提堂，那厮手握军令，一定是趁黑夜要害文狮子，使你有人救应也来不及，免得出反牢、劫法场的岔事。咱们就此反他娘，打了出去再说。”文义不语。许逵道：“那厮真是这般干时，咱们自然是硬对待，还管他娘的什么反不反！”

正说着，只见狱卒装着笑脸儿走来，低声道：“三位爷爷没安置吗？恰好本县太爷要请文爷说话啦。”许逵不待文

义答话，起身下炕，向狱卒手中，劈手将牌票硃签夺过来。狱卒骇得神魂飞越，哀求道：“爷爷呀，这是小的们要销差的啊，事情可不能怪小的……”许逵一面看那牌票，果是本县知县的签票，一面喝道：“爷要看看，你能不许吗？”随手将牌票掷在地下。狱卒诺诺连声的，忙拾起签票，立在一旁。许逵向文义道：“是知县官儿的，您可去？”文义道：“俺正要去会他，有甚不去！只是俺的案子与他无干，他为甚要问俺咧？且不管他，见了他再说吧。”说着便对许、杜二人道：“暂时不陪！”跟着狱卒大踏步出了公事房。许、杜二人随后送去，只见文义到了牢门口，狱卒交待给差役。差役接过牌票人犯，也没上刑具，便领着文义去了。二人方才放心，自回公事房。

文义随着差役来到内堂，穿过月宫门，直进内花厅，转至后面书房中。只见那知县方巾便服，下炕相迎。文义见他如此，便躬身打恭道：“武生文义，拜见文台。”那知县连忙上前搀住道：“兄弟，快不要如此。我先时不知，只当真果是武衙里捉着了什么强人寄押本县，却不料就是兄弟您，多有得罪，还望贤弟海涵！且请坐下，好说话。”文义见他如此称呼，一时反摸不着头脑，不觉一愣，只得答道：“子民是治下犯人，怎敢与贤父母分庭抗礼。”那知县陪笑道：“快不要如此，咱们有话长谈啦。”文义便在下首坐下。

那知县道：“兄弟，您可记得尊翁总帅在日，门客中有一位姓龙，别号希郭先生者，便是我龚骧的先母舅。我幼时也曾与令兄二公子缔总角之交，咱们也常常见面。怎的相隔才只十年，兄弟便不相认了呢？”文义这才恍然知道他就是龙尧臣的外甥，龙飞的表兄弟，幼时小名叫龚和尚的龚骧。

便连忙起身道：“小弟真糊涂，竟不知大哥铨选到这里，这几年远游燕冀，不曾得着故乡消息，世好亲朋都不觉生疏了，还望大哥别见罪。”龚骧道：“兄弟说哪里话来。我在京城哪里不曾问到？一径不知您兄弟耽搁在哪里？今年铨选了这缺，部限紧迫，不能再行访问，至今挂念着贤昆仲的近况，深恨不得一叙契阔。兄弟，您这次可是南下度岁？还是另有喜事？怎的岁暮天寒，，仆仆长途，从人也不带一个咧？却又怎的惹了王螃蟹，受此委屈咧？”

文义叹道：“真是一言难尽。俺原想觑便禀明县父母，如今既是大哥在此掌印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……”便将自北京、南昌镖局得外祖母身故凶讯，兼程南下；李家店遇师弟邓华，仗义复仇；途逢茅能、刘勃一干人；以及章家庄被砸，自己被陷，前前后后，细说一番。又将杜洁遭诬下狱，许逵仗义入牢的话也一一的告诉了龚骧。龚骧听罢，惊道：“原来这里面有许多曲折，好得我从来谨慎，要是和王螃蟹一般的糊里糊涂，怕不早闹出劫牢反狱的岔事儿来了。”说着便教家丁：“快去大牢里请杜、许两位相公来！”家丁应声去了。

龚骧向文义道：“这事儿内情虽是如此，却是王螃蟹那厮原是个苗子出身，一味横蛮，极不讲道理。和他照实说明白是不中的，待我想个法子去敷衍他。好在贤弟的家世，他是知道的。许、杜二位，与他无干。我只和他说起府上威风，他自不敢追问，那时我再送贤弟回府吧。”文义起身谢道：“全仗大哥大力扶持。”龚骧连忙起身答道：“自己弟兄，理当代贤弟洗刷干净，贤弟何必如此客气。”

正说着，家丁已领着杜洁、许逵二人进来，龚骧起身让

坐。文义引二人见过龚骧行礼毕坐下。文义便将适才的话告诉了二人。二人齐道：“这是太爷贤明，武生只有感激。”龚骧忙道：“咱们大家叙起来全是朋友，千万别如此称呼，还是叙私谊吧。”便叫家丁：“烫酒来给三位相公消寒。”杜洁、许逵见龚骧诚心相待，便不客气，随文义上炕团团坐下。

一霎时，家丁将酒菜端来，安放了杯筷。龚骧斟了一巡酒，大家畅叙起来。文义先问王螃蟹为人如何？龚骧皱眉叹道：“这人原是个浑蛋残忍好杀的武夫，且最怕人家说他是投降的苗子，假充斯文，什么事都要干预。他兄弟王忠吉也花钱弄了个官儿，面子上说是在兄长营里作幕，其实一切事情都是他教王螃蟹弄出来的。今年秋天里王忠吉弄了个小老婆，原是开国黔国公沐府里的丫头。他便借此内通京城，外联宦宦，无恶不作。那黑心钱已积起成万的家私了。他心还不足，只要有人托他，只要有钱，任凭什么事情，他都干得出来。这河北一带，怨声载道，谁不知道猫儿王忠吉的厉害。杜洁道：“他这般横行，京外巡按、京内御史难道全不知道么？”龚骧长叹道：“他有的是瞒心昧己弄来的钱，便是大头儿，也没个买不动的。况且他的势力，连东厂厂臣都结纳了，还有什么说的！”许逵听了，暗地记在心中，只不言语。

四人言语投机，畅饮畅谈，不觉东方大白。龚骧便起身道：“三位请待一会儿，我且到王螃蟹那里去走一趟。”说着便别过文义等三人，自去换袍带上轿去了。三人坐在书房中待着。约莫去了两个时辰，家丁送早点来，三人吃过。正在谈些江湖上的义举侠迹解闷，忽见龚骧回来，满面喜色，

向文义拱手道：“恭喜！恭喜！我去时，恰好王忠吉那厮不在衙中。我将贤弟府上家世一表白，王螃蟹素来畏羨世家，听我一说便着慌起来，反求我设法。我便乘势要他办一角‘发县讯明释放’的文书，答应替他背这担子。他便欢喜得了不得，连忙叫文案师爷办文。接着一连催了几次，才办好了文书，亲自交给我，并再三重托，我便连忙回来了。只是还要委屈贤弟一回，得当堂来一下，才瞒得过耳目。”文义等三人齐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龚骧便叫家丁且引三位回到班房里，一面吩咐：“升堂！”

文义等仍回到大牢公事里，都道：“这龚知县是个朋友。”禁子狱卒们这时知他三人是县太爷的世交弟兄，益发骇得战战兢兢，待三人回来，连忙将三人的衣服头巾和取去的零星东西都送来，差役也将搜去的零碎银子和杜洁的盘餐银两、佩剑等项都送了来，向杜洁磕响头求饶。一众禁役人等也向三人磕头赔不是，求不要对太爷提起。三人大笑，只收了衣服、佩剑和零星物件，散银都分赏给他们。禁子、差役初不敢收，后见三人实无他意，才千恩万谢的收了。杜洁又将用剩下的八十两盘餐银子，叫狱卒分散给狱中囚犯。禁子连忙磕了个头道：“小的代众囚徒谢爷的恩典！”爬起来，领了银子就转身。杜洁喝道：“你敢侵吞一丝银子，我便要你太爷查明了，打折你两条狗腿！”禁子连忙答应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直到杜洁说“打折你两条狗腿”，他也说着“不敢！不敢！”惹的三人都笑了。

三人正在分派禁子去分银两给狱犯。差役已拿了硃签牌票进来提人。三人便叫：“取刑具来。”禁役齐称：“不敢！”杜洁焦躁道：“谁要你们狗讨好！你们懂得什么？”差役只

得取了三条铁链来。三人各自取一条带了，只没钉手铐、脚镣，唧唧呛呛，随着差役，向二堂来。

龚骧已顶冠束带，南面高坐。先叫：“带文义！”文义上前打恭道：“武生文义到！”龚骧故意喝道：“你身为武生，自应安心习艺，考取功名。怎的不守本分，横行乱闹？”文义躬身道：“武生自京城奔外祖母之丧，经过老父台治下。不料遇着卫所巡哨兵丁硬指武生是匪人，将武生捉拿到案，武生实不敢胡为。”龚骧又问：“你有保么？”文义方要答言，只见一个商人模样的人，趋上堂来，跪禀道：“小的愿保。”龚骧便要那人具结，将文义当堂交保释放。

接着就问许逵：“为什么要打伤羊屠？”许逵便将羊屠砍肉不秤，持刀威吓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便有许多街坊上堂证说：“羊屠平日素来横行市井，小的们亲见当时实是如此情形。”龚骧便提笔判道：

羊屠刘明横行市井，欺压良懦，姑念伤病，恩免追究，着交地方、乡约，严行管束，倘再不悛，重责不贷！武生许逵畏凶自护，因而伤及刘明，查系过失，与故意行凶有别，着即释放。

差役上前松了许逵身上的铁链。许逵向上打恭谢过，退到阶下，站在观审的闲人丛中，和文义并立着，等待杜洁。

杜洁方在等候呼唤，忽见捕快头儿到公案前，跪禀道：“小的回太爷的话：查得武生杜洁实系路过误拿，小的该死！只是办这一案的捕快，都是新补的名字，求太爷宽恩！”龚骧勃然大怒，拍案喝道：“狗才怎的如此不小心竟敢误捕武生，指为盗匪，该当打死。”随手抓了一把签掷下，大声喝“打！”两旁公差应声走上，将捕快头儿揪翻在

地，一五一十，打了五十大板。杜洁此时，颠倒有些不忍之心，要想代他求情，却又碍于是在公堂之上，只得瞅着他捱完板子，爬起半截，向上磕头道：“谢太爷的恩典。”杜洁再仔细看时，见他似没一点苦痛，心下恍然大悟，又不觉好笑。正在转念，忽听得堂上叫着自己的姓名，便忙趋上堂，打恭报到。龚骧温语道：“你可好好回家去勤习弓马。你在此受了委屈，本县给你一张文牒，免得沿途再有留难。”杜洁躬身谢了。龚骧便吩咐：“掩门！退堂！”

杜洁和许逵、文义出了县衙，观审的百姓都散出来，齐说：“知县太爷公正”。文义也无心去听，只紧赶那保他的商人，方要拉住他问话时，忽然身后有人叫道：“文相公，借一步说话。”文义忙回头看时，认得是县衙里的小厮，便住脚问他：“有甚事？”小厮道：“俺家爷叫俺来有话禀告相公。相公寓在哪家，小的去伺候相公去。”文义便指着那前面走着的保人，向小厮道：“你待一会儿，俺要先和他说话儿。”小厮笑着道：“相公可是有话要问他么？请相公甭问他，只问小的好了。”文义诧异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小厮露着两小酒涡儿，说道：“小的全知道的。”杜洁心下已经明白，便向文义道：“此地衙前，不便说话。咱们且落店去歇着细谈吧。”许逵道：“我就住在这前面东街头官店里，还有东西寄存着。咱们就上那儿去可好？”文、杜二人都说好，便和那小厮齐向东街头官店走来。

来到店里，掌柜的和伙计们都向许逵道惊贺喜。许逵随口敷衍了两句，叫伙计拾掇了里面一排三间上房，要了一桌全席。三人进房叫小厮坐下，便问他姓名？多大岁数？小厮不肯坐，只答道：“小的姓皮，名叫友儿，今年才十四岁。”

许逵拉他坐下道：“你须是知县相公的小厮，又不是我的小厮。咱们江湖上，一视同仁，没那些酸气。好孩子，您坐下，好说话，咱们回头还要一块儿喝着啦。”友儿经不起他膂力大，只得坐了。杜洁先问道：“你相公叫你来传什么话，你且说给咱们听听。”友儿立起来说道：“俺家相公叫小的来说，本当邀三位相公再到衙里宽叙几时，一来因为三位相公都有急事在身，不敢强留耽搁；二来王指挥那里耳目众多，恐怕被他知道反为不美；故此暂时不敢奉屈三位相公。盼三他相公回来路过时，务必屈驾到衙里畅叙几天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红包裹来道：“这是俺家相公一点薄意。想着三位相公的衣衫一定弄脏了，这包裹是洪武宝钞三百贯，送给三位相公换件衣衫，还望三位相公不嫌弃，收下，给个回片给小的销差。”文义欲待不收，杜洁早答道：“既是你相公一番诚敬，俺们怎好推却，只得愧领了。”说罢，便在许逵包裹内拈了两块银子给友儿。友儿抵死不收，说：“小的另外有事须求相公，相公肯指教时，小的比领相公的赏还要感激百倍。”文义便问他：“是什么事？你只管说，俺一定帮助你。”友儿方要说出，忽见店伙计将冷碟来摆好，安放了杯筷，烫了酒来，请众人入席。

许逵拉着友儿随文、杜二人来到外间，友儿不肯坐席，要在旁边侍候。强不过许逵硬要拉他坐下，便待三人坐定了，才在横头斜签着坐着。三人也不再强他上坐。杜洁见他玲珑可爱，便问他：“有甚事求指教？”友儿噙着嘴，不答话。杜洁道：“你只是不肯收赏银是不是？”友儿摇头。杜洁道：“你这般吞吞吐吐，到底是甚事呀？难道有甚怕说的不成？”文义也道：“你只管说。就是你不愿在这衙门里了，

俺也答应你，写信给你家相公，放你出衙。”友儿听了大喜道：“真果么？”文义道：“谁哄你啦？”友儿忙离位下拜道：“小的并不是不情愿伺候俺家相公，实在是因为小的从小就爱学拳棒。如今见了三位相公，想要斗胆投师，又怕三位相公嫌小的下贱，更不知道俺家相公肯不肯放小的，因此不敢出口。文相公既是开恩，许俺写信给俺家相公，真是小的的重生父母。”文义忙搀他起来道：“俺只能写信保你出来，却是不能收你做弟子。因为俺师傅吩咐过，俺还没收弟子的能耐啦。你求求杜相公或是许相公肯收你时，俺马上就写信去。”友儿听了，便要向杜、许拜下，二人齐拦住他，道：“你不要急。咱俩也是师傅还没许收弟子啦，就是咱大师兄也还没弟子。你既这般专心一志，你家相公肯放你时，却再商最，终代你设法，拜个名师便了。”友儿听了，心中欢喜万分，忙问：“有谁可拜？”文义道：“俺倒代你想着一个人，这人离此不远，住在刘家屯，名叫花枪刘八。他如今独创字号，自可收弟子了。你投他时，比咱们强。他时常在家，可以指教你。不比咱们南北无定。”友儿喜的爬在地下向三人磕了个头，立起来，便求文义写信。杜洁便问起皮友儿的家世。友儿见问，触动前情，不觉两眼汪汪。文义劝他不要悲苦。

皮友儿强抑悲怀，诉说道：“俺原是广东钦州人，父亲在日，做玉器生理，在俺三岁时便歿了。母亲胡氏，只俺这个孩子，看待珍重。不料俺父亲剩下许多田房产业，和些没卖掉的玉器，惹的堂叔皮卓群红了眼，硬诬俺母亲不贞节，说俺不是俺父亲的真骨血，要将他的儿子过继承产。俺母亲气不过，和他打官司。他反告俺母亲和街坊上一个破落户名

叫梁新的有奸情。知县太爷传问时，受了卓群的贿，硬用大刑逼着俺母亲招供。俺母亲抵死不肯受冤，被那狗官连拶四拶，昏过去几次，依旧咬牙忍受着，不肯屈招。后来皮卓群那厮不知听了谁的指教，说要先拿着奸情，才好攀倒俺母亲。这时俺母亲正因知县受贿，上省上告，住在省城钦州试馆里。忽然隔房有个钦州同乡名叫王仁，夫妻两个，说也是上省打官司的。那女的便时常和俺母亲攀谈。俺母亲也就时常托他转请他的丈夫去到察院里打探消息。他十分殷勤，抄批辞，打关节，都肯尽力去办。俺母亲十分感激他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官司审过一堂，都是王仁打点的，没吃什么苦。第二堂，因察院老爷正在告病，耽延下来。那王仁便乘此说是他的官司还要传亲族，回钦州去邀人去了。王氏便藉辞说是丈夫回去了，官司一时不能结案，试馆里男子太多，不方便，便搬到一家尼庵里去住。俺母亲也因试馆里的男子贤愚不一，着实害怕。没两日，王氏来了，说得尼庵里如何肃静，如何洁净，邀俺母亲去做伴同住。俺母亲一时没留心，便答应了她，搬了过去。

“在庵里住不到三日。那天夜里，王氏和一个老尼备了几样菜，和俺母亲解闷。俺母亲不合多饮了两杯酒，醉熏熏的便拾掇睡了。三更过后，忽然打屋上跳下四个大汉。将老尼和王氏，还有一个烧火斋婆都绑了。便将俺母亲剥得赤条条的，反缚在一条四条腿的长凳上，将嘴堵了。那四个恶贼便将俺母亲生生的轮奸了。可怜俺母亲无法抗拒，又喊叫不出，只索忍恨含耻，捱了这场大羞辱！四个强盗走后，王氏先挣脱绳索，来放了俺母亲和老尼、斋婆。俺母亲当时要觅死，王氏百般劝慰道：大事没了，小儿还小；不是死的时候

候。老尼也怕俺母亲死在庵里，受人命连累，百般解劝。俺母亲一想，死在庵里，要累及王氏和老尼，辜负她们的好意，便打定主意死在旁的处所去。想待到天明时，告辞出庵。那王氏又说：怕俺母亲心眼儿窄，想不开，要陪伴着劝解，便睡在一床来劝俺母亲。不料天明时，陡然有人敲门进来。将俺母亲和王氏捉住。原来王氏竟是个男子装扮的，就是那卓群状告的什么奸夫梁新。捉人的，便是公差。又在床下搜出一包男人衣袴和许多信，将俺母亲拿到番禺县去了。

“俺母亲在县牢里，求死不得，昼夜哭泣。那女禁子赵氏，夫家也姓皮，是个孀妇，年老信佛，心很慈悲，不比平常禁婆狠毒。俺母亲便将冤苦全告诉了她，咬破指头，使血在布衫上写了原由，将俺托付了赵氏，这便是俺去年死去的娘。次日，赵氏设尽了方法，才寻得个孩尸，假报说俺死了，将俺带走，藏在她家里。俺母亲待察院老爷坐堂时，将冤枉情事哭诉。那察院老爷也受了贿，不单是不听，反说梁新已经招认了，喝叫衙役重拶，逼问奸情。俺母亲冤苦没处得伸，便一头撞死在法堂之上。可恨皮卓群那贼，还要坐实俺母亲的奸情，一定要求察院老爷蒸骨相验。佯作报说：生前曾奸五人。察院老爷只定梁新一个和奸罪名，一年监禁，卓群给他上下打点，没多时便出了牢。俺家万金家私，就此被那没天良的皮卓群夺去，享受去了。可怜俺那苦命的母亲，真是死也不得瞑目啊。”说到此，喉间哽咽，再说不下去了。

文义听得皮友儿诉说这般惨事，不禁义愤填胸，擂案大叫。不料拳头擂的太重了些儿，将跟前的一只酒碗呛嚓一声，震落地下。皮友连忙起身过来，拾起地下的碎瓷，自去

叫伙计换了个碗来，并说赔还他碗钱。回身将碗送到文义面前，又筛了一碗酒，才转身归坐。

文义拿起碗来，一饮而尽，双眼注着皮友，问道：“您又怎样会到此地来，伺候你家知县相公的咧？”皮友道：“俺自幼随着义母皮赵氏在监里厮混。只知道另有生身父母，却不明白这些苦事。后来本县相公做钦州州学相公时，向钦州相公讨个女仆，州相公便遣俺义母来伺候。从此便到龚相公家。那时俺才九岁，龚相公差俺伴小相公读书。后来，俺义母病重时，将俺家的血海深冤全告诉俺，俺母亲写的血衫儿也交给俺了，叮嘱俺千万别忘了报仇。俺才知道己身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切骨谨记，誓为母亲伸冤。义母亡故后，俺依旧在内衙当小厮。闲时便苦读诗书，想学会刀笔去告状伸冤。后来见衙内申办案件，多半是不明不白，赢富输贫的。想着靠打官司求伸冤，似俺这般穷小子是没望的。便立定主意，学武艺，将来好手刃仇人。时常跟着县里马快、民壮们学习拳棒，可是终得不着什么益处，便想要投个明师。无奈一来遇不着，二来怕知县相公不肯放俺出衙。如今得遇三位相公，听得禁子说起，都是神仙一般的武艺，总算俺那死去的父母有灵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眼眶一红，泪如雨下，哽咽住了。

文义劝他道：“您这事不是哭得了事的。您既有这般冤苦，俺一定荐您投拜一位比俺高强的名师，成全你这番孝思大志。只是方才说的花枪刘八，已到河间去了。您如今或是先到俺家里打住些时，待刘八回来时，俺再送您到刘家屯去拜他。或是您便径跟着杜、许两位直奔河间去寻他。”皮友儿忖了一会道：“只不知这位刘爷准肯收俺做弟子么？”许

逵抢说道：“他是这南北大路上数一数二的奢遮好汉，我们多识得他。您有这般冤苦，这般志向，他断没个不收的，您放心。”皮友听了，毅然道：“那么，俺便伺候你老同到河间投刘爷去。”杜洁、文义齐声说好。

当下饭罢，文义便恳恳切切写了一封书信，依杜洁之言，将皮友儿家中的冤惨，一一叙述在信内，明说是领他去学艺报仇。写好了，便叫掌柜的差个伙计送去。龚骧接了信一看，虽是舍不得皮友儿离开，却是一来碍着文义的世谊，二来那封信道理十足，没法回绝，只得抽笺回信硬着心肠答应了。又另外差人将皮友的衣服、被褥等项送去，并赏给一两银子。皮友等得回信，见说答应了，喜得直蹦。行李、银子送来后，文义又修书道谢，便叫皮友送去，就此叩辞龚骧。皮友到县衙里，磕头谢了龚骧。龚骧勉励了许多言语，皮友都应记了。并将给杜洁的文牒，交皮友带去。皮友磕头出来，满衙内外上下都别过了，同事的仆役小厮都送到辕门作别。

皮友向官店来，多年居处，一旦离开，颇觉怆怀。但是一念到大仇要报，便强定心神，进房谢了文义、杜洁、许逵。文义便道：“您从此入俺们道中了。俺们江湖上行侠仗义的好汉，只有尊卑辈分，没有贵贱分别。从今以后，您须将在衙门里的那些酸溜溜的规矩全给扔了，爽快做人才对。就是咱们今后也不许有什么相公、小的。俺三个已商量过了，俺们都只二十来岁，大不了您几岁。既却是比您长，您就称俺们一声哥；俺们便叫您兄弟。将来刘花枪收你做弟子时，再叙辈份。俺们的话是如此说的，您依得便同走，依不得您便仍回您的延津县衙，守您的规矩去。”皮友听了，不

敢再客气，只连说：“谨遵大哥的吩咐。”三人听了，齐喜道：“好兄弟，这才是俺们道中人。”皮友便将龚骧给杜洁的文牒交待了。三人看时，文牒是才办好的，印油还没干。上面写的是“武生杜洁、许逵”二人名字。文义笑道：“做官的鬼头鬼脑，做的事和说的话，终是两样儿的。您瞧在堂上时，唱戏一般装的多像！”皮友笑道：“大哥先时不是想要问那给您做保的人，是哪里来的么？——可知连那捕快头儿回话捱打，全都是知县相公弄的玄虚，还是俺传的话啦。”文义等都笑了。

许逵见此地无事，要起程趲路。文义便写了两封信：一封给刘八，一封给钱迈、茅能等，托付皮友习艺的事，交给皮友。许逵给了房店钱，四人各背包袱，一齐出店。到大街，文义随便买了一条纯钢朴刀应用。杜洁、许逵的兵器，差役们早已送还，用不着再买。只代皮友买了一条枣木齐眉短棍，两把竹叶小刀，带在身旁。出了西门，到三叉路口一家乡村酒店里喝酒，四人就此分手。文义只取了二十贯钱做盘餐，其余的银钱，全给了皮友，独自一个背着包裹，提着朴刀，别了杜洁、许逵，又叮嘱了皮友一番，掉头直奔开封去了。

杜洁、许逵领着皮友，迤迳朝北长行。一路上，皮友问长问短。杜、许二人便随意教给他些江湖习例，拳脚诀窍。因此虽是风雪长途，却并不寂寞。沿途打尖住宿时，皮友终是抢在头里，拾掇招呼，十分小心。杜、许二人过意不去，叫他不要如此。他道：“俺是小兄弟呀，难道不应该伺候俩哥哥吗！”杜、许二人说不过他，只索任他去干。

三人如此走了几天，算来离延津已有三站路程了。皮友

虽是小厮出身，却是不曾十分吃过风霜辛苦。起初时、凭着一股热气，勇往直前，倒也不觉着寒冷辛苦。及至长行几日之后，怎比得杜洁、许逵久历风尘，且是功夫深湛，搁得住，渐渐的，两脚上生冻痂了。才起时，还硬耐着，不肯说。过了两天，两脚跟全都烂开花了。虽是仍旧硬撑着，拄着短棍，跟着杜洁、许逵向前奔，却痛的咬紧牙关直哼。杜洁知他受累，便问道：“兄弟，您可是走不动了么？”皮友挣扎着答道：“没什么。”扯洁见他迈步没从前那般爽利，且是打尖落店时，反倒落后。虽仍是拾掇、招呼，却终皱着眉头没先时那么活泼。当夜宿店时，便逼着问他。许逵也觉诧异，帮着杜洁，尽着追问。皮友没法，才将两脚生了冻痂的话说出。

杜洁听了便道：“傻孩子，这有什么瞒的。此地离河间还有好几站路啦，您怎捱得到？自己不说，这苦就够你受的了。此地是个大市镇，咱们雇牲口吧，也好早两天到地头。”许逵便去寻掌柜的，叫他雇牲口。一会儿，掌柜的来说道：“可巧大年下近了，牲口都不上长道儿了。只有两挂大车儿回德州去的，明儿就走。老客们要是赶路要紧，不如趁这车儿到德州。州里地面大，换雇牲口便容易了。”杜洁、许逵想着皮友脚痛，只好如此。便叫掌柜的叫了赶车儿的来，说定四个人给一贯钱脚钱，脚夫便先讨了半贯钱去。

次日清晨，杜洁等三人起身梳洗了，脚夫进房来，搬了行李去捎上。三人给了店饭钱，便到外面上车。见一挂车上已蹲着两个人，那一挂车，却带着许多赶过年买卖的货物。三人便分坐两车：许逵和那俩客人同车，杜洁领着皮友窝在那挂带货的车里。脚夫高扬长鞭，一声啊哪，蹄声得得，直

上大道，顶风冲寒，迤迳向北行来。
杜洁等几时到得河间，下文再叙。

第九章 错里错错官审错案 奇中奇奇侠听奇闻

话说杜洁在车中和皮友谈谈说说，倒不觉寂寥。只有许逵窝在那挂车里，没个熟伴，且是车帘紧闭，没可消遣，只闷听那俩客人闲磕牙儿解闷。

年老的一个先叹说道：“俺们如此数九寒天，还不得安宁，命运也算苦极了。”年少的道：“三叔，咱们固然是苦得不得了，却是要和黄仁甫那没一点事儿要丢脑袋的比起来，可就好多了。”许逵听到这话，不觉心中一动，便静心注听下去。又听得那年老的问道：“真的，黄仁甫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啦？有人说他做强盗，又有人说是冤枉。俺十月里在州里动身时，就听人说他要放出来了，怎的你又说他会丢脑袋啦？”许逵心中暗想：这都是我想问的事，且让我来听个明白。想罢，便凝神静听着。

只听得那年少的答道：“说来话长。反正长途没事，待俺说来解解闷儿吧。这桩事，俺差不多全知道，只是没法代黄仁甫伸冤。月头里，听得州里来说，黄仁甫已定了斩决，详文上去了，只等批文钉封下来。唉，一个人命里注定要遭横死，真是没法逃躲。这事初起时，就在俺家隔壁，且是俺还确实知道这事和黄仁甫无干。”年老的孱言问道：“那么，怎的州里人都说他该杀咧？”年少的叹道：“这也是他活该。九月重阳那天，俺家隔壁李四娘家中接他家大闺女

到家里过节。她闺女带来一条蒜条金，交给她妈。哪知他女婿何东儿因为失了这条金子，闹的阖家老少全不得安宁。李家闺女回婆家时，却骇的不敢声张。何东儿急得报了捕快。捕快头儿拿着当桩好买卖做，叫伙计们踩缉。这也罢了，不料李四娘得知这条金子是她女儿偷来的，恐怕女婿知道，密地里将金子寄藏在她娘家兄弟黄小村家中。可巧她交代金子的时候，黄仁甫正在黄小村家里闲磕牙儿。他俩原是叔侄，李四娘也没避他。那天夜里，黄小村家中来了个小偷，挖墙洞进来，单将这金子偷了去。黄小村醒来时，知道有了偷儿，一骨碌爬起来追赶。刚到门口，遇着偷儿，便一把擒住。偷儿不得脱身，劈头一斧，将黄小村劈死，逃脱了。当时报官相验，阖州当作新奇事儿传说着。

“出事的这夜里，黄仁甫正赶车儿到运河码头上去了。过了几天，码头上事情完了，黄仁甫赶车儿回来。进城时，拿了条蒜条金到宝藏银局里去兑换。才到柜上，便有公差瞥见，一铁链，不由分说，便带到县衙里去了。知县相公听得拿着了杀人凶手，马上升堂。黄仁甫还不曾知道黄小村被砍杀的事情，懵懵懂懂，不明白为甚锁了来。待到相公升堂一问，才知何东儿也在头一夜被人杀死了。他妻子就是李四娘的大闺女，祸根儿。还被人取了胎去，也死了。失的东西也是一条金子。这两条金子，也不知何东儿怎样弄来的，却弄成两案三命。黄仁甫这条金子，可巧和那两条金子一般分量，且是牌号相同。因此黄仁甫便浑身长出一千张嘴来，也辩说不清。知县相公给他夹棍、拶子一榨受不住，只得屈招了。如今杀脑袋还不打紧，知县相公硬说何东儿夫妻俩也是他砍死的，一定要追问那一条金子的下落，还要问他取胎做

甚？可怜他哪能知道啦。且是再要他赔一条金子，也赔不出来呀。”

年老的听到这里，抢住问道：“依这般看来，也难怪州里人全说他该杀了。只是您怎说确实知道这事和黄仁甫无干咧？难道你知道杀黄小村的这人么？依俺说：黄小村死的那天夜里，黄仁甫刚巧不在家。何东儿死的第二天，他又刚巧回来，恰又有一般的金条兑换，这就怨不得知县相公说是他做的，就是俺也要说是他做的。不然时，怎这般巧合？他一个赶车儿的，哪来许多金子咧？您且说给俺听听。”

年少的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满州城里人全是你老这样说法。只有俺知道黄仁甫这一条金子，不是劫来的。俺和黄仁甫自幼相识，他有个兄弟，名叫黄礼，自幼跟着个保镖达官走道儿。后来好几年音信无踪，大前年头里，忽然回来了。听黄仁甫说，他是遇着一位剑仙，学得一身的本领，在武当山上道观里厮混。后来投到锦屏山寨子里当头领，打前年起，每年准来叫他哥哥黄仁甫赶车到运河去，帮作几天，便给他一条金子。哪知黄仁甫这穷小子没发财的命，头一年，得着金子，便遭火烧了。去年，又得着一条金子，娶了一房妻小，那娘儿们带痲病过门，没三个月，便死了，大夫、汤药、衣棺、道场就花去了半条金子。剩下的几百两银子，和人合伙装粮食，在红龙闸翻船，全喂了王八。你瞧他够多么倒霉！这几趟事，全是俺亲眼见的。今年他又到运河去，俺还和他闹着玩儿，笑说不要又出岔子。哪知真果出了大岔子了。你老瞧，俺可是能说确实知道他的金子不是劫的，却只是没法代他辩冤。”

年老的叹道：“这也是他命苦。兄弟想拉拔他，不料倒

害了他。这时要有人通个讯给他兄弟，也好代他打点打点。”年少的听了，摇头道：“你老快不要说送讯给他兄弟的话，那锦屏山虽说是有名的仁义寨子，却是防守极严，赛过铜墙铁壁，鸟儿也不要想飞进去，漫说是人。就算有人热心肠，也没法进去呀。”

许逵听到这里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张眼问道：“请问二位：黄礼可真是在锦屏山么？黄仁甫和他可真是亲哥儿俩么？”年少的答道：“怎的不真！千真万确。俺前年夏天里，还见过那黄礼。他来寻他哥时，俺还留他吃过饭。年纪不过十八九岁，长面孔，竖眉毛，苗条身材，长的秀才般。却是听说三五十件家伙，甭想近得他身，委实是个好汉子。黄仁甫没犯法进牢时，还对俺说他兄弟有信来，怎不在锦屏山咧。老客可是和山寨里头领有来往么？”许逵随口应道：“我不过是常走曹州道儿，认得他们寨里几个小喽罗罢了。听得你老客说那黄仁甫冤屈可怜，便想替他捎个讯儿去，也是出门人方便处。”年少的喜道：“老客肯行这个方便，再好也没有了。你老客到山寨里时，只说是听得俺邱贵和说的便了。”年老的却不作声，只拿眼睛向许逵身上上下下打量。许逵便转问他的姓名，年老的答道：“姓田，名树德。俺瞧老客也是个江湖朋友，可是锦屏山的仁义好汉么？请问尊姓大名？”许逵摇头应道：“我是走镖朋友，姓许名逵。”

田树德问邱贵和道：“黄仁甫这几年得的金子，可是同一个牌号？”邱贵和道：“这可不知道。只是头一年他得的那条金子俺见到，黄灿灿的蒜条金，委实惹人爱，却是没留心看牌号。”田树德摇头道：“这事有些尴尬。何东儿的两条金子怎恰巧和锦屏山给黄仁甫的金子一模一样，还会牌号

皆同咧？”邱贵和道：“可不是么，知县相公就为着这一层，才硬说黄小村、何东儿两桩血案，全是黄仁甫干的。可怜黄仁甫过了两堂，就皮脱骨露了。”

田树德笑道：“有这点可疑，错知县这回却不算十分大错。”许逵听了，忙问道：“怎的叫做错知县啦？”田树德笑道：“本县相公名叫王丹。司里挂牌时，原来是委一个大挑举人王舟，不料稿案师爷办稿时将‘舟’字儿写成个‘丹’字儿。布政老爷糊里糊涂，也没看清楚，就画了‘行’了。这事通省皆知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自然只好任他这捐班知县到任了。从此人都叫他错知县。真果他接印到如今只半年，却错了不少的事了。”

三人在车中谈着这件事，倒把长途辛苦忘了。许逵更是呆呆的望着天上黯淡低云，满腹思量怎样打救黄仁甫，把一切事都撇开了，连田树德时时向他留意，都全没觉着。邱贵和却不时和许逵、田树德攀谈，替黄仁甫呼冤。车声辘辘，夹着他三人谈话声音，不一时，已走了二十余里路程了。赶车儿的在车辕上，高声问道：“离德州只小半站了，老客们可要到前面何家庄歇会儿，喝口热水？”邱、田二人齐应：“别停，朝前趲吧。”许逵却说，停一停，我有点事儿。”邱、田二人因见许逵镖客打扮，不敢和他别扭，忙改口叫：“赶车儿的，您就停一停吧。”赶车儿的嗥了一声，抖动长缰，扬起鞭子，刷了一鞭，啊哪一声，牲口脑袋一昂，只听得蹄声加急，两旁地屋过的更快。转眼间，遥见前面一丛房屋。路中间，早有饭店、茶棚的伙计们吆喝着：“老客们，打尖呀！今儿新宰的猪羊，烫得好白酒，喝一盅，挡挡寒气吧！”就这乱嚷声中，赶车儿的向着其中一个伙计将鞭儿一

指，那伙计见了，连忙一面装着笑脸嚷：“辛苦了！怎这时光才到啦？可够冷的了。”一面将手一拦，那牲口是长行惯的，懂得规矩，一撇脑袋，后车跟前车的，进了草棚，霍的便站住了。

许逵抢先下车，忙去寻着杜洁、皮友二人，另自寻了一家清净些的茶店坐下。杜洁问道：“您因甚要歇下？趁早趲一程，今儿还能赶到德州啦！”许逵道：“我有桩要紧的事和您商量。您且说，沈老五这时可还在锦屏山”杜洁答道：“这可难说。他性急，接着了师傅的书子，没个不赶急奔去的，八成儿赶在俺俩前头。就算他没动身，俺俩这时也不能远道儿去觅他呀。您这时怎忽然想着问起他来？且说是怎的一回事？”许逵将车中听得的话，略说了一遍道：“这件事，咱们怎能袖手不管咧？”杜洁听了，皱眉道：“这桩事，骨子里情形很杂，不容易明白，不是一两天弄得清楚的，咱们怎能久耽搁咧？”许逵道：“可不是，我就为这发愁，在车儿里忖了半晌，也没得个善法。”

二人低头思忖了一会，连皮友也在旁代黄仁甫干着急。赶车儿的催了一遍，被许逵喝退了。杜洁向许逵道：“这桩事要是沈老五还在锦屏山没动身，咱俩就绕道儿走一趟，也没要紧。只恐他先离了山寨，咱俩白绕道儿还是小事，倘或锦屏山的头领也不管这事，俺们再回去，岂不更迟了？一来耽搁路程；二来黄仁甫的性命还不知保得么？”许逵听了，也十分着急，默默无语。皮友在旁，听他俩商量了半晌，没得个主意，忍不住了，开口问道：“许三哥不说是锦屏山寨里有黄仁甫的兄弟黄礼在那儿么？咱们如今到河间去，俺虽不敢问是怎样一桩事，却是不知要几时赶到，才算不迟。依

俺看来，就算是杜四哥说的那位沈五爷不在那山寨里，难道那黄礼也能不管么？不过是咱们得计算路程，必须不致耽搁到河间的日期才好。”杜洁不待他说完便跳起来道：“真有自己的！俺俩真搅糊涂了。咱们到河间在元宵节前总不算迟，如今就奔锦屏山去吧。”许逵也道：“我正想着这事咱们没十分得着底细，文干武干全都不得当儿。既如此，咱们现在就赶快到锦屏山去吧。”

三人正说着，赶车儿的又来催了。许逵便对杜洁道：“四兄弟，咱们可要打这儿岔过去？”杜洁向他使了个眼色道：“到德州再说吧。”许逵便不声响，上车去了。杜洁领着皮友上了车儿，仍向德州趱行。在车中，心里终是抛不开这桩金条案，便故意向同车客人兜搭，探问这一案的线索。客人却异口同声都说：黄仁甫的兄弟本做强盗，这事儿一点不冤枉。杜洁道：“俺虽只才听得这一案的大略，却是想着这事要真是黄仁甫干的，他怎敢拿着金条到州里来兑换咧？”那客人道：“老客，您不是俺德州人，您不知道俺这不远有座锦屏山，那山寨够多么厉害。别说咱们这德州、曹州的府太爷不敢惹他们，放着那么些兵将的曹州卫，也不敢调一将一卒捱到他山边去。黄仁甫的兄弟便是这寨里的头领。他仗着这硬腰子，眼睛里还有德州的官儿吗？哪知道这错知县胆子不怕雷，竟将他掣起来了。这也叫活该。”杜洁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锦屏山的好汉怎么不来寻岔子咧？”那客人道：“州里老早防备了。府太爷身边有个保镖的名叫霸河东万夫雄，本领十分了得。马上步下，没一样不出色当行。且是教里人，会得法术。原本是府太爷家中护院的，这回特地去了来，还带着他兄弟和俩师弟。听说他师傅的法术更

赛过神仙，呼风唤雨，法力无边，听说也要来了。就是府太爷虽是个文官，听说武艺也十分出色。锦屏山的强盗耳目比咱们长，得了这讯儿，还敢来大虫嘴上拔毛吗？”杜洁道：“既然有了这般异人，为甚不去剿平锦屏山咧？”那客人道：“听说是原任曹州卫胆儿只米那般大。俺德州隔州隔府的，不好去管他。如今为着这金条案和锦屏山关连着，又逢着院里调河北卫指挥有名的蛮将螃蟹王忠皓借署曹州卫，府太爷正等着他到任会剿，公事已经通详上去了，营里正招人补缺。俺便是听得这讯，去府里投军的。您瞧着吧，那锦屏山贼终过不了安适新年了。”杜洁便顺势探问：“德州营里武官的本领怎样？”那客人道：“千户百户是院里特地派来剿强盗的。听说多是在黔国公府里借调来的。还调了两个指挥来，一个个都是强弩大刀的英雄，院里也是恐怕闹出梁山泊那般的岔子，决计要做这一趟平了这些强盗，因此全选尖的货去攻山。老客要是在州里耽搁着，有的热闹瞧啦！”杜洁随口应道：“热闹倒不想瞧，只要平了强盗，咱们得平安，走道儿，不纳地头钱，便是福气了。”那客人道：“锦屏山倒不要地头钱，只是爱劫过路官府。官府被劫了，还是向老百姓身上讨还，终不是苦了咱们百姓么！”

如此说说谈谈，日影西斜，融冰滴水之声已渐渐稀了。黯淡暮色之中，隐约看见一座城池，十分雄壮。那赶车的因要赶路，牲口半日没歇脚，嗚嗚嗚嗚走得十分迟缓。杜洁便问：“此地进城还有多少路程？”赶车儿的说：“只得五里不到点儿。”杜洁便推说：“要在城外庄子里去望个亲戚。”叫车儿停着。招呼许逵下车儿。许逵会意下车，同到路旁茶棚里，解开包裹，算给了车钱，另外给了一贯赏钱。赶车儿的

心满意足，谢过了，赶着车儿载客进城去了。

三人步行着，将近城边。许逵便道：“咱们还是进城去，探听一回，好做准备。”杜洁道：“甭探听了。”便将在车中听得那投军客人的言语，和许逵说了，指着那城头上招军旗道：“您瞧，这不是招军旗儿吗？那客人的话八成儿不假。只不知这些调来的兵将本领真果了得么？要是锦屏山敌不下，咱们还得缠住身子，走不动啦！”许逵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今儿夜里便去劫了黄仁甫出来，送到锦屏山去。横竖他们原要和锦屏山作对的，咱们也用不着瞻前顾后了。”杜洁摇头道：“使不得！一来，这件事，不问明白，不知黄仁甫是不是冤枉，要是咱们劫了个的确有罪的窃犯，岂要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？二来，这么一来，他们一定急急起兵去攻锦屏山。要是山寨里没得着讯息来不及防备，便要吃亏。三来，咱们冒昧蛮干，不单是要牵连许多好人被官府疑心他，拿了去吃苦，且是黄仁甫是锦屏山贼，血案是锦屏山做的更加着实了，不是冤没伸得，反倒坐实了么？咱们为着什么来呢？”许逵听了道：“既有许多的挂碍，劫不来牢，咱们便赶快到锦屏山去吧。

杜洁道：“咱们只是送信去，用不着三个一齐去。咱俩总得留一个在此地探消息。”许逵道：“探消息是细腻功夫，我是个老粗，弄不来这个。您在这儿待着，我跑这一趟吧。”杜洁道：“俺有个熟识在曹州千户衙里，想着要顺便去探一探曹州卫的虚实，还是您在这儿待着吧。”许逵急道：“那么，咱们还是同去。”杜洁道：“只是此地没人在这儿坐探，待咱们再回来时，岂不是任甚全不知道么？”许逵方要答话，皮友早禀言道：“您俩尽管放心去，俺在这儿待

着，管保误不了事。”杜洁皱眉道：“你从来不曾独自打住过，能干的了么？”皮友拍胸道：“四哥放心，总不叫俩哥哥担心事，俺小孩儿，容易听得消息。您俩回来时，俺准能探得这儿武营里的虚实。若凑巧，连那金条案也许能探得些眉目，您俩只管放心同去。要是曹州先发动时，也多一个人帮忙打仗。”杜洁知他聪明伶俐，言语有节，料来误不了事，且是他害冻瘡，也好让他将息几天，便道：“您一人在此，不能打听的别乱打听，须知这事儿急不来的。独自一个，闹出了岔子，一时没人救应，不是当耍的。”皮友点头答应：“知道。”

杜洁便和许逵领着皮友到城外一家小客店里住下，要了酒饭，吃喝一饱。杜、许二人将带的银两取出一百两，因皮友身边有钱，只代他给了十天店饭钱，二人便到车马行里雇车。不料赶车儿的都要回家过年，要是南北大路上，赛过他们家乡，出重价还有人肯去。这到曹州的州府僻道，却没人肯去。再打听牲口时，也是一般，只有长行驴子，赶脚的讨五两银子一头，外带加一头跟驴，总共讨十五两，酒钱在外。杜洁心想，脚钱贵些且不管他，只是驴子太慢，不能破站趲程，年内还恐不能赶回来，便和许逵商量。

许逵因问了好几处，没人承应，早不耐烦了。见杜洁要寻驴夫，雇驴子，便道：“谁耐烦受那厮们的鸟气啦！咱们买牲口去，拼着扔掉几两银子罢了。”杜洁一想，也只好如此。便和许逵俩带了一百两银子，直到城门口骡马行里来。恰好有个集宁马客，还有三骑牲口没卖去。二人看那三骑牲口，两匹黑马、一匹黄马，还不错，便讨了鞍辔备好，各试了一辔头，脚力委实健快。便问行家，讨多少银子？”行家

见杜洁公子哥儿模样，张嘴便讨一百五十两银子一匹。杜洁微微一笑说：“这俩牲口倒不错，只可惜饿坏了。”行家道：“这牲口委实是插汉儿部来的。只因货好价高，没人肯买，几个月耽搁下来，便瘦了许多的。”集宁客人接口道：“我这趟带来百多匹牲口，就这三匹是北口小蹄儿，一天少也得跑个三四百里地啦。”杜洁因身边银子不多，便还他二百两银子，全给买下。集宁客人听了，心中暗想：就这价钱，也还有四分利钱好赚，且是只剩这三匹牲口了，几个月没人还价，如今近年了，不如再讨加些，卖了他，别为这点尾货久擱着，耽搁时日，倒失却生意，反不合算。便道：“老客再添些吧，我只求脱货回家，也不顾蚀本了。”杜洁便加了四十两。行家又帮着讨添，许逵又加了二十两，总共二百六十两银子，将三骑牲口买了。又在马行里，配了三副鞍、辔、鞭、镫，一共算作二百八十一两银子。便叫行家跟随到店，取了银子给他。二人各备一匹黑马，将黄马给了皮友做坐骑。

当下，杜洁、许逵喂饱了牲口，再叮咛了皮友一番，皮友一一答应了。二人牵着马，捎好包裹，向店家讨了灯笼、火把、松油、壳子，防着半夜云遮月落时好用。拾掇好了，便出了店门，上马加鞭，照大路趲程。皮友送出街头，自回客店。

杜、许二人因事情紧急，且是熟路，乘着月色明朗，打马飞奔，羽箭离弦一般的跑去。那两骑牲口也委实好脚力，螳螂似的脖子一昂，长鬣一甩，嘶风呼气，前骋后驰，三帆满风快船似的，只听得满耳风声。到了天明时，已走了二百几十里路程途了。晨光微熹之中，远望见前面单家庄围罩在蓝

岚白雾里面。

二人纵马来到了庄前，只见那庄子雉堞巍峨，旗斗高竖，差不多的府城也没那般雄峻。马奔庄门，遥见庄门大开着，瓮门黑黯赛似城门。门旁一间厅房，坐着五六个粗黑大汉，见二人来到，便有一人向前问杜洁道：“老客是路过，还是到敝庄的？”杜洁知道山东路上因为绿林勾结倭寇，地方上都有乡勇，便按着行路规矩，将马一带闪在路旁，拱手道：“在下路过宝庄，烦请上复庄主，不及登门请安了。”那人又问许逵道：“请教达官，贵镖局的字号？”许逵知他们因为杜洁书生打扮，误认自己是杜洁保镖的，便答道：“小字号儿湖广武胜，这一趟是送朋友进京赶春闹，没带货，因此也没带旗帖，还请上复贵庄主。”说着，便在百宝囊里取出一张“武胜镖局镇衡山许逵”的大红单片，递了过去。当下有人接了，出了厅房，领着两骑马，来到庄内街上一家车店里，又招呼过了，别过自去。

二人要了酒菜吃喝着。许逵向杜洁道：“我在这条路上也走过不少趟数，却从来不曾见这般严紧。这等看来，单家庄中定有能人。”杜洁道：“去年倭寇陷济宁，曹州路上村庄都练乡勇，筑高垣。不过此地的确有能人，瞧他这般布置，竟是大将守汛的排场。方才进来看见的乡勇巡哨，那部勒也不弱似军伍。只不知是谁在此主持？”许逵道：“不知庄主是谁？江湖上不曾听得说起。不然时，咱俩就去拜望他去。”

正在谈论着，忽见有五骑马来到店门停住。当先一个后生，头扎包巾，身披细甲，腰束银丝带，足登虎头靴，眉清目秀，口小唇红，生得十分俊俏。后面四个都是乡勇打扮，

包头扎腿，穿着“单”字号衣。那后生进店来，掌柜的连忙起身出柜，笑脸相迎。那后生问道：“可有一位南边赶考相公，和一位护镖达官投宿在你店里？”掌柜的忙陪笑答道：“是、是，正在喝酒啦。”许逵不待他近前，便起身拱手道：“在下便是许逵。不知有甚事体？”后生听了，便撇了掌柜的，三脚两步，来到杜、许二人桌前，拱手道：“在下凤舞，是本庄教头。敝庄主闻听两位打此路过，特着俺前来奉候，并请两位不要嫌弃，耽搁些时，让俺庄主聊尽地主之谊。”许逵方要答话，杜洁已知他口中虽是十分客气，实际的来意是盘查，恐防许逵性直，漏出实话，便一面让凤舞坐下，一面抢先接口答道：“俺进京赶武试，因为和这位许兄曾经同门，便一路同行。路上还有些小事情，不能久耽搁，庄主的盛情，只好心领，回来时，再登堂拜谢！敢烦台驾代达下忱。”凤舞道：“俺庄主只是一心敬礼天下英雄，并无别意。听说大驾晋京，却不走德州大道，转来到敝地，必是有些贵干，故此叫小弟前来邀请盘桓些时。要是大驾的贵干，俺庄主能够为力时，还想效些微劳，也显得地主之情，留个江湖交谊。”杜洁听了，心中一震，暗想：“问得好厉害呀。便回答道：“俺俩只因有个世交在曹州，一来，借北上之便，前去探望；二来，想相约同行。现今岁暮，年前无日，委实不敢多耽搁，还望原恕。”凤舞微笑道：“俺有句言语，幸恕唐突。俺闻得敝庄上先生说：武胜镖局是湖广一带最有名的局子，南北一带江湖好汉、绿林英雄，多有往来。因此凡是武胜旗子的镖管保平安，只是和白莲教不大交往。因他镖名声名远震，教友也不肯十分奈何他。适才庄主和先生得见许达官的大帖，知非等闲之辈，十分的敬仰，

便想着敝庄朝东两站便是锦屏山，两位不走丁旺庄，却来到敝地，或许是要到锦屏山去望朋友。恰巧那锦屏山几位好汉多在敝庄，敝庄主便叫在下前来请教，要是往锦屏山，便不必多劳跋涉，就此便可相见。若是另有贵干时，还望恕过在下冒昧失言，杜洁、许逵听了，一齐暗吃一惊，想着这先生不知是甚等样人？却如此精明，倒要会他一会。杜洁更忖着自己和许逵的武艺，就算是他说来赚人，也不致吃不了，受亏损。便道：“俺在江湖上也多曾闻得锦屏山的声名，久想会一会几位头领。今又承贵庄主十分美意，俺俩便抽一刻工夫，一来，晋见贵庄主当面致谢，二来趁此机会，也得会锦屏山好汉。一时得结两重江湖交谊，俺俩真是欣幸极了。”许逵见杜洁答应了，便也道：“庄主如此瞧得起俺俩，俺俩怎敢不中抬举，辜负盛情！”

凤舞见二人应允了，大喜，便起身叫：“掌柜的！酒饭银子到庄上领去。”杜洁忙拦道：“这个不敢奉扰！”凤舞道：“两位不必客气，俺已吩咐过了。本庄规矩，他断不敢收两位的银钱的。”杜洁一面谦谢，一面暗想：瞧不出这小地方，却治理的井井有条。待许逵换好巾袍，凤舞当先领路。出店门时，四乡勇已将二人的黑驹备好，牵在手中，待二人出来，便将缰递过。杜洁、许逵扳鞍上马，凤舞扬鞭前导，四乡勇骑马后随，掌柜的躬身送出店门。凤舞一摆手，双脚一掙，呼刺刺，趁大路飞驰。

杜、许二人在路上和凤舞攀谈，询问庄主姓名。凤舞道：“敝庄居户皆不姓单，单家庄只是个地名。庄主姓伍，名柱，年才二十五岁。自幼习得一身好武艺，马上功夫十分了得。年纪虽轻，这曹州一带多知他的字号，地方上多受他

庇廕，都称他为千年松。老庄主故过世才一年，已将这庄子拾掇得铁桶一般。庄上大小事情都是亲自料理，一切布置却有吴先生吴璈。吴先生原本是湖广人，和许达官是乡亲，从前游幕到北边，随着庄主的娘舅，来到此地，和庄主一见如故，近年来教导庄主读书作诗，更加亲热。庄上一切事，都是吴先生主裁。庄主因他为人仁义，且是多才多智，常叫他做智囊。庄上众人没个不十分敬重他的。”

杜洁又问道：“不知庄上共有多少乡勇？几位教头？”凤舞道：“庄上共有五百余户人家，按户出一人，除却鳏孀居户，练得五百二十个勇壮。总教头是金麒麟凌翔，云南昆明人。副教头便是在下。还有梅花鹿李青、双锤李隆、飞毛腿欧弘、赛叔宝徐建四位教头，各领着一百名勇壮。余下一百名是凌教头和在下领着。庄主随身带着二十名亲随，跟来的四个便是亲随。这庄外周围，都是居庄内住户的田地。庄主自己有二千多顷地。乡勇的用费，都是庄主独自支用的。按月要二百六七十担人粮马料，五百多贯用费钱，从没外取过。自从立了庄围，除却纳粮，官府不敢来讹索，住户比前时安宁许多，都道庄主和吴先生善于调处，无忧无虑的过着日子。”

杜洁、许逵听了，十分欣喜，提防之心，早已抛却了。一路再看那些居民，真果是向曝闲话，雍雍熙熙，度着冬日。见凤舞走过，男子都立起身来，彬彬有礼，不似乡野之区。行了约莫一里多路程，远望见一片乌麓，黑压压的据在高峰之下，四面粉墙高耸，十分雄壮。远瞅去，庄前一片广场，正在练兵，许多人蠕蠕而动。正中一杆数丈长的旗杆，悬着一方蜈蚣走穗的大旗，却看不出上面有些什么。凤舞在

前面马上，扬鞭遥指道：“这便是伍庄主的住宅，正在操练啦。”

杜洁、许逵随着凤舞，马上加鞭，转眼已来到庄前坡下。凤舞两腿一夹，那马箭一般向石级上奔去。杜、许二人便也一抖丝缰，使劲一挝，随后赶奔上来。只见五百来个乡勇正由五花阵改作一字长蛇阵。中央一将，身材高大，长眼高颧，头戴灿铜镂空堆花盔，身披烁铜锁子连环甲，当胸悬着耀日生光的护心镜，扎着斜十字丝绦，腰束烁铜秋叶缀锦战裙，束着缠丝双结叠金鸾带，佩着口金丝叠花嵌玉剑，足踏黄缎抵地虎短靴，手中正扬着一方鹅黄斜角旗，指挥摆阵。当中台阶上，立着个方面长眉、青袍银铠的少年。左边立着个方巾青衫、白须拂胸的老者。约莫便是庄主伍柱和先生吴璫。

杜、许二人连忙翻身下马。伍柱、吴璫两个一齐下阶相迎。当中那将便是金麒麟凌翔。将旗一挥，五百来个乡勇一齐半跪。领头的四个教头都是黑盔、黑甲，各执鞭铜锤斧，抢过来，向杜、许二人打参。二人忙一一还礼毕。伍柱、吴璫便邀二人进庄。杜、许二人转向凌翔和四教头告过“且失陪”，便随伍、吴、凤三人迈步进庄。凌翔转身立即传令：“收队！”领着四教头随后进庄来。

杜、许二人进了穹窿庄门。便是一层屏门，中门大开。进了屏门，过了大丹墀，便是一间十根柱敞厅。打厅后转出去，走过许多仓库，两进闲房。又转过一座丈余高假山，便见一重月宫门。再朝西拐弯，穿过一扇墙门，来到一所花苑，朝东一排七间廊房，当中的一间小花厅内。凌翔也赶到。众人重新见礼，通问姓名毕，一一落坐。小厮献过茶，

又端出八色茶点，摆在当中圆桌上。伍柱便邀众人到圆桌前团团围坐。

伍柱和杜、许二人叙过客套语。吴璈便问二人道：“两位仁兄到曹州有甚贵干？”许逵答道：“只不过探望朋友。”吴璈拈髯点头道：“如今岁暮天寒，两位仁兄若没紧要事件，怎肯耽搁程途，不赶到京城度岁？咱们都是埋没江湖的英雄，尽可肝胆相照，不必避忌。二位有甚事，俺们尚可为力之处，还当竭智尽能相助，聊表寸心。”杜洁坦然说道：“俺俩的行踪，并不是故意相瞒，实因事关他人，不得不略为审慎。”接着便将自己和许逵北行的缘故，和在延津牢中相会，以及车中闻得金条案仗义送讯的细情，直说一遍。伍柱、吴璈、凌翔、凤舞等听了，齐声赞称：不愧是当今侠义英雄！

杜洁将话说明白，便要告辞起身，赶往锦屏山去。伍柱忙拦住道：“好叫俩位得知，锦屏山好汉，除却令师弟已经动身，赛由基赵佑守寨，全都到了敝庄。俩位便请在此相见，不必再劳步到山寨去了。”说罢，便叫庄丁：“到后面园里去，禀告程爷和众位爷，就说有南方英雄专程相访。”杜洁大喜。许逵生平不会说谎话，回想方才言语朦朧，心中十分难过。却是事已过去，无法回旋，只好忍着。

伍柱立起身来，叫庄丁领道，让杜、许二人先行，自己和吴璈、凌翔、凤舞随后，出了小厅，由走廊向西，过了一重秋扇墙门，便是一所大院落，却静寂寂没一点声响。横过去，又走进一重六楞敞门，便见一所花园，当中一泓清水横在假石山前。庄丁领着，从那小涧上石桥到假石山前。向右转过山脚，便见一片枯藤包裹着一丛房屋，只露着几个窗

户，若在春天时，竟只瞧得一片碧，瞧不出是房屋。

杜、许二人正一面走着，一面鉴赏这小园景致，忽见对面绿屋中走出一行人来，望见有人进来，便急赶过来。二人瞅去，只见当先一人，圆面浓眉，罩着大红风兜，裹着青绸披风，瞅不出着甚衣服。随后一人，身材魁梧，蓝巾蓝袍。还有两个，中等身材，一个着件绿缎箭衣，一个武生打扮，浑身紫酱色衣履。

伍柱见众人迎出，便抢前一步，向杜、许二人道：“这便是锦屏山众好汉来迎二位了。”杜、许二人只认得那蓝巾蓝袍的是石灵龟归瑞，曾经在南边走过水镖。伍柱招呼众人 and 杜、许二人相见，各通姓名。原来那裹青绸披风的，便是锦屏山都头领豹子程豪。着绿缎箭衣的，便是万里虹黄礼。武生打扮的是虎头孔纯，都是锦屏山的头领。英雄相见，握手言欢，彼此皆十分欣喜。伍柱让众人都到屋里叙话。一众十余人齐到碧荫书屋中来。

众人进屋坐定。庄丁献过茶，彼此都道钦慕。叙谈时，得知锦屏山原是孔纯创的。程豪、归瑞原都和孔纯是朋友，特地邀来聚义的。程豪年才二十三岁，江淮扬州人氏；孔纯二十岁，山东青州人氏；归瑞也是二十岁，和杜洁同乡，都是江西莲花人氏。山中还有太原赛由基赵佑，年岁最少，把守山寨，未曾同来。归瑞的妻子，便是凌翔的妹子玉麒麟凌波，年才十九岁，水里功夫十分了得。十岁时便能在昆明湖中不露面吐气，余二里多远。后来和她哥哥凌翔同师，练就一对金鞭，一口宝剑，本领出众，立誓要嫁个水旱功夫和她相对得来的。恰巧在这庄上，遇着归瑞，也是水上英雄，且是使得一对好钢鞭，又深谙剑术。凤舞原也是锦屏山的头

领，见他二人正相对称，便和伍柱俩给他俩做了个媒人，婚嫁将近一年了。这次也同来，探望哥哥。只因有些事情，出外多日，还没回来。

杜、许二人和归瑞叙旧，问起他：“娘子到哪里去了？”程豪代答道：“归兄弟的娘子，也是敝寨头领，现到德州料理些事情去了。”杜洁听说“德州”二字，陡然想起，便接说道：“正是。俺俩这趟专为德州一桩事要到贵寨来的。方才说话高兴，竟然忘了。”归瑞接口道：“可是为那大案么？”许逵听了，双手一拍道：“可不是吗？”程豪道：“归弟妹正为这事到德州去了好几日了，却是还没音信到来。两位大哥，既是为金条案来到此地，想必是得知仔细了，还望见教。”许逵便将在车中听得邱贵和所说的话，全盘说了。黄礼便立起身来，向杜、许二人拱手道：“承蒙二位兄长仁义，在这岁暮天寒之时，远道前来送信，俺黄礼只有感激的份儿，也不敢将套言来谢。只是这桩事，委实有些尴尬。照许大哥这般说来，连俺自己也不得明白。如今坐下的都是江湖好汉，并没外人，待俺将这金条的来历说一说：

“这金条是三年前，俺初到锦屏山时，和赛由基赵四哥俩下山当箭子，在山海关遇着一班官眷，约有三四家子，结伴回南，打听是屯边武官的家小，便想着他们平日克扣军粮，虚报边费，使兵垦地肥私，鱼肉百姓，无恶不作，怎能放得过他！便紧跟了他们，直到山东界上，便下手做了，还做翻了一个护送的武官儿，因此得了二百多条金子。这几年，山寨里采办粮食，都是俺去。俺便顺便叫俺哥哥黄仁甫到德州码头上过馓。第一回给了他一条金子，不料他没承受得。第二年又是如此。今年俺再给他一条金子，不料倒出了

这大岔子了。这事俺敢保俺哥哥的金子决不是盗了什么何东儿的。如今这德州的瘟官既这般糊涂，只求程大哥许俺下山去一趟，救俺哥哥出牢。”

程豪忙答道：“您哥哥受累，您自是应去救他，只是得想个万全之道再去，才不致有失。且是德州颇有能人，也不是您一个人去便能了事的。”杜洁听他们如此说，便忙截住话头，问道：“照程大哥和黄大哥方才所说，竟是还没知道有这一回事。那么，归家嫂嫂却因甚到德州去呢？不知可能告诉俺俩么？”程豪答道：“这有什么不能告诉，……”正待要说出时，忽有一个伴当模样的人向归瑞耳边悄说了几句，归瑞便立起身来说道：“玉麒麟回来了。”程豪大喜道：“那么，待她自己来说吧。”杜洁、许逵知是凌波已从德州回来，且不再追问，随着众人起身出迎。

要知凌波回至单家庄有何话说，读下章便知。

第十章 计诛凶菩提邀众侠 谋叛逆妖道说藩王

话说单家庄中众英雄听得报说凌波回来了，都起身出迎，杜洁、许逵二人，更是急于想见见这位女英雄，忙起身随着众人迎将出来。还没跨出房门，便见迎面来了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，生得圆脸、阔额、细眉，长目，脸白如脂，两手特长，浑身武生打扮。头裹月白武生巾，身穿月白箭衣，下着月白甩裆扎腿裤。背脊上露着一大把月白剑穗，腰悬月白色鱼皮弹囊，手提一对烂银宝塔鞭。杜、许二人方想要问来的是谁，却见凌翔叫“妹妹”，接着便见程豪等都向她道辛苦，便知是凌波装成了男子模样。瞅她那英挺精神，确是瞧不出她是个女子。凌波含笑和众人招呼过，便赶着和杜洁、许逵通向姓名。伍柱便邀众人到屋里坐。

这时庄丁已将酒菜摆上。众人进了碧荫书屋，便都不客气，听伍柱和吴璈两个安了坐位，一一落坐。伍柱执壶筛过了一巡酒，便向凌波道：“这回辛苦了大妹子，不知可曾了事？”凌波笑着摇头道：“了事么？还差的多啦！”归瑞听了，拍手道：“如何？我说你一人去不能了事，硬要和我赌赛，如今可是输了，还有什么说的？”凌波向归瑞瞪了一眼道：“哪，您且不要快活早了，看可能叫您说了嘴去？只不过这事越牵越大罢了。”程豪也笑道：“您俩且不要斗嘴，凌家妹妹事干的怎样了，且说出来，大家听听。”

凌波喝了一口酒，亮着嗓子说道：“我打这儿动身去，便想着先要打听徐季藩那厮的踪影，才能知道德州这一趟是不是请了白莲教的帮忙。徐季藩这两年只在济南、济宁一带传徒布教，很容易打听。我便先到济宁州去，打听得那济宁指挥李汉云很爱习教，已经拜了徐季藩的得意弟子赵天申做师傅，专心习学，颇晓得些邪法。我在济宁耽搁两天，打营兵口里探得徐季藩确是领着他的儿子徐鸿儒到德州去了。我仗着牲口快，便急忙赶到德州。哪知才进城门，迎面便瞅见镇恒山坐在囚笼里，许多兵勇押着，……”

许逵、杜洁听到这里，一齐大惊，站起来拦问道：“沈五弟怎生被陷的？”凌波忙笑答道：“您俩甭急，且待我说呀。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！”杜、许二人听说现在已无事了，略觉放心，依旧坐下，留神听凌波说。

凌波接着说道：“我那时不知他们要将沈家兄弟解到哪里去，只得远远的跟着。不多时，便解到府衙里去了。我在衙前待了一会，没见知府官儿坐堂。便在衙前一家饭店里投宿，那店里住着的都是打官司的。那些三班六房差役人等，都到这店里来兜生意。我觑便向一个年老的刑房搭讪着，问起沈老五的案情。哪知他一听得我问这桩事，只吓得两手齐摇，连说：不要谈！谈不得！我问他是怎的一回事？他说，是谋反叛逆的大案子，明日就得解到巡按御史衙门去。再要问他时，他已连忙逃开了。我左想右想，想着我动身时，你们所说花银子打点的话，是办不到的，身边带的银子，也没处使，只有待他们起解到巡按衙门去时，拦在路上，给他截下来的这一法。

“次日天还没亮，他们便押着沈老五起解了。待我候饭

店开了门，再寻人探问时，才知已走了许久了。我这一急，非同小可。连忙给了店钱，打着牲口急赶。足足的赶了一天，也没赶上。心中纳闷着，他们押着囚笼，怎能比我这日行五百里的牲口还快咧？若是再有一天赶不上时，他们便到了巡按衙门了，我这趟可不是糟透了吗？拿什么脸回来见你们咧？当下以为他们是连夜走的，所以这般快。便也拼着辛苦，连夜趲赶。不料牲口不济了，一路直打趲趲。没法，只得寻了个枣树林子，下马坐着，放牲口去水塘边喝水。才坐得没一盏茶时，忽见一团黑影在塘边欵的飘过，塘里的水，也被那黑影拂过去带动的风，叠起了几层波浪。再看那马，正低着头不知吃什么东西。我这时，心中大惊，连忙起身过去，将牲口掣住一看，地下只有一个被马啣破了的纸包。再四围细看，绝无一点响动，也不见那黑影的踪迹。暗想这黑影如果是个人，这功夫可不小。这旷野之地，一霎眼便不见了，怎不使人吃惊咧？当时却是想着救人要紧，也无心再去追寻那黑影儿，便上马赶路。不料这马和先前大是两样，四蹄撒开，和腾云驾雾一般，耳边只听得呼呼的风声，更瞅不清路边有些什么。

“就这么奔驰了一夜，也不知奔了多少路程。天色微明时，便瞧得远远雾气中有一群人，其行如飞。我料着定是那些解沈老五的兵勇，急夹着裆子，骤马飞驰。约莫一盏茶时，便赶的相差只三百多步远近了。定睛瞅去，一点儿不差，果然是一个官儿，带些兵役解着沈老五在囚笼里。我便卸下弹弓，向那押在后面的武官儿，发了三个连珠弹。哪知弹子打在他后脑，他竟和不知道一般，仍是倒提着长矛，飞一般的前走。我还以为弹子是打在他头盔上，只是他那脚走

委实快，就是兵勇们也和他一般。我心中大疑，且是大急，忙将弹弓背，打着牲口急急追去。追到约莫只差二百来步了，便将梅花钢针的袖箭，向那武官后心射去。我这家伙可是铁板也得扎穿，没个铠甲挡得住的。不料箭到他背上，反碰了回来。我一个没留神，箭已回到我面门前来了。我大吃一惊，连忙将左手的弹弓甩起一拨。哪知这箭的劲，比射出时大的多，竟将弓弦射断，弓背扎炸了。

“我这时情知不好，这解官儿的内功比我强多了，我断不是他的对手。却又想到沈老五不能不救，便硬着头皮，赶上前去和他拼斗。料来凭我这对金鞭，不见得就吃了他亏去。及至赶到他背后，我早已弃了破弓，掣起双鞭，向那解官儿当顶盖下。这当儿，只听得他哈哈一笑，一偏头让过双鞭，也不回手，只将左手向我一扬，不知什么东西，扑了我一脸，顿时一阵头昏，便倒撞下马来。刚一倒地，人略清醒些儿，方要跳起时，那解官儿的长矛，已离我胸膛不到五寸。我正在无法招架，更没气力滚开让过，只好等死的当儿，猛然听得有人高声念了一声佛，就这一声佛号未完的一霎眼间，陡见一个笑嘻嘻的胖和尚，将麈尾一拂，架开长矛，喝道：‘光天化日中，怎能许你用邪法伤人！’我这时心中喜的不知怎样喜法，忙乘着这空儿，使个鲤鱼打挺蹦了起来，看时，那解官儿和众兵丁都躺在地下，长矛已折为两段，抛在地下。我这时更不知是惊是喜，忙要寻那和尚道谢时，却见和尚将麈尾向囚笼一捌，囚笼顿时整个儿碎了，回头向我说道：这些伤天害理的东西，交给咱办吧！我连忙向他下拜道谢。哪知他拉了沈老五，一甩袍袖，一闪眼已去了三五百步了。待我抬头时，已只见些微影儿，没法追赶了。

已只得提着双鞭，将那解官儿和兵勇们全给打死，便打小路上赶回来了。我一路想着，不知这和尚是什么样人？夜里所见的黑影，不知可是他么？他怎不许沈老五和我说一句话儿？瞅沈老五那模样，也不象认识这和尚。更加奇怪的，是他怎知我是女人，叫我大姑娘？”

正说着，陡听得屋梁上有人呵呵大笑，高声说道：“这也不懂么？”众人大惊，一齐立起身来，各抽兵器，回环顾望。这当儿，各人都觉得眼前一亮，接着便见当门立着一个身躯异样高大，慈眉和目，嘻着一张笑口，弥勒佛般的一个胖大和尚，向众人呵呵大笑道：“我来迟一步，劳凌头领代我说了半天，我这厢有礼了。”说着便合十为礼。众人已知道来者便是凌波所遇的和尚，就是没猜着的，见他这般说法，也料想没恶意，凌波是见过他，且知道他的本领的，便连忙一面向众人说明白，这便是那劫救了镇恒山沈老五的大师傅。一面便离座到和尚跟前施礼，请问姓名。这时众人都知和尚无恶意，且是来相助的，便都向和尚抱拳还礼。千年松伍柱向前，挽请和尚就坐。

那和尚也不推辞，便向当中席上坐下，向众人道：“我便是笑菩提丈身和尚。这趟偶然多事，凌头领已说过了，不必再烦。只是我原为我那不肖的小徒，兼程南来，却想不到无意中救了沈头领。在座众位中可有往河间去赴会的么？路上可曾遇着小徒金刀茅能么？”许逵听了，连忙起身将众人姓名一一告诉了和尚，并说道：“俺许逵和杜师兄便是专程到河间去的。俺俩虽没遇着令徒茅金刀，却是已知道茅金刀确已到河间去了。”

丈身和尚听了，喜道：“我这趟由荆州动身北游，在山

海关遇着友鹿道人，硬拉我到河间去。我原也应得到河间去走一趟，便和他同去。后来知道河间的事，不是一两个人能干得了的，且知友鹿道人已发信邀请同道英雄和他的几位高徒。我想着我那不争气的徒儿茅能，虽是被我撵了他出门，却是也恐怕他在外面败坏宗风，辱没了我五台宗派。四下一打听，才知他果真不自爱，竟和白莲教里的小小子混在一起，竟帮着那些教徒，去做那伤天害理、采生折割的勾当。我这一气，真气的喘不过气儿来了。想着河间的会期还有些时，凭着我这对惯走江湖的腿，总还可以到南边来一转。因此便到山东、河南一带来捉他回去惩治。不料我直寻到他那黑林岗窠子里时，却是早两天已有人将那窠子砸了。我想他要是闯了大祸，决不敢到湖广一带去见我，一定反向北跑，便也回头向北赶来。却不料途中遇着沈头领。我们原是一家，岂有袖手不理的道理？前日救了沈头领，得知众位在此，且是路上得知凌头领非等凡之人，便一路跟下来了。”

程豪、黄礼、杜洁、许逵等一齐问道：“沈家兄弟，不知可曾随大师傅到这儿来？”丈身和尚答道：“他因为和官府闹下了纠葛，不便回头，且是他见师心急，我便赍发他先往河间去了。”众人听了，才把心肠放下。

许逵接将在延津遇着玉狮子文义，得知金刀茅能已会着花枪刘勃、镇泰山潘荣、镇华山钱迈，一同取道到河间去了的话，详细告诉了丈身和尚。大凡做师傅的，没有不心爱自己的门徒的。茅能的慧直鲁莽，丈身和尚自然是久已深知，他这回亲自南下，原是恐怕茅能被白莲教诱迷了，非得自来唤醒，没人能使他彻悟，跳出迷圈。如今听说茅能原是没有知道白莲教的罪恶，一时误坠窟中，已经到河间寻自己去

了，足见茅能还没忘却师门，心中自是欣喜。

众英雄素闻得丈身和尚的声名，武艺剑术，冠绝南北，今得会面，自是十分钦敬，十分欢喜。丈身和尚见众人都是江湖侠义之士，功夫深湛，举动光明，且是都曾闻名的英豪，一旦相聚，心中欢悦，自不待言。常言道得好：酒逢知己千杯少。丈身和尚和众人言语投机，开怀畅饮，酒到杯干，脱落俗套。一场痛饮，不觉喝到日色衔山，杯盘狼藉，方才罢休。

众人散坐，庄丁献过茶，加过炭火，大家围炉叙话。程豪便问丈身和尚道：“河间是怎么一回事，竟致惊动诸位大侠，还不能了处？想来这事必是非凡之举，不知我等兄弟可能有缘，身与其中，尽些力量？”丈身和尚笑道：“这件事，原是天下人都应管都可管的事。头领有兴，我们自是喜之不尽。只是头领这回下山的事可曾了结？这时就能到河间去么？”程豪答道：“我们这趟下山的事，想必沈五兄弟已对大师说过了。原无大事，我们一来是想和伍庄主聚一聚，二来是知道对头太大，便大伙儿全来了。如今那对头得新正才打山东过去，倘是大师许我们到河间去，我们生平只想轰轰烈烈干一场，此地这一点儿小事，自没甚攒不下。”丈身和尚道：“河间的事，原是人多一个好一个。只是锦屏山不久也有要事。恐怕头领一时分身不得。”程豪听了，心中明白，王忠皓调到曹州，官兵将要攻打锦屏山，不觉踌躇起来。

归瑞见程豪沉吟不语，便说道：“大哥不必着急，我有方法调处。”程豪忙问：“有甚方法调处？”归瑞道：“大哥可是为王忠皓到曹州，防着他要和我们作对么？”程豪点头

不语。归瑞便说：“这事我有个方法，使他一时不敢攻打我们的山寨。”众人齐问什么方法？归瑞道：“王忠皓为人极贪鄙，他兄弟王忠吉尤其是见钱眼开。我等只须多送他些银钱，只说我们不愿和他作对，自愿往河南开山。只要他不急攻，我们便全寨都走，让他去报肃清。暗中我们在山上埋上几处地雷火药，竟将山寨让给他。好在我们有的是船，兄弟们都借此出海去混几时。我们到河间事了之后，再回来，放地雷轰他娘，不是又可将山寨夺回么？”众人听了都欣喜，独有吴璈默然不语。凌翔沉思了一回，摇头道：“这事有些不妥，一来锦屏山这大基业，岂能轻易丢却？二来即使如意做到，将来轰了他们，夺回山寨，官兵岂肯甘休？且是……”吴璈不待他说完，便接口道：“我有个善处之道了。既是王忠皓爱财就好办了。只须多送他金银，和他约定不向曹州弄案子，敷衍一时再说。我有个诗酒之交，现在他那里作幕。我亲去一趟，这事倒有些把握。”程豪等听了一齐称妙。凌波说道：“此举实是尽善尽美。即使咱们不为到河间去，也非如此不可。近年来，我们锦屏山的声名越传越大了，倘若官兵真来作对，却是很得费一番力，才可望保全。倒不如且敷衍了那狗官再说。”于是程豪、黄礼、凤舞、归瑞、凌波一齐起去重托了吴璈，吴璈也就一口担承。

程豪又向丈身和尚道：“大师既许我们到河间去效力，那么河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此地没外人，大师能不能告诉我们咧？”丈身和尚答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可以。”众人大喜。各自将坐椅凑近了一步，团团围着那大火盆，静悄悄听丈身和尚细说。

那河间到底是一桩什么事，本来在第一章起首就应叙明

的。无奈众英雄的聚合，不能不先说一说。要不然，猛然间许多人奔到河间去，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咧？一时又怎能认识清楚咧？因此不能不将众英雄北上赴会一贯的叙述明白，再将河间的事叙将出来，便眉清目醒，不致于读者头痛了。但是看官们记牢：这下面一大段事，便是丈身和尚口里所说出来的，在下不过是借此补叙出来，并不是什么横云断山、绝峰回雁的笔法，也不是平空跑出一段民间故事演义来，自命为奇的倒翻上去，斤斗云式的写法。不过是为这一段事太长，不能写作丈身和尚的谈话，使看官讨厌。只得径自作为叙述罢了。不要麻烦，且写正书。

永乐年间，唐赛儿作乱的前后，正是白莲教初兴的时候。教首徐季藩原是山东东平人，自幼在家里读书。十多岁时，考得一名庠生。明朝时，最重文士，方巾蓝衫的相公们，简直可以横行乡里。不识字的人儿和种田做工的人们，没一个不是见了他们的背影儿就吓得倒的。徐季藩既然背了这身虎皮，那东平地方人，简直成了他的下饭菜。他倚势横行，欺孤凌寡，助富压贫，赚得了不少的冤枉钱，竟成了个土财主。

有一年春天，徐季藩正在将屯积的麦子乘涨价，量卖出去。恐怕长工仆人靠不住，多量了给人家，自己端了一张椅子坐在大厅上，亲看着他们量麦。正在聚精会神之时，忽见门口有个道人，手中托着个大钵子，每出一担麦子，便抓一把，放到自己钵中。徐季藩因为麦子上担了，就是人家的东西了，任凭抓去多少，都与他不相干，便也懒得去理会。”不一时，那买麦子的客人来了。才到门口，一见那道人如此的攫麦，不觉勃然大怒，大喝道：“贼道，你可知道这麦子

是俺花银子买来的？你抓了两把，也就罢了。怎这般贪心不足，每担去抓呢？”那道人不做理会，只照旧见一担麦子走过，抓上一把，只当没听见一般。买麦子的客人大急，走过去，一把拎着道人的后领，想把他提着掼到街心里去。哪知客人使尽生平气力，尽势一拖，不但道人行若无事，不曾拖动分毫，反觉着自己那只手如脱去了一般，全没知觉，且是再也掣不回来。那道人却仍是一言不发，不理不睬，依旧一把一把的抓麦子。可是道人弯腰抓麦子时，那客人的手便牵连着朝下拉去，扯的腰眼里痛如刀割。客人忍受不住，大叫起来。

徐季藩眼见这般情事，心中大诧，忙起身奔到大门口来。只见那道人手中托的是一个粗石钵，周圈约莫有三尺大小，估量不下五六十斤，道人却似托着个木钵一般，毫不见得费力。再看那钵中只有一撮麦子，徐季藩心想：那道人抓了好几十撮麦子，怎么钵中只剩这一撮咧？思量间，那道人又抓了三四撮麦，撂在钵中，钵中的麦却是一撮，仍不见多出些来。徐季藩心知有异，且见那客人被道人牵扯的一起一落，痛的叫爷唤娘，委实可怜，便向道人长揖道：“弟子不知真人法驾下降，多有得罪。这老客肉眼凡胎，冒撞真人，弟子特代他赔礼，求真人高抬贵手，饶恕了他吧。”道人正在弯腰抓麦，见徐季藩长揖求告，便抬起头来，望了一眼，仍不则声，又去抓麦子去了。却是那客人的手，就此离了道人的衣领，不再沾着了。客人如同着了魔一般，呆在一旁。徐季藩料知这道人大有来历，也无暇理会那客人，重又向道人作揖，请他到屋里去坐。道人听了，微微点头。徐季藩便引着那道人直到后进屋里书房中，让道人坐下，重新施礼，

请问法号，宝观何处？

道人道：“贫道素无名号。知道我的都叫我做茅山道人。住处更无一定，也不知哪里是我的家。”徐季藩平素也常闻得茅山道士是当代活神仙，如今当面会着，怎肯错过？便躬身下拜，叩求茅山道人指示前程。茅山道人也不答礼。只只手扶他起来道：“我游遍天下，觅不着个可传吾道的人。因知你宿根很深，昌大吾教，还在你身，因此不远千里，前来相会。你如今俗缘已了，将来后福无穷，此时正好同我入山潜修，后来好闯一番大业。”徐季藩这时正在发家之时，怎舍得下这用尽心机创成的家业？他迎那道人进来，原只想道人指示他发财之道，却不料茅山道士说出要他入山修道的话来，顿时大费踌躇。茅山道人见他沉吟不语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孽障孽障，不到悬崖，怎识彼岸！”说着，立起身来，托着石钵便走。徐季藩连忙起身想要拦留时，只觉得眼睛一花，茅山道人已不知哪里去了。

徐季藩自茅山道人去后，十分追悔，没答应得他的话，把个活神仙当面放走了。且是细想茅山道人临去时言语，更是心惊胆怕，不知有甚祸事到来。平日胡作胡为的事，也敛迹许多了。如此三年，也没甚动静。茅山道人也不曾再来过。徐季藩便将这事渐渐的忘却了。渐渐的故态复萌，依旧横行霸道起来。不料这年夏天，新放一位御史巡按山东。没入境之先，便改装私访。访得徐季藩的劣迹多端，巡按大怒。一到任上，便一面放告，一面札饬府县，务将徐季藩捕拿解究。知府知县怎敢怠慢，接到宪札，便委派判官，带领府县差役士兵，向徐季藩家中飞奔而来。

徐季藩这日正在家中，代人写作一张小叔控告寡嫂和长

工通奸的状辞，一心揣想着如何才能一告就准，不致被驳。忽听得前进屋中一片喧声，越闹越厉害，细听去，象是有强盗来打劫一般，不觉大惊。连忙扔笔，拔步奔出前院看时，只见一个圆领纱帽的官儿，带着许多兵役打开大门，冲将进来，见人便锁，遇物就抓，如同疯狗一般。徐季藩情知不妙，便想逃走。不料才一转身，便见一个差役手牵铁链，锁着他那七岁小儿子徐鸿儒，心中大痛。正待哀告那差役休苦小孩儿，那差役却不待他上前，便又掏出一条铁链来，兜头落下，将徐季藩锁了。也不由分说，拖了就走。判官指挥差役士兵，打进内室，将徐季藩的妻室兄弟和帐席、教读、男女奴仆人等一齐锁了，一个也不曾走脱。所有徐季藩的财产物件，除却田房契据笨重家伙，拿不动的开单入官外，一切金银细软衣服，都归了兵役们了，判官也掏摸了不少。各人都弄饱了以后，判官坐在大厅上，查点拿获的人犯。哪知点来点去，偏偏的只不见了徐季藩父子两个。判官大惊道：“方才明明白白有个差役，已将正犯父子获住，怎的此时倒会不见了呢？”众差役士兵，也都瞅见徐季藩父子锁住了，才放心打劫东西，不再搜寻正犯。及至此刻，大家一查，单单的不见了正犯，顿时乱了起来。判官一面喝住，一面查问：“是谁获住徐家父子的？”这一查问，更加乱了起来。府差说是县差逮着的，县差又说是府差拿住的。大家互争互嚷起来。判官没法，只得将带来的差役、士兵逐个儿点了一遍名。却是不缺一个。只不见那获得正犯的差役，判官先时还以为是差役纵放，大声吆喝威吓一阵，见众差役都不是那拿获徐季藩的人，不觉纳闷起来。只得带了众兵役，重新前后仔细搜查，连粮仓粪窖都翻了转来，哪有徐季藩父子的踪

影？万分无奈，只得官役商量，瞒却获住正犯的一回，只说是闻风在逃，禀复上去。好在大家都已掳获不少。便拼凑了些孝敬府县向上司包谎。徐季藩并不是谋逆重犯，巡按见捕拿不到，便下了一角海捕公文，悬赏捕拿。可是徐家男女人口，除了教读西席无干得省释外，都痪毙狱中。这也是他们平日助桀为虐的报应。

只是那徐季藩、徐鸿儒父子，到底是哪里去了咧？当徐季藩被差役拉向侧屋里飞奔，穿过偏屋仓房，直绕到后面，那差役穿房入户，如同熟路一般。一直到后面菜园中，后门门口，那差役只将手向那后门一指，便见那后门一点声响却无，欵的两扉齐开。那差役便拉着徐季藩父子出了后门，足不停步的向前奔去。徐季藩当时不知怎样，两脚似乎格外来得强健，绝不似平日摆绅士文人架子之时，一步三摇，鹅行鸭步，竟是腾云乘风一般，趾不点地的。跟着那差役掣电流星似的，也不知走过了多少路程，穿过多少村庄。

直到日色沉西，来到一座酸枣树中，那差役才立住了脚，徐季藩父子也都随着止了步。徐季藩看他儿子，这般小小年纪平日大门也不去的，忽然奔了这许多路途，却竟似没事人儿一般，毫没辛苦形色，且是不知道有抄家犯法，这一回只嘻着小嘴儿，立在一旁呆望着。徐季藩方在诧异，忽听那差役哈哈一笑，接着便将手一掣，也不曾开锁，那铁链早已离了他父子的颈项，掣回手中去了。接着便听得那差役笑着说道：“徐相公别来无恙！”徐季藩正愕然不解，那差役又说道：“您不听我言，果有今日之灾。如今你一无牵挂，也正是您宿根，福慧双修，才有此遭遇，助成您的大道根基。”徐季藩听了，定睛细看时，才恍然大悟，这人便是那

曾经来度过自己的茅山道人。触起前情，且深感他前来相救，扑翻身拜倒在地。及至抬身起来时，哪有什么差役。只见眼前立着个银髯飘拂，道貌俨然的茅山道人。

徐季藩原是聪明人，到得此时，早已明白茅山道人是特来收他学道的。既遇名师，怎敢错过？便连忙口称师傅，倒身下拜，叩求收录。茅山道人也不推辞，只说：“你父子都是吾道中的有缘人，所以我才亲身前来相救。你纠缠已了，正好就此入山修道，将来光大我教，创一番不世之业，也不枉我这番救你的苦心。”徐季藩一一领受。却再想要问家人妻室现在如何，正待开口，茅山道人已向他说道：“你一家人原是劫数，我前年特来度你，原是想解救这一劫，不料定数使然，教我也没法可设。你如今须顾自己的前途，这些事，且休撻在心上，分却道念。”徐季藩见茅山道人这样神通，未言先知，不觉暗惊。从此断了家人妻室的这条念头，领着儿子徐鸿儒，专心一志，跟着他师傅茅山道人，回江南茅山去学道。

这茅山教，他们自称为白莲教。后来白莲教闹的太糟了，才又改名的。专门传授邪法，谋为不轨。教中无父子尊卑，只有师徒和同门。初入门，便滴血发誓，吞符念咒，说是祖师附身，刀枪不入。再学画符念咒，苦练多年，学会许多妖法，便浪游江湖，采补取胎，摄魂收怪，为自己练邪法毒物，健壮身体之助，自来为世人唾骂，无人不恨的恶教妖徒。徐季藩本来他是恶人，入了这种恶教，自是如蝇见秽，十分欣喜。更加茅山道人欢喜，就父子二人心性与白莲教相近，将他父子都收作徒弟，悉心传授。他父子又分外精勤，不多几时，便已窥得门径。

忽忽五年，徐季藩的武艺妖法，已经学成。茅山道人便遣他下山寻取练道之物。徐季藩恪尊师命，背负长剑，手执麈尾，拜别了师傅，飘然下山。这时，徐季藩在山几年，已留得一部长须，且是心广体胖，俨然是个有道之士。因此他下山之后，扮作游方道长，先在江南、江北一带云游。两江原多笃信佛道之人，见徐季藩这般道貌岸然，多是十分恭敬。布施供养，络绎不绝。徐季藩虽自来不做好事，却是良心究未死完，见这般人如此恭敬，也就不忍下手取人魂魄，或是割取胎儿。

如此云游了一两年，仍是一无成就。不觉心中纳闷，想道：师傅原说我将来可做一番大事业，光大教宗，却是似这般云游，一无所得，事业如何得就咧？如今朱氏得天下没几时，大乱初定，人心未安。兼之朱元璋杀戮功臣，民多怨望，我何不寻个地方，创个山寨，或是密会，收集天下英豪，广传徒众，待得力量充足，轰轰烈烈的干他一场，岂不是不世之业，比这终日踏碎黄泥强得多了。想罢，觉得这主意好极了，便绝不迟疑的到北地去创基立业。一来北地自来多慷慨豪侠之士，可以术收服，为己所用。二来胡马纷驰，边疆告警，北方驻兵，防边还不够，哪能再顾及地方萑苻？因此徐季藩打定主意，便立即起程北上。

象徐季藩这样的白莲教徒，素来行路不需带盘餐的。他们随手挥霍，视金银如粪土。那金银的来路都不堪闻问，昧却良心弄了来的，故而他们随手挥去，绝不痛心。徐季藩既要动身北上，便夤夜悄入富家，盗了几千银子，制办了些行装用具，便雇了一辆长行大车，迤迤北上。

徐季藩原没甚要事，沿途耽搁，遇着山水，随意留连。

好在他银钱不在意，赶车儿的只要他有钱，哪怕他耽搁。如此逛了四个月，才逛到了大名。那时燕王府朱棣开藩北平，阴谋大位，不得意的文人武士以及方外奇才，多被收罗北去。一时希图富贵的，也都不奔南京，反走北地。这大名离北平没多远，有燕王心腹大将胡远镇守。凡有投燕王的和往来探事的官吏人等，都先到大名，和胡远相见。徐季藩打听得这条门路，便先到大名，收买了二百多亩民田，却只建了数间茆屋，作为道观，名为霞明观。经营了一年，到远地去买了几个贫家儿郎来，度做徒弟，便花费许多金银，买通了胡远门下，才得进身结识胡远。

这时燕王有三个儿子：朱高炽、朱高煦、朱高燧，因为太祖高皇帝升遐，遗诏不许诸藩入临，燕王便遣三个儿子入临京师。燕王原想谋反，三子远去南京，自不放心。徐季藩窥得了这点密事，便去谒见胡远，献密计道：“当今皇上和王爷不睦，三位小王在京城怎得安稳？贫道在南直时，便闻得朝臣齐泰、黄子澄要害王爷。如今齐、黄俩受今上的恩宠，掌握大权，岂有不暗伤三位小王之理？依贫道愚见，不如托言王爷玉体欠安，召回省视。今上常说以孝治天下，一定放三位小王回北省亲，便可保平安无事，少却一番顾虑了。将军受王爷心腹之寄，何不代王爷分了这点忧虑？将军之功，决不在小。”胡远答道：“这事也多曾计议，高皇帝升遐时，诸藩都遣子入临，王爷是太孙最嫉忌的，更不能不使三位小王入京哭临。道衍大师久想设法，只恐说出召还小王的事，反惹起太孙生疑，更不好办了，因此迟疑未动。您这方法虽好，只恐怕太孙不相信，齐泰、黄子澄作梗，于事无济，反而坏事。还得从长计议才好。”徐季藩道：“将军

不必多虑。圣天子百灵扶助，这事关着两代皇帝，天神当得赞佑。况且现在太孙对诸王，全是听了朝臣的话，用的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削藩。贫道料他决不敢留禁三位小王，反先惊动王爷。从前的周王和四月里湘王、齐王、代王的事，虽都中了太孙的暗算，但是四王的小王不是都已放还了么？王爷要自谋，不乘此设法召回三位小王，更待何时？闻得二王子高阳郡王神勇，在京受不过闲气，时常做些壮举。魏国公徐爷不护外甥，反而迎顺太孙旨意，压制二王子。如今托辞召回教管，太孙更无话说得。这策万无一失，将军甬迟疑了。”胡远素来佩服徐季藩的术数，今见他说得理信层层，更是十分相信，不觉大喜道：“我便去奏闻千岁，你这一功，直不弱似拦江救主的赵子龙。”徐季藩忙站起来，躬身说道：“还全仗将军的栽培！”胡远十分高兴道：“大家有功，何必客气。”徐季藩谦说了几句，便告辞出来。

胡远果然派心腹密探，密告燕王。燕王和谋士道衍和尚商议也认为可行，便装起病来，一面专奏请召回三个世子侍疾。那时朝中正是齐泰、黄子澄当权。燕王奏到，齐泰料知燕王不怀好意，还将朱高炽、朱高煦、朱高燧兄弟三人留下收管，挟制燕王。黄子澄道：“燕王豺狼成性，叛逆久著。他能对陛下谋乱，已无叔侄亲情。他要起事，决不顾念父子之爱。如今不削燕藩，以绝乱源，就是杀了这三个小哥有何用处？将他三个收留起来，不仅是不能挟制燕藩，反倒使他生疑激成速变。依我之见，还是放他们回去，使燕王不疑，再设法除根，方为上策。三个小哥儿在京在燕都无关紧要。”惠帝朱允炆是个烂好人，不但是不肯收留三个小王子，且是不信燕王会谋反。只说：“朕与燕王骨肉至亲，断

无意外之事。”立即降旨，遣燕藩三王子驰驿回燕省疾。

朱高煦素来枭性，倚仗是天潢贵胄，无恶不作。在京城时，蓄养无赖到处瞎闹，稍不如意或高兴时，便随便打死几个百姓玩儿。幸得他是徐达的外孙，徐达虽死，他娘舅徐辉祖十分忠直。见他这般胡乱，时常管束他。如今奉旨归藩，离开了娘舅跟前，正如散了笼头的野马，心里一高兴，分外的要寻事生非了。圣旨下来，朱高煦和他哥哥朱高炽、弟弟朱高燧立时进朝谢恩。朱高炽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要谋朝篡位，怕他兄弟三人受害，托辞召他们回去，便想着早离开南京一天，好一天。当下托言：闻得父王染病，心如刀割，拟即陛辞，遵旨归省。惠帝朱允炆素来以孝治天下，听得朱高炽这般说，十分欣喜，还说他知礼。又加了一道圣旨：着沿途文武各官妥为伺应，毋得延误。并向三人道：“你们尽管破站驰驿，官吏有误事的，许你们参奏。你们孝思纯笃，朕必慰尔所怀。”三人连忙谢恩，叩辞下殿，兄弟三人自是欣喜异常。”其中朱高煦尤加高兴，想着陛下有这般恩旨，沿途更好作威作福了。便有助戚朝臣和内相们纷致馈仪，朱高炽一一收过，差官执帖各处道谢。

这日，朱高炽等三个退出大内，便领两个兄弟，到母舅徐辉祖家中告辞。徐辉祖是个直性人，从来不知乖巧，以为燕正是真病，反催促三个外甥赶快回去，体要耽搁，并叮咛朱高煦，沿途休要闯祸。三人一一答应了，便要到里面拜辞舅母。徐家原是他三个走惯的，甥舅至亲也不用通报。三人直往内室，拜别了舅母，便回藩邸来。

朱高煦方才回到府下马，猛然想起一桩极其紧要的心事来，连忙叫随身官监：“快传材官、猛士们立刻齐到内书房

来！快去！快去！快！快！我有话说。快去！……”
要知朱高煦因甚事如此性急，下章叙明。

第十一章 盗骅骝甥舅作冤家 诳婊娟叔侄隳陷阱

话说中山王徐达的嗣子魏国公徐辉祖，与燕王朱棣虽是郎舅至亲，却是性情不投，素来相左。因此朱高炽等弟兄三人在京师时，也不常到徐府去，徐辉祖最恶朱高煦横行无忌，时常切诫。幸得徐夫人疼爱外甥，甥舅间才没断绝往来。这趟朱高煦奉旨归藩，到徐府辞行，猛然想起一桩事来，便要 and 徐辉祖过不去。

是一桩什么事咧？原来徐辉祖有两匹极好的牲口：一匹名叫破雾追风九点桃花马，是古时鄯善国境的名马，因此又名善马。生得浑身雪一般白，只头额上和身子两边长着桃花般的九撮红花，一日能行一千里，两头见日光。还有一匹名叫风雷闪电驹，也是一匹白马，却是鬃鬣马尾都漆一般的黑，因此人都叫它雪里拖枪。那匹九点桃花马，原是徐辉祖侍父北征时，阵前夺得的，十分的珍爱。虽是口齿已老，徐辉祖还是看待的比什么都要紧，时常自己喂料溜蹄，轻易不许他人近旁。那匹雪里拖枪，却是撒马儿罕国进贡群马之中一匹齿口最幼的小驹。惠帝登基时，便将这匹小驹赐给徐辉祖。徐辉祖得了这番恩赐，比得了什么重赏还要欢喜。只是这风雷闪电驹，齿口虽小，才得二岁，却是没人能骑它，因此也不知道它的脚力如何。徐辉祖常说：“这匹马总得个有福的大将来骑，我是没这福分的。”特地为它造了两间马

厩，派定四个可靠的马夫，喂养这两骑名马。朱高煦曾经向徐辉祖讨过风雷闪电驹。怎奈这匹神驹一见朱高煦使口咬蹄踢，闹得烟雾尘天。甭说是骑，要将它牵出槽头来都办不到。平日喂养的马夫都不得近它身旁。朱高煦没法，只好将破雾追风九点桃花马备好，骑上，放了一辔头。这九点桃花马却不发劣，四蹄如飞。身平似水的，向前跑去。一刹眼，便将中山王府中二里路的箭道子跑了一个来回。朱高煦大喜，立时就向徐辉祖讨这匹马，徐辉祖因为这匹马是他冲锋陷阵的良伴，无论何人都不肯让送的。朱高煦虽是天子的从弟，又是自己亲外甥，当时不好回绝，却仍托辞说：“待我请个好马医来将风雷闪电驹调教好，送给你。这匹九点桃花马是我时常骑了御前开道的，恐怕陛下一时问起来，不好回答，暂时不能送你。”朱高煦当时虽是不敢强要，却从此怀下了一片坏心肠，想教自己豢养的材官、猛士去盗马。只是自己身在京中，盗来没处瞒藏，且是不能坐骑，因此一直没动手，想等待有机会时再说。

这回朱高煦奉旨归藩，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这匹风雷闪电驹。当下在徐府出来，兄弟三个分到各王公府辞行。朱高煦回到行邸，便将他招收的一班材官、猛士，都是些好勇斗狠，鸡鸣狗盗之流，传进书房来商量。众人到齐，足有四五十人，黑压压的，坐满了一屋子。朱高煦便将自己想得徐府里的破雾追风九点桃花马，向讨不给的事，向众人说了，并道：“如今我要归藩了，非得设法子去盗了来不可！你们如果有能耐的，将这马盗得来，赏宝钞二千贯，马上放他做总材官。”众人听说要盗中山王府的马，知道中山王府的家将十分利害，且是门客中大有能人，不是轻易进得去的，都面

面相觑，一言不发。朱高煦怒道：“想不到我重金求勇士，这点事儿都办不来，你们还称什么英雄好汉？”

这一激，不料激出个人来，这人姓侯，名海，湖广善化人氏。自幼练得一身好拳剑，且是习得好轻身蹦跳功夫。十多岁时，便干那伤天害理的生涯。专一夜入人家迷盗儿童。后来案发被拿，解到锦衣卫，被他半路上扭断锁链，逃到燕王京邸，投托在朱高煦门下，充当材官。因他夜行无迹，踏瓦无声，人都称他为夜狐狸。朱高煦平日见了什么买夺不来的东西，只要派了他去，没有个三天得不着的。因此朱高煦十分器重他，他也就自恃艺高，常时自夸是当今头等好汉，将一班同事不看在眼里。如今朱高煦要盗善马，原来属意于侯海。不料旨意传出，侯海也和众人一般，噤若寒蝉，朱高煦急了，才发出话来。

侯海见朱高煦如此说法，便立起身回话道：“不是奴子胆小，辜负爷的恩典，实是盗马不难，挡住追赶的人却难。奴子闻得中山王府中自王爷在时，门下就有不少的侠士、剑客。如今更是家将、府丁，个个都练得一身惊人的武艺。这还不打紧，奴子拼着性命也得将马盗来。只是奴子素来不大会骑劣马，将马盗出来，府里剑客追赶时，奴子没法逃跑。奴子的性命送了不打紧，那马仍得被他们夺回去，岂不是反误了爷的事？因此奴子没敢告奋勇，还求爷的明察！”朱高煦听了，沉思了一会，忽然拍案叫道：“有法子！不怕他！你只管去盗，我在外面等候着，你盗了出来，将马交给我。他们来追时，那匹马快，且是服我骑，他们断追不上。就使追着了，是我骑着，谅他们也不敢怎样！去吧，时候已不早了。”

当下议定。夜狐狸侯海便去换了扎靠衣服，外面仍罩上王府材官的紫袍银带。朱高煦又叫猛士双鞭韦弘、双铜韦兴兄弟二人和材官白额大虫陈刚，连同侯海四人同去。韦家兄弟二人原是江湖卖艺的，后来遇着白莲教学得些邪法。陈刚是太行山剑士出身，会陆地飞行法，一日能行六七百里。因为酗酒好淫，被师傅撵出，流荡京师，都被朱高煦收为爪牙。当下三人都打扮了，和侯海一同在前厅相候。

朱高煦便向他哥哥朱高炽推说：“还有些小事儿要去见舅母，哥哥可和兄弟俩先过江去。”朱高炽素来忠厚，且知道朱高煦断做不出好事来，便道：“如今咱们早离开此地一刻好一刻，您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耽搁？我劝您快走吧，甭闹的走不掉，那时才后悔不及啦！”朱高煦笑嘻嘻道：“哥甭管我。管保您俩过江不到五里，我就赶到，也许我还走在您俩前头啦。”朱高炽执意不肯，一定要三人同走，并说：“兄弟真果有事，咱俩就待一会儿，待你回来同走。”朱高煦却偏要他俩先走。后来还是朱高燧在旁劝着，才约定薄暮时在对江江东驿相候，决不误事。朱高炽方领着朱高燧，带领材官人等，押着行李东西先出城去了。

朱高煦见他俩允许先走，欣喜无限。便先叫人拿燕王行邸的金钹令箭，到仪凤门传令留城。自己立即率带猛士侯海、陈刚，材官韦弘、韦兴，急急步行向中山王府来。

徐府中材官虞候，因为朱高煦是时常走惯，素来用不着通报的，便只上前招呼材官、猛士在外歇息，朱高煦便向徐府材官、家丁道：“我有要事，你们甭搁阻他们。”徐府诸人不敢违拗，只得让侯海等四人跟定朱高煦后面，直入里堂。

朱高煦却不径往内室，率领四人，过了内厅，便向东出了卫房，直奔马厩。早见那破雾追风九点桃花马和风雷闪电驹，各据着一间槽头，迎面排立着。两马中间，是用厚木隔开的。桃花马这面，有个鞍辔架，架上自笼头至后鞮、鞭子，无一不备。闪电驹那面却是一无所。朱高煦扬手指着桃花马，向侯海说道：“就是这一匹。”侯海躬身应是，朱高煦便转身直往里面去了。

侯海等四人留在外面。韦兴、韦弘兄弟俩便到卫房中，假意向徐府材官告别，缠住留卫各材官说话，陈刚便觑空溜到后门口去。布置已妥，侯海便在内门止步上坐着，装作等待主子模样。一时，见内室传灯，材官们散值，侯海便捱到金枪班门前，见里面无人，便悄悄的蹑到屋后，欵的跳上墙头。原来徐府外堂的门路，侯海时常随他主子走动，已熟透了。加之方才又经朱高煦带到马厩，指引过他。贼艺高强，早揣定金枪班房墙后便是马厩。上了墙头，凝神一看，果然就是马厩的东墙。这时天色黄昏，侯海一双贼眼，却是瞅得明如白昼。四面环顾，见没人影，便轻轻一跳，秋风桐叶一般，已落平地。方要侧身进厩盗马，猛然觉得肩头一痛，连忙回头望时，却是徐府马监王开。侯海知道王开本领高强，曾随中山王徐达冲营陷阵，斩将擒渠。如今被他抓住，料来不得善开交。人急计生，乘王开抓住侯海，正要开口喝骂的一刹那间，侯海已欵的拔出腰间小倭刀，反手刺去，正中王开小腹。王开一来因年纪已老，二来没料他竟敢在中山王府中下这般毒手，一时不小心，一世英雄，竟然丧在这小小飞贼之手。顿时鲜血直冒，肠胃迸裂，两眼一翻，哎唷也没叫得一声，便倒地身死。侯海知道这个祸闯的不小，连忙俯身

将王开的尸身一把抱起，就地一拖，将地下血迹：拖抹了，顺着将尸拖到马厩中来。

这时，那匹雪里拖枪神驹，已大嘶大跳，将头乱甩，如同要和侯海拼命一般。侯海恨的牙痒痒的，抡起拳头，想要捶它几下。不料那神驹将头一低，猛然绕了半个圈，向上一昂，随即一挥，反将额颊朝侯海拳头上使劲猛碰过来。侯海收拳不及，右手拳头反倒被那神驹碰的疼痛异常。痛的他不敢哼出声来，只咬着牙龈，鼻嘘大气，满头是汗。却又事情急迫，不敢久宕，只得强忍着痛，勉强抱起鞍辔，甩在桃花马背上，束紧了肚带，解了络绳，换了笼头，牵出槽头，也不管那风雷闪电驹大跳大闹，只牵着桃花马，由后教场直奔后门来。

陈刚远望得侯海牵马到来，便飞起一剑斩断后门铁锁，拔了木门，将门大开。待侯海近前，同护着桃花马，出了后门。方要急奔时，遥见二王子朱高煦立在离门一箭远近的垂柳塘边。原来朱高煦只到内室去，托辞向舅母讨了些诸葛行军散，便溜出来，绕到后门外柳塘边待着。不一会，便见侯海盗了桃花马出来，满心大喜，如同拾得国宝一般。来不及问话，便迎上前去，向侯海手中接过缰绳，见鞍辔均齐，便夺过马鞭，翻身上马，忙刷了几鞭。只见那马四蹄一分，如羽箭离弦一般，一会儿便只见遥遥一点黑影了。

陈刚见朱高煦出来时，便已暗中跟护，蹲在角墙边等候。韦兴、韦弘兄弟见陈刚已走，随后也向徐府材官告辞出府。方转到后门墙边，已见朱高煦飞马而过。陈刚仗着长剑，飞一般随后跟着狂跑，二人便迎着侯海拔步飞奔，向仪凤门来。不料才出城门，过了护城河吊桥，突见一个秀才打

扮的中年人，紧跟在后。侯海等三人大慌，连忙加快脚步，直奔到江边，跳上渡船筏子，连声唤叫：“快划过江去，重重的赏你。”筏夫见三人是王府亲随打扮，不敢怠慢，连忙收拾起双桨，豁啦一声，掉转筏头，向对江划去。

筏子离岸不到一箭远近，那秀才模样的人已飘然到了江岸，望着江中呵呵一笑，只见他一纵身，如掠水鹰子般唿的一声，飞到筏子上来。侯海等三人大惊。且是身在筏子中，有本领也无法施展。只得各抽兵刃，留神待着。那秀才立在筏头上，任那筏子随着波浪，腾落颠簸，他竟似钉住了的一般，屹然不动。三人暗想：“不好，这一定是徐府里来的能人。”正在惊想，忽见那秀才半转身躯，面向着江中一艘十六桨追风快船抱手打恭。那快船的当中正立着一员峨冠博带的大官，细看去，果是魏国公徐辉祖亲自率领材官、家将，乘船渡江。侯海等三人料知魏国公此来一定是为那桃花马，心中已是忐忑不安，加以立在筏头的这个秀才，情形十分尴尬，更加满心惶恐。

三人方在急惧时，快船驶近筏子，只听得那秀才向快船高声道：“贼子在这儿，赃物却是早已走动了。”三人大急，才想出其不意，将那秀才砍死，只听得魏国公高喝一声：“拿下！”那秀才半转身躯，一踏足进头舱，只将右手中指向三人额上次第一指，三人来不及施兵刃，已被他指点着，如同泥塑木雕一般，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心下却是明白。筏夫见这般情事，猜测不透，吓得抛了双桨，想要余水逃命。那秀才摇手止住他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！这三个是小贼，偷了魏国公府里东西，如今已拿住了，不干你事。你好好划过对江去便了。”筏夫听得是魏国公府里拿贼，吓得诺

诺连声，下死劲摇过对江来。那追风快船，原是水军报船，人众桨多。在水中如水蛇般。其快如梭。不一会，徐祖辉已到江东登岸。吩咐：“留下两个材官，待筏子到时，将贼捆住，押在江岸兵马司等候，请飞霞真人随后快来。”说罢，上马率领人众，沿大路向北急追。

朱高煦打起桃花马，直冲出城。陈刚施展陆地飞行法，随后护卫。沿途也不知撞坏多少行人老幼，人见他穿着郡王冠服，自没人敢阻止他，和他理论。过了鼓楼山下。便勒紧缰绳，那桃花马一昂头，豁刺刺，冲城而出。到了江边，自有先过江的朱高炽、朱商燧给他留下的渡江快船等待着。朱高煦便下了马，交给陈刚牵着下船。也不管侯海、韦弘、韦兴三人死活，便和陈刚下了船，喝令赶快开船过江去。

到了对江，仍和陈刚两个，一马一步，沿着北行官道，如飞而去。转眼间，已行了约莫二里远近，望见前面官驿亭前围着许多人马。朱高煦料知他的哥哥兄弟在此相候，连忙骤马来到亭前，早有护送他兄弟三人的王府长史躬身迎接。朱高煦下马进驿，瞥见驿丞正提着马鞭，奋勇赶打闲人。内中有个和尚挈着个小孩，昂然屹立，赶打不动。朱高煦也无心理会，进中官厅，见了朱高炽和朱高燧，也不说盗马之事，只催促起程。朱高炽道：“此刻天已昏黑，怎能前走，就在此歇宿一宵吧。您既这般性急，为甚在城里耽搁许多时候？”朱高煦道：“此地离京师只一江之隔，哥哥时常说是离远一步好一步吗？咱们还是走吧。”朱高炽强不过他，只得吩咐从人捎驼行李，即刻动身。原来朱高炽已准备在江东驿歇宿一宵，行李俱已解捎。如今朱高煦执意要走，临时又再扎捎起来，自得耽搁许多时候。

从人纷乱多时，方将行李扎好。朱高炽等三人都出了驿门，驿丞跪送。三人方要上车，忽见西头大道上，灯球火把，如同白昼，人喊马嘶，云一般匝地卷来。朱高煦心中亏虚，不觉有些慌急；却又仗着自己膂力非常，功夫精湛，便准备一不做二不休，率性大闹一场，拼着不再进京来了。正在思量，一簇人马已到眼前，果然是徐辉祖亲自带领许多人马赶来。朱高煦见事已至此，怕也无益，便挺身而出，立在当地。

徐辉祖见了朱高煦，满心大怒，喝道：“你兄弟在京师，我步步扶持，才保得你们平安归国。你不感激，也还罢了，为甚要盗我善马？似这般行为，岂是你们王子皇孙所做的？快将善马留下，我念甥舅之情，不再追问。如若不然，你便和我见陛下去。”朱高煦怒目横眉，厉声道：“魏国公！陛下便怎样？你别拿来唬唬我。须知我家不叫他做，他马上就得滚蛋，谁还怕他不成！你既知甥舅之情，一匹马算得什么，老早就应该送给我，也不致烦我亲自来取了。识趣的，就此回去，将来咱们来时，还可以念这点情分，留你一家性命。如若不然，将来你陪着你那陛下上断头台时，须知后悔不及。”

徐辉祖听了，气的发扬毗裂，回头向众人道：“谁……谁……谁与我拿这反叛！”言未毕，只见一人挥着两只大袖，应声而出。众人看时，却是徐府上宾飞霞道人王道。朱高煦见来人秀才打扮，骨瘦身轻，不放在心上，没待他近前，便一抬手，放出一支钢针袖箭。飞霞道人不慌不忙，也不避不架，微笑袖手而立。那袖箭射在他咽喉，却和射在铁板上一般，不单是没射进去，反激的倒射转来，直奔朱高煦

左眼，朱高煦大惊，却生性不肯服输，仗着自己练就两条铁腿，两围大树经他一腿，也得两断，便一扭颈，闪过激回来的袖箭，就此一低头，向前闯进一步，左腿一蹲，右腿匝地一扭，使个扫堂腿，想将飞霞道人一腿扫翻。不料一腿扫在飞霞道人左腿，恰如扫在石头上一一般。飞霞道人没被扫倒，自己的右腿却痛得如同骨折筋断一般，立不住脚，就地倒下。燕府材官、猛士见了，连忙上前抢人，却都不敢惹飞霞道人。

徐辉祖见了，便喝叫左右拿人。徐府众人一拥上前，方要捉人，忽听得有人高宣一声佛号，声如长空鹤唳。两面众人，听了一怔。急看时，却是一个长身胖大和尚，带着个肥头壮脑的小孩，拦在燕府众人之前，向飞霞道人合掌当胸道：“道友请了！”飞霞道人已认得是丈身和尚，连忙稽首答礼道：“大师何来？”丈身和尚道：“我带这个小徒回南，路过此地，见道友在此，特来相会。道友须知燕藩久怀觊觎之心，只苦无名可借，不得出兵。如今徐国公为这一点点小事，倘然伤了高阳王，或是拘见当今，当今圣明，必要惩治高阳王，岂不是燕藩动兵的好题目？徐公何必为些些牲畜小事，负着个召衅启衅的大罪名呢？我情知天意所在，劫数难逃，金陵王气，久已潜消。只是可怜山东、河北的群黎，总想救得一分是一分。此时燕藩若为爱子出兵，必然肆其狠毒，杀戮特多！若是徐公不去惹他，他时燕藩谋叛，或者想到他自己无理，也许多留几条草莽民命。就是徐公逞一时之气愤，而召邦国之危机，也非勋臣柱石之所宜。道友既爱徐公，还望爱之以德，天下群黎便都拜道友的嘉惠了！”

飞霞道人听了，爽然若失。徐辉祖更如闻暮鼓晨钟，浑

身汗下，深悔自己孟浪，不该一时气愤，贸然追赶。便不待飞霞道人答话，连忙约束从人，不许追拿，任凭燕府人众护着三个王子飞驰北去。飞霞道人将丈身和尚的法号向徐辉祖说了，徐辉祖坚邀丈身和尚到府中打住些时，丈身和尚答应了，便带着小徒弟，偕飞霞道人随徐辉祖回头向南，到了江边，飞霞道人待丈身和尚再说，便劝徐辉祖将捆押在江岸兵马内的夜狐狸侯海、双鞭韦弘、双铜韦兴等三人一齐放了，一行人方渡江回府。丈身和尚到徐府住了些时，要送徒弟回南，徐辉祖苦留不住，只得任他师徒回荆州去。

朱高煦忽见徐府众人一齐止步，不来拿他，忙跃起来，喝众人快走，朱高煦心中不直兄弟所为，却是秉性仁厚，莫奈他何。朱高燧还是孩童心性，见徐府人众，吓的要哭出来，及见不来捉，便连忙逃走。因此，在徐辉祖喝住众人时，朱高煦早由众材官抬到车上，领着燕府人众，一霎时，逃的没了影儿。只是朱高煦右腿受伤，十分疼痛，卧在车中，哼声不绝。众人狂奔了十多里，便都慢慢的围赶着车儿长行。又走了二十来里，见没人追来，才赶到半站头的驿站上停留歇宿。

过了一宵。次日，朱高煦腿痛异常，便传驿丞，传当地医生伺候。不料这乡野大夫，听说王子传差，已是吓得胆颤心惊。及至进内诊视，更加提心吊胆，神魂不定，如服了麻黄一般，满身冷热汗交流，自己已将要骇出病来了，怎么有心思诊病咧？朱高煦待医生诊视过，便问道：“这条腿不妨事么？”医生神志昏摇，不曾听明，慌忙答道：“房事不忌，房事不忌。”朱高煦大怒，喝叫材官：“扞出去！”材官上前将那大夫拖出去，饱打一顿，讹索些银钱，方才放了。朱高

煦怒犹未息，迁怒驿丞，说他存心不良，故意不传好医生来给瞧病，叫材官将驿丞抓来，重打五百棍。不料这驿丞年纪已老，受不起大板，只打到二百五十余下，便呜呼死了。朱高煦见打死了，才匆匆动身起程。朱高炽知他脾气如此，劝也无益，只好不理睬他。

这天沿路传了两处驿丞，叫传医生。却是腿没医得，又打伤了两个医生，一个驿丞。有一个驿丞先已得讯，见医生挨打，便连忙逃走了，才免了一顿重棍。却是全驿役卒，都被朱高煦叫人拿来，打得皮开肉绽。朱高煦越是生气，右腿越痛，右腿越痛，越是生气。在路上怒气不息，见那乡民百姓，过往客商，没来得及避道的，便叫材官抓住毒打。那些材官倚势横行，只要朱高煦开口，便借此搜劫路人的钱财物。怕他后来报官，不是故意重杖打死，就是捉来扔在江里，还要说是畏罪自尽。如此也不知糟蹋了几多人命，只弄得南北大道上，神号鬼哭，行人绝迹。

如此一连几天，已到山东地界。黄昏时，仍是落在官驿。朱高煦的车才到驿门，忽见一个道人，年约五六十岁，生得突睛弓鼻，翻唇骨面，向着车子打个稽首道：“贫道闻得小爷有恙，特来医治，先此恭请福安！”朱高煦听得是来给他医腿的，大喜，忙叫人招呼这位道长进去。车子进驿，连忙下车，扶着从人，拐到官府中，坐下便一叠连声叫：“请那位道长进来相见。”这时候海、韦弘、韦兴三人早已赶上，昼夜侍卫在侧，听得叫请道人，侯海连忙应声转身出去相请。

不多时，便见驿门口见着的那道人飘然入室。朱高煦卧在炕上，正痛的愁眉苦脸，满心望那道人来救他出这痛海，

连平常摆惯的小爷架子也来不及摆了，就在枕上点头道：“道长，恕我不能为礼了。请问道长法号怎么称呼？鹤驾驻在哪座仙观？”道人稽首道：“贫道徐季藩，道号非非道人，现在大名霞明观住持。因知世子被邪魔侵害，特来保驾。”朱高煦大喜道：“不知道长怎生得知我被邪魔所害？且不知如何诊治？可用什么东西？还请吩咐，我好叫人去备办。”徐季藩便故意装出左顾右盼，欲言又止的神情。朱高煦便道：“道长有话但讲不妨，左右都是我心腹，用不着避忌的。”徐季藩又装作十分恐惶悚惧的模样，才躬身低声说道：“小爷将来要登九五之尊，不久就得大宝。圣天子百灵呵护，贫道得王灵官传谕，因此才特地赶来救驾。还求我主恕臣年迈步迟，救驾来迟之罪。”朱高煦听了这篇言语，直喜的要发狂，顿时连痛都忘了，一骨碌翻身爬起来，满面欢容，连连叫道：“活神仙！活神仙！天下本来是我朱家的，我自自然有分，何待深谋？将来我登基之时，一定封你做个国师！”徐季藩忙就炕前爬下，磕了三个响头，恭恭敬敬谢道：“谢我主鸿恩！只是我主是马上天子，将来武功要迈越汉祖唐宗，所以昊天上帝特使我主多历些事故，才好如舜帝宋皇先历辛勤，乃成圣主。还望我主多收龙骧虎贲的英雄，智睿聪明的谋士。微臣自当舍身报主，以应天命。惟望我主慎封高爵、留待有功，天下苍生幸甚！”

朱高煦听了，直觉得这茅土官驿，立时就成了奉天殿一般，连自己的身子都忘了是在病痛中，喜的直跳起来，几乎要抱着徐季藩叫亲人才好。方待狂夸一回，不料这忘形一跳，牵动了脚筋，忽觉得痛彻心脾，顿时挫下一团高兴，攢着两道扫帚眉，撮着一张垂角嘴，忍着痛苦，望着徐季藩

道：“不好了！痛！...痛！...痛极了！你先给我治一治吧！”徐季藩忙应道：“微臣领旨。”

说罢，便向立在炕旁伺候的王府内侍讨了一盏凉水，在腰袋里掏出两粒红如火赤的丸药：一粒摺在水内化开来，解开朱高煦右腿敷上；一粒给朱高煦吞下。说也奇怪，那药才敷上去，肿痛便如扫去了一般。敷到哪里，好到哪里。及至吞了那一粒药，更是精神陡长，比没受伤时，还要强健多了。直把个朱高煦喜得如同即时得了天下，登极受朝贺一般，快活得不知道要怎样才好，看得徐季藩如同天神一般，也顾不得王子的身份，倒翻身躯便拜。徐季藩忙装作手足无措的模样，连忙倒地搀起，口中连称：“折煞微臣！”从此，朱高煦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魔王，却是极服徐季藩，言听计从，比对他的老子还要恭敬十倍。当时，亲自领着徐季藩去见过朱高炽、朱高燧两个。朱高燧小孩儿，见徐季藩那般凶恶模样，吓得要哭出来。朱高炽为人忠厚，当面只向徐季藩称谢他治愈朱高煦的足伤的情意，暗地里却叮咛朱高煦：“此人相貌凶恶，言语谲诈，不可不深防！”朱高煦信心深固，听了，口中虽唯唯顺应，心中却大不以为然。暗想：似这般神仙一般的人，得着他不强似刘备得着卧龙、凤雏，大哥只是没福气，活该我做皇帝。

徐季藩见朱高煦那般桀骜不驯，居然被自己收服得俯首帖耳，暗自欣喜。以为从此可以仗着他，方所欲办。将来怂恿他夺得天下，还怕他不双手送给我么？从此一心一意挑唆朱高煦谋逆。没人时，便口称陛下；当着人，也称“我主”。弄得朱高煦如痴如狂，俨然以天子自居。

朱高煦自从腿伤好了之后，便和徐季藩商量密谋，挽他

同车而行。一路之上，不是询问他如何召纳英雄？如何设谋预备？就是询问他如何可以长生不老？徐季藩瞧透了他是个好色之徒，便乘机将采补邪术向朱高煦说得天花乱坠，将朱高煦说得心火乱射，意痒难禁。沿途见着美好女子，便恨不得马上掳来，搂在怀里，才得惬意。

也是活该有事。朱高煦等一行人行过铜山，入了山东境，来到日照。这日用过午膳，方才上车，忽见后面赶上来两骑马：前面一个女郎，生得瓜子脸，杏儿腮，桃花眼，柳条腰，模样十分齐整，体态儿十分轻盈。后面一个后生，那面貌和那女郎一般无二。朱高煦忽然得见这一对玉天仙，顿时魂灵儿飞去半天。徐季藩在旁觑见，便附着朱高煦耳朵，悄声说道：“这雌儿长得真不错！瞧她那骑马的架儿，体气一定十分强壮。我主弄了来，正好试试采的滋味。”朱高煦瞪着眼，抹了抹嘴角边的涎沫，答道：“这般天仙一般的人儿，我真舍不得采她。你可有什么方法使她和我睡一夜？这功劳可不弱似开国创朝！”徐季藩笑说道：“我主有命，微臣敢不效劳！只求我主今日别赶到站头便歇下，明日到站头上早膳，微臣就能办到。”朱高煦狂喜道：“这有什么，就住下一年半载不走，又有甚要紧！你只说你如何办法？”徐季藩道：“微臣只此便跟上去，至于如何办法，却只好见事行事，微臣保管不误事便了。”朱高煦听了，喜的就车上跳起来，要向徐季藩作揖。不料车儿太矮，这一跳，只听得嘣一声，脑门撞在车顶上，痛不可当。徐季藩连忙扶住，嘴里叽咕了几句。说也奇怪，朱高煦正痛的头痛如劈，热泪迸出，两手抱着脑袋，牙龈咬得吱吱的响，只见那徐季藩对着他脑袋，猫儿打呼一般的咕了几句，立时就不痛了，而且爽

快了许多。正要赞颂徐季藩几句，却见他已伸手掀车帘，并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微臣就此去了。”朱高煦听了，顿时又想起那雌儿来，便连连的催他快快回来，别多耽搁。

徐季藩一面答应，一面叫车夫停车，辞过朱高煦，下了车，纵步前行。他故意要当着朱高煦面前卖弄自己的本领，便施展他那茅山教秘传的看家本领飞步法。果真是比快马还快，一转眼，已只见一点人影在天尽头处；再望时，便不见了。这种法术，原是道家的神行法，原为佐道的功夫，却被茅山教盗得，成了助恶的本领。他们习得这种功夫，凡夫自然追赶不上。他们便无事不为，临完时，施展法术，一跑了事。徐季藩一来因为要赶上那雌儿，二来要在朱高煦跟前显本领。施展了飞行法，甩开大袖，顺大路，一直奔去。路上行人见他走得这般飞快，无不注望惊奇。

徐季藩行不多时，已见先时路上所遇着的一男一女两骑马，正放趟子，在前面并道飞驰。徐季藩便连忙转向岔路小道上。认定方向，加紧脚步，兜绕过去。约莫绕走了一盏茶时，心想一定绕过那一男一女的前面了，便依旧转到大道上来。又趱了许久，才到一个小站头。便又迈过站头约莫二三十里路，寻了一家乡村茆店，落店打尖。这时太阳很高，约莫才只申牌时分，天色还早。徐季藩便向店家要了两角酒，和些熏肠卤肉，自斟自饮，心中辗转想着迷蒙朱高煦，夺取天下的念头。想着：自从在茅山学道，下山后，几年间，从没撞着个对手，自问有这般本领，足可以取天下。就只辅佐无人，进取不易，不能不借个有势有利的人来做个挡箭牌，才好结纳英雄，乘机握到大权，再做那杨坚、赵匡胤便容易了。如今难得有朱高煦这般个傻瓜，正好拿他当傀

僵。他是个王子皇孙，有什么作为，本就没人敢问。如今再乘着他老子燕王朱棣正要篡位之时，只托言帮老子夺天下，甭说收集英雄，便招兵买马，也可以敞做无碍。只是朱高煦虽是个一勇之夫，容易怂恿欺蒙，却是死人旁边有活人，要不弄得他死心塌地，难免不被旁人提醒。目今第一步功夫，都如我之意，全做到了。就要做第二步功夫了。这第二步功夫做到时，朱高煦便是我掌中棉球，要他滚不敢扁，那时便好怂恿他篡位。只是要这第二步成功，必须得内里有个帮忙的人才行。如今去寻的这个雌儿，不知可能如我之愿，将来做我一个帮手？哦！我真呆！他不听我铺排使唤时，难道不能拿药给她吃，或是勾调她的魂魄，使她服我使唤么？这是用不着耽心事的！想到这里，满心欢畅。

抬头一望，赤色日光照在东墙头上，知道时已不早，便起身给了酒菜钱，离了茆店，倒转向南迎将来。放缓了脚步，装作潇洒飘然，神仙模样，直向韩王驿走来。才进驿市街口，只见一家悦来客栈门前，骡马喧腾，人声嘈杂，南北客人都赶来落店投宿。徐季藩见一个伙计牵着两匹牲口，在大道上，一来一往的溜着，正是那一男一女的坐骑。心中暗想：“瞧这势派，这俩雏儿还是个富家啦！如今这条路上，没二钱银子赏号的想头，似这般忙的生意，伙计就能抽功夫给他溜牲口吗？只是这俩雏儿既是富家，却又怎生是连跟随奴仆也没带一个咧？这其中必有蹊跷！一面想着，一面迈步进店，只见那少年正和那姐儿俩闲立在走廊边。

店家过来招呼徐季藩，徐季藩便问：“上房可有？”店家连声答应：“正留着一间待道爷啦。”连忙领着徐季藩从走廊到上房来。徐季藩打那男女两个身边走过，仔细留心看

时，只见那姐儿腰间悬着个革囊，鼓绷绷，露着一颗一颗鸽蛋般的圆东西，不觉暗吃一惊，想道：这雌儿能打这般大的弹子，本领可真不小！这桩事，只怕有些扎手！再膘那少年时，相貌虽是眉清目秀，十分文雅，却隐约觑见他纱衫内是周身扎靠，一般也带着个弹囊。徐季藩更加心悸，却又想到自己已在朱高煦跟前夸下海口，好歹总得弄了这雌儿去，才顾得自己的前程。想到这里，便也管不得许多，只一心设法下手，骗那姐儿。

要知徐季藩如何下手，少年男女是何人，都在下章叙说。